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十七史詳節序

建陽書坊重刻十七史詳節點畫偏傍之間有不任刑夭千歲之誤廵按侍御程公時言屬郡守張侯公瑞請堅校訂以行既因為之序曰十七史者自有物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始迄五季之衰上下數千載
閒宇宙興廢人物淑慝之故具
在焉顧全書浩穰代自為編窮
鄉下邑有志博古者恒病於勢
之弗能盡致也今是編也删蕪
擷菁統異歸同信古敏求之士

殫其旬月之䌷繹之勤而千載之
故可領會其種類矣抑卷帙簡
約家致而人挾之無慮煩費也
大儒先生嘉惠後學之賜其不
可涯哉夫宇宙相尋日新而人
性所習則固無甚遠者雖千古

在前千古在後然正良之相求
而邪惡之相濟其軌轍不殊而
質劑脗契也士於考道博古時
取是編而孰復之雌黃甲乙正
良邪惡之涇渭中心嚮往正鵠
已豫立矣一旦措之於用規為

從舍按往古以鏡方今是非順
逆初志堅凝而英偉光發為第
一流人物者取善得師之地要
自前時考道博古致之則是編
所裨豈直藉楷矢商羊之殫洽
而已哉大儒先生編輯初心固

以是屬之後學而侍御公與郡侯今日校訂以行要不出諸此也不佞之詞輒書以諗于同志者

正德戊寅夏四月朔旦後學長汀李堅書

重刊十七史詳節序

先正丘文莊有云天下不可一日無史尤不可一日無史官夏商而上有左右史紀言動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馬談領其事遷承世業作史記嗣是代多良才史弗絕筆歷兩漢遠三國迄五代之季全史悉備克紹麟經考方策上下數千年間人品世道悉可按譜第編牘重大雖經生

學士非讀書中秘或鮮觀全本非假窮年寔未易竟顛末宋紹興間迺東萊呂先生淹貫史籍芟繁撮要彙成一書名曰十七史詳節矢志甚勤研義最當雖不必觀全史而

數千年人品高下世道汙隆
展卷可槩舉無遺俾後人學
免面牆識超觀海先生之力
多爲我
朝永樂初版厄回祿逮正德中
建陽始刋行惜傳布未廣後
學多弟及觀嘉靖丙寅侍御
定溪方公按河隴政暇出善
本曰茲先儒呂先生所輯者
最便後學盍鋟梓以廣其傳
隆慶己巳春仲始告竣事然
以詳節梓行似亦甚艱剡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乎中國學者非惟弗及觀全史尚多弗及觀詳節矧遐陬僻壤乎余于是重有慨焉弗及觀全史固嘗爲憾若觀弗能讀與不觀同茲得觀詳節而梓之亦云幸矣若徒梓

弗能讀與弗梓同讀弗能曉暢縱曉暢弗能行與弗觀且讀同故不學無術萊公見誚于張詠玩物喪志明道深爲謝顯道惜之讀史者宜何如必索載籍取往昔事認吾身

心察彼微隱某也忠某也姦
某也正某也邪某也君子某
也小人審取旣精擇執必確
窮居時的然便以某某為必
可學幸際休明都俞吁咈皐
夔其亞次亦不失為姚宋儕

不幸當艱難捐軀完節龍比
其亞次亦不失為巡遠儕若
而人也非空讀史將光史冊
否則為姦為邪為小人若而
人也非徒空讀史且辱史冊
恐非東萊先生意也嗚呼後

視今猶今視昔逢詹奎翁之
士日與二三知己談及莽卓
及林甫輩孰有不怒髮扼腕
而唾詈者乎旣獵巍科躋膴
仕縱不若渠所為太甚亦多
有喪失良心昔蹈欺罔而大

負平生者苟儕鄉下里縞布
葛巾名不通籍獨恂恂然敦
孝讓務本力穡惟正是供當
不失為草莽良士大為鄉評
推重其視垂紳結綬叨竊豐
廪談古今侈盛譽居常訑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然啓口便道聖賢不少讓及
究所爲顧出縞布葛巾下雖
羇曾下帷讀史數十年號博
洽較恂恂然原未及覩史片
簡隻字者其人賢不肖何如
耶噫讀史者尚當以史爲鑑

時惴惴省照求識本來面目
無負東萊初意以自附于忠
臣正士君子之籍庶不爲縞
布葛巾者所竊笑誠非空讀
史將光史冊多矣若曰心術
隱蹤跡秘誰則知者縱欺人

一時帝之覺而百世下孰謂
無董狐筆哉是則可懼也已
隆慶庚午孟夏朔上黨後學
栗永祿書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序

正義序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會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撫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子史上起軒轅下暨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於經邦裴駰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楊雄皆稱良史

之才況墳典湮滅簡冊闕遺比之春秋言御古質方之兩
漢文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
心觀採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
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註引
致傍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濟
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祕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厥子孫世
疇茲史于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諸
王侍讀宣義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載拜謹序

索隱序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上始軒轅下訖天
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
十篇始變左氏之體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
知見重逮至晉末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
義十三卷宋外兵參軍裴駰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合為
八十卷雖粗見微意而未窮討論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
亦作音義三卷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達
學宏才鈎深探賾又作音義二十卷比於徐鄒音則具矣
殘文錯節異音微義雖知獨善不見傍通謂止任己見不傍引諸家詮斷
欲使後人從何准的貞謏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
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疏遺義有未通兼重註述

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為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採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重為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云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内司馬貞謹序

索隱後序

太史公紆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微可信也）學者多未究班氏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兼採衆賢群理畢備其旨當其辭文近代諸儒共所鑽仰訓詁亦多太史公之書為註解者絕省音義亦希晉宋間徐廣作音義裴駰作集解合八十卷劉伯莊以貞觀初於弘文館講授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殘缺處多因發憤而補註其功殆半更撰音義重作贊述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劉伯莊在唐儒林傳張嘉會未詳）

河内司馬貞載拜謹序

補史記序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謂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太史公乃其後也）人當五百之運（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兼以代為史官親學圖籍概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爰自黃帝訖于漢武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

矣夫以首創者難為功因循者易為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為書表題目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謂外戚當在世家）邾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邾曹姓許姜姓二國邾多有攻戰會盟事）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吳為長沙王吳芮為傳國數世太史公不書張則太弱）並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及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即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為蓋闕（謂管晏既著此數君子亦不可不書也）伯陽清虛為教（伯陽老子也）韓子峻刻制法（韓非也）靜躁不同德刑斯舛（靜德謂老子躁刑謂韓非）今以柱史共漆園同傳（柱史老子也漆園莊周也謂此二人宜同傳）公子與商君

並列（公子謂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宜與商君同傳）可不善歟然其網絡古今（網絡猶網羅也）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杜預左傳敘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懲惡勸善）有南史之典實（左傳齊崔杼弒莊公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其弟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已書乃還）所以楊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即褚先生者）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謝顓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輒黜陟輕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並更申而述之附于衆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具條于後至如徐廣雖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音義非解釋文句其

裴駰實亦後進名家傳採群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為集解
然則時有究長長去聲剩餘也至於盤根錯節謂義理句讀不分曉處殘缺
紕繆謂遺漏紕繆理處咸拱手而不言拱手謂束手不出言更改也斯未可謂通學
也今輒採按古今仍以裴為本兼自見愚管重為之註號
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並謂之顏氏
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既補史舊書兼下新意亦何讓焉河
內司馬貞謹言

集解叙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索隱曰左丘明作春秋傳三十卷國語亦丘明
所撰起周穆王魯莊公訖周赧王春秋之末采世本戰國策索隱曰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所記戰國策
六國時縱橫之說脩為十三卷名戰國策述楚漢春秋索隱曰楚漢春秋陸賈所作接其
後事訖于天漢索隱曰天漢武帝年號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
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索隱曰上丁禮反下吾故反亦其
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
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索隱曰謂周孔之教皆宗儒尚德太史公則先黃老崇勢
利是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謂叙六家要旨曰儒者不知大道之要
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謂游俠序則輕原憲而重朱家郭解之徒述貨殖
則崇勢利而羞貧賤謂貨殖傳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又曰千金比一都
之君巨萬與王者同樂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
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索隱曰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為（音里鄙也）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索隱曰大較大略也）信命世之宏才也（索隱曰孟子五百年其間必有名世者命者名也賢人有名於世者也）考校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索隱曰貿謂交亂也）真偽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索隱曰東方朔傳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也）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嘒星之繼朝陽（索隱曰嘒小貌詩嘒彼小星）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為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抵捂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索隱曰胥臣晉臣名季文公使臣對曰胥臣多聞可以為輔）子產之博物（索隱曰鄭子產聘晉晉侯曰博物君子也）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聞喜裴駰載拜謹序

古史叙

太史公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為人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漢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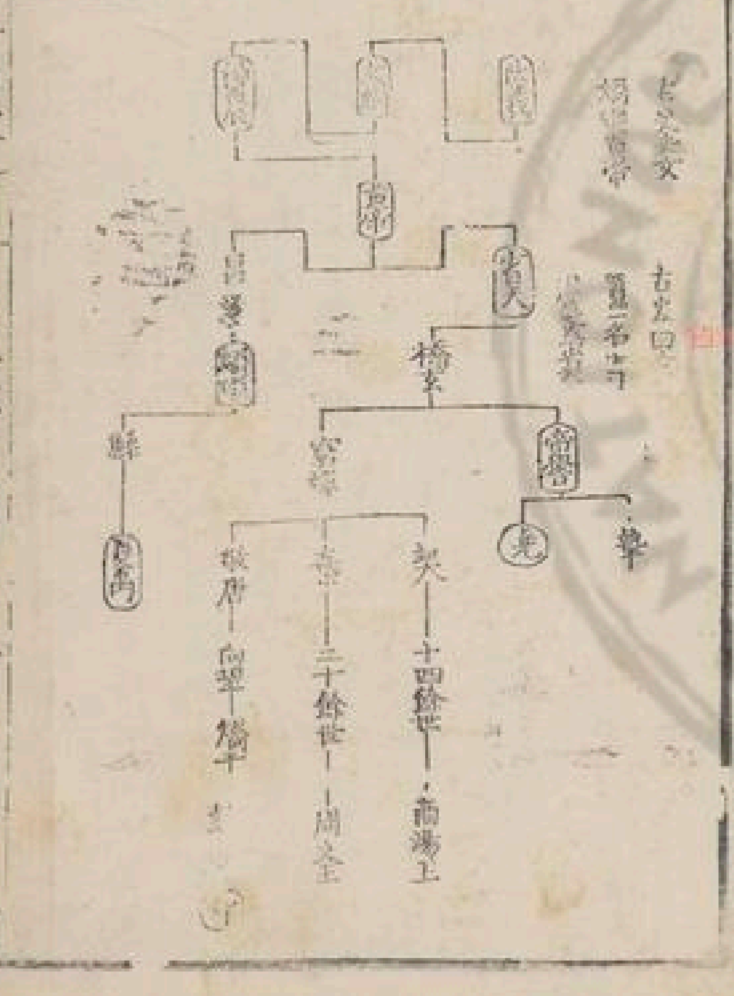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武之世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不列於學官世能讀
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
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
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
焚古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譏己也焚之略盡
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
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
及秦漢雜錄記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紀一三皇二五帝三夏四商五周六秦七秦始皇十六世家一吳大伯二齊大公三魯周公四燕召公五管叔蔡叔六陳杞七衛康叔八宋微子九晉唐叔十楚十一鄭十二越王句踐十三趙十四魏十五韓十六田敬仲三十七列傳一伯夷二管晏三柳下惠四曹子臧吳季札五晉范文子六晉叔向七鄭子產八孔子九孔子弟子十老子十一孟子荀子十二伍員十三孫吳十四范蠡大夫種十五葉公十六商君十七蘇秦十八張儀十九樗里子甘茂二十穰侯二十一白起王翦二十二孟嘗君二十三平原君二十四魏公子二十五春申君二十六范睢蔡澤二十七樂毅二十八廉頗藺相如二十九田單三十屈原三十一虞卿魯仲連三十二呂不韋三十三李斯三十四蒙恬三十五扁鵲三十六刺客三十七滑稽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
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
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
失之此古史之所為作也潁濱蘇轍子由謹識

外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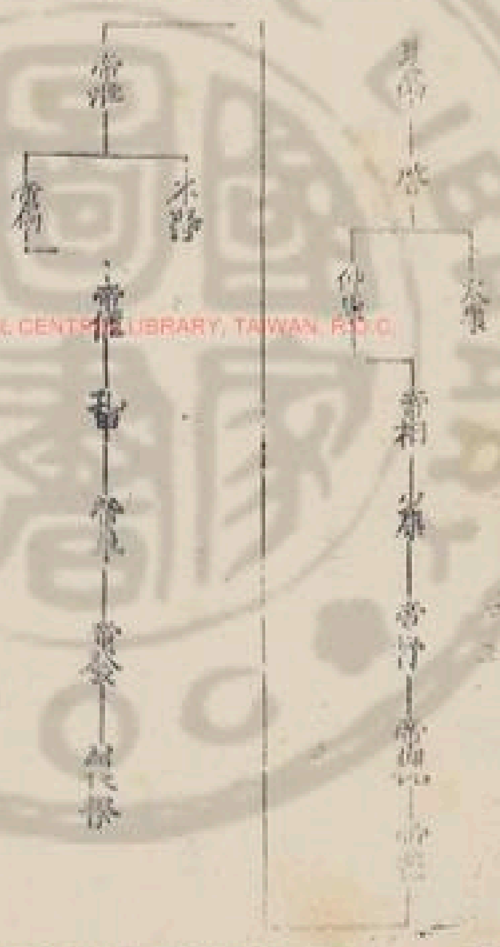
夫計億兆者始於一總衆異者歸於同古今兼載則竹帛

三皇五帝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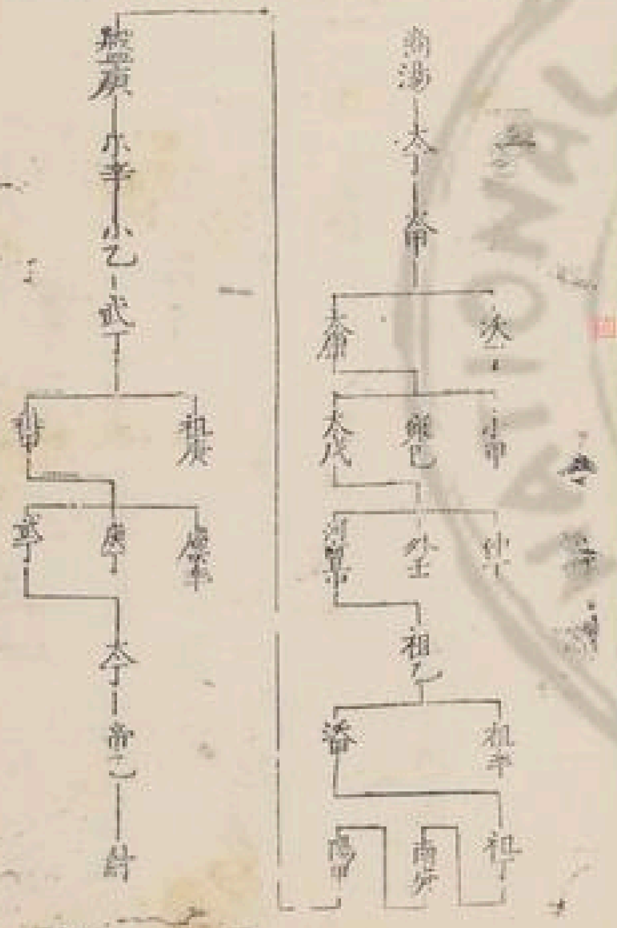


不能已撮其機會則事盡於終卷六經具而諸子與文籍
煩而譜諜作太史公云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咸不同乖異
歷漢魏晉去古益遠衆言不本於經考者務為詭誕包犧
前後遂周厲王竟統列年紀更相違背遼邈無據安能考質
存其一說備列于下與刪棄不取者莫知孰得孰失為疑
年差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共和以後則用歲陽歲名而
著於上示相別也班固謂三統曆最密杜元凱推春秋當
時之曆凡二百五十五年晦朔閏及日食而云三統歷術
比諸家尤疏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也元豐元年八月日
秘書丞京兆劉恕道原序

夏譜系圖


夏禹
啓
太康
仲康
帝相
少康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泄
不降
帝扃
帝廑
孔甲
帝皐
帝發
履癸桀

商譜系圖


商湯
太丁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中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

周譜系圖

- 周文王
  - 武王
  - 周公
- 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
- 孝王—夷王—厲王—宣王—幽王—平王—太子—桓王
- 莊王—釐王—惠王—襄王
  - 頃王
  - 定王—簡王—靈王—景王
- 敬王—元王—貞定王—考王
  - 威烈王
  - 安王
    - 烈王
    - 顯王—慎靚王—赧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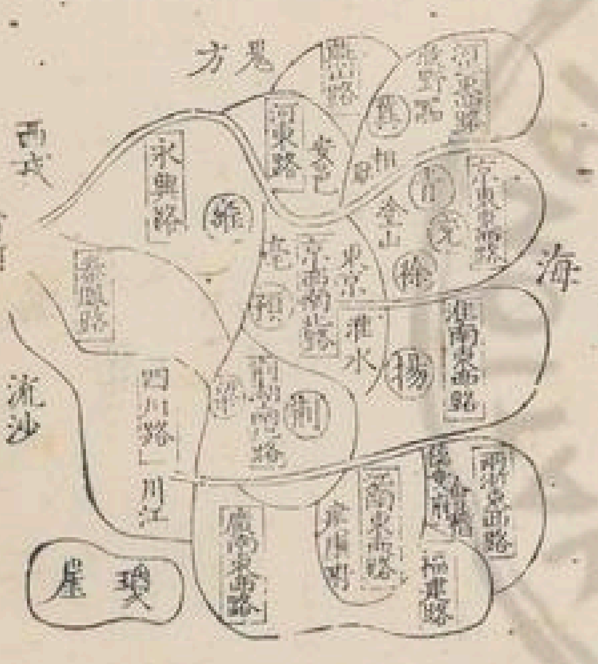
秦譜系圖

- 柏翳（顓頊世代）—襄公（周平王時封）—[illegible]—繆公—康公—共公—桓公
- 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厲公—躁公—懷公
- 靈公—簡公—惠公—出子—獻公—孝公—惠君
- 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始皇帝
  - 扶蘇—子嬰
  - 胡亥

五帝國都地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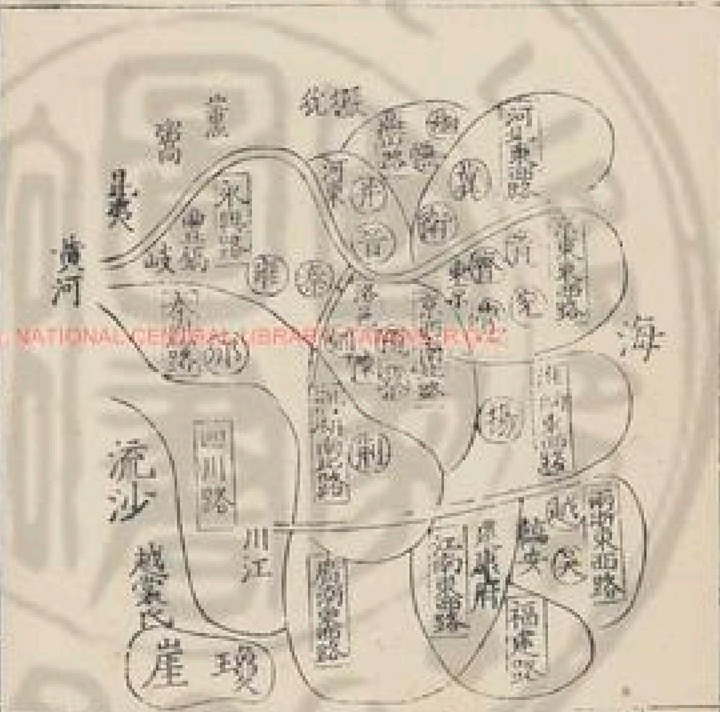
涿鹿黃帝所都帝丘顓帝所都亳帝嚳所都平陽堯所都蒲坂舜所都今屬河東路皆在河東堯時方有九州故河東河北一也堯初水患既平禹別天下為九州後以今物名繁析青為營析冀為幽并凡十有二州

夏商國都地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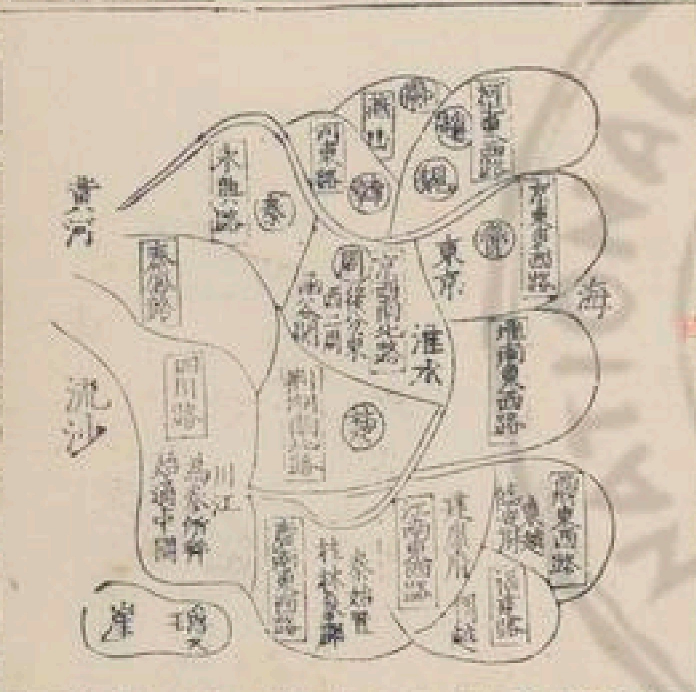
安邑禹都亳湯所都禹會諸侯于塗山今京東路又會諸侯于會稽今兩浙路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耿武王與紂戰于牧野皆今河北路

周國都地理圖



周太王居豳 文王都豐 武王都鎬 皆在今永興秦鳳路 周公營洛邑 居九鼎 平王為犬戎所逼 遂遷都于洛 今京西路 周分九州 比禹貢添幽幷 無徐梁

秦六國都地理圖



春秋十二諸侯 互相吞滅 至戰國時止七國 秦吞二周 併六國 開巴蜀 置桂林象郡 閩越東越皆臣屬 時楚地最廣 今荊湖淮南江南諸路皆是 兩浙二廣福建亦屬焉也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目錄

卷之首

本紀

小司馬三皇紀　蘇子由三皇紀

蘇子由五帝紀　劉道原包犧以來紀

卷之一

五帝

卷之二

夏　殷

卷之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卷之四

周

秦　秦始皇帝

項羽　漢高祖

呂太后　孝文帝

孝景帝　孝武帝

卷之五

表類

三代世表　六國年表

十二諸侯表　秦楚月表

漢興諸侯王表　高祖功臣表

惠景間侯表　建元侯表

建元王子侯表　將相名臣表

○卷之六

書類

禮書　樂書

律書　曆書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卷之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家

吳　齊
魯　燕
管蔡　曹
陳杞　衛
宋

○卷之八
晉　楚
越　鄭

○卷之九

趙　魏
韓　田敬仲完

○卷之十

孔子　陳涉
外戚　楚元王
荊燕劉賈、劉澤　齊悼惠王
蕭相國何　曹參
留侯良　陳平
絳侯周勃　梁孝王
五宗景帝子　三王武帝子

○卷之十一

列傳

伯夷叔齊　管仲

晏子　老子

莊子　申不害

韓非　司馬穰苴

孫子 孫臏　吳起

伍子胥　仲尼弟子

○卷之十二

柳下惠　曹子臧

吳季札　晉范文子

晉叔向　鄭子產

越范蠡大夫種　葉公諸梁

列子 已上九人係古史增入　商君

蘇秦　張儀

○卷之十三

樗里子　甘茂 羅

穰侯　白起

王翦　孟子

荀子　孟嘗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十四
平原君虞卿　魏公子
春申君　范雎
蔡澤
○卷之十五
樂毅　廉頗藺相如
趙奢　李牧
田單　魯仲連鄒陽
○卷之十六
屈原賈生　呂不韋

刺客曹沫 豫讓 專諸 聶政 荊軻
卷之十七
李斯趙高　蒙恬
卷之十八
張耳陳餘　魏豹彭越
黥布　淮陰侯韓信
韓王信陳豨　盧綰田儋
樊酈滕灌　張丞相蒼
酈生陸賈　傅靳蒯周
劉敬叔孫通　季布欒布

袁盎鼂錯　張釋之馮唐
萬石君張叔　田叔
扁鵲倉公　吳王濞
魏其武安侯　韓長孺
李將軍 廣　匈奴
衛將軍驃騎將軍　平津侯主父偃
南越尉佗　東越
朝鮮　西南夷
司馬相如　淮南衡山王
循吏 孫叔敖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子產

○卷之十九
汲黯鄭當時　儒林
酷吏　大宛
游俠　佞幸
滑稽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西門豹　日者 司馬季主
龜策　貨殖

○卷之二十
太史公自序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目錄終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首

南宋中郎外兵曹參軍　聞喜　裴　駰　集解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　高要　張守節　正義

唐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　河內　司馬貞　索隱

宋翰林學士門下侍郎　眉山　蘇　轍　古史

宋秘書丞集賢院學士　高安　劉　恕　外紀

司馬蘇劉增補三皇帝紀

小司馬索隱補三皇紀 司馬貞自註曰太史公作史記紀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以下故因以五帝為首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徐整作三五曆今採作三皇本紀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蛇身人首有聖德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儷音麗與伉儷同義謂以雙皮爲禮也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宓音伏
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
二十五絃之瑟以木德王王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
春其帝太皞是也都於陳東封泰山立一十一年崩
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
希氏無革造惟作笙簧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曰女媧亦
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
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頻木王也頻木王猶言繼木王也當其
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乘木
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
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
滔水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
氏作
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
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火德王故曰
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用以教萬人

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弦之琴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爲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

劉氏外紀曰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人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神農退而脩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

立一百二十年崩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

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旣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棄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　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自人皇已後有　五龍氏　燧人氏　大庭氏　栢皇氏　中央氏　卷須氏　栗陸氏　驪連氏　赫胥氏　尊盧氏　渾沌氏　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陰康氏　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但載

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邈皇王何昇而告但古書亡矣不可備論豈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循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以上並是小司馬三皇紀末所載）

蘇子古史三皇紀（蘇子者似古史自稱也）

大昊伏羲氏風姓（與小司馬大同）

炎帝神農氏姜姓（與小司馬大同）

黃帝軒轅氏姬姓（與太史公大同）黃帝生二子其一玄囂是為青陽其二曰昌意黃帝崩青陽立是為帝少昊

蘇子古史五帝紀

帝少昊金天氏亦曰青陽其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為鳥師而鳥名少昊氏既衰黃帝之孫顓頊代之

帝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以上四君並與太史公大同）

劉秘丞集庖犧以來紀

庖犧氏 與小司馬大同

神農氏

黃帝

帝堯

帝舜 以上四君並所增各附入司馬紀

按劉道原通鑑外紀於舜紀敘曰六經不言三皇五帝三王易下繫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繼世更王而無三五之數孔子未作道學者不可附會臆說也小司馬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未知何據蘇子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以少昊附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者蓋本於孔安國序書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故以黃帝為三皇少昊為五帝今並存之以俟覽者

天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 O 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一

○五帝紀司馬貞[索隱曰]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人綱紀也○裴駰曰凡是徐氏音義即稱徐廣以別之餘是駰注解并集衆家義

黃帝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集解]譙周曰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徐廣曰墨子曰聰明心慮無不徇通駰案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索隱曰]書聰明齊聖而爾雅齊訓為疾徇或為迅爾雅亦訓疾字與音同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illegible]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應劭曰蚩尤古天子瓚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索隱曰]諸侯號也○[正義曰]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服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是也

炎帝欲侵陵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王肅曰五行之氣蓺五種鄭玄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貔音皮貅音休貙音樞此皆猛獸也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劉氏外紀曰蚩尤為大霧軍士昏迷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禽蚩尤

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正義曰平定則去之謂已平定者去之它所不復料理也披山通道索隱曰披謂披其草萊山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正義曰丸山即丹山在青州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山戎也[illegible]也合符釜山索隱曰合諸侯符契山主瑞而朝之於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正義曰監上監去聲下監平聲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索隱曰多猶大也謂命祀封禪有足稱也獲寶鼎迎日推策策數也贊曰日月朔望未來而用之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正義曰舉任用四人皆帝臣也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

羊萬群帝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群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藝文志云風后兵法十三篇圖二卷孤虛二十卷力牧兵法十五篇鄭玄云風后黃帝之三公也后黃帝仰天地置列侯眾官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也封禪書云鬼臾區號大鴻黃帝大臣也死葬雍故鴻冢是藝文志云鬼容區兵法三篇也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正義曰幽陰明陽也占數也言陰陽五行黃帝占數而知之又見大戴禮死生之說存亡之難索隱曰凡事未盡假以往來之辭故曰難時播百穀草木絕句王肅曰時是也淳化鳥獸蟲蛾索隱曰蛾魚綺反言淳化廣被及此細微也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索隱曰謂帝德四旁羅布及於日月以至土石金玉謂日月揚光水不揚波山不藏寶皆聖德廣被也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

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娶嫘祖嫘力追反生二子一曰玄囂囂音敖二曰昌意昌意生高陽高陽有聖德黃帝崩皇甫謐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二歲○正義曰列仙傳云軒轅自擇亡日與群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惟有劍舄在棺焉其孫立是為帝顓頊也

劉氏外紀曰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其師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始作甲子命容成造曆隸首作數伶倫自大夏之西阮喻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大鈞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生六律

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
度推律曆之數起消息正閏餘又命伶倫與榮猨鑄十
二鐘以和五音以仲春之月乙卯日日在奎始奏之命
曰咸池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
區以分埊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
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是以情性
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欺陵之路塞鬬訟之心弭井
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
為師師十為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人
民不夭百官無私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相讓
以財風雨時五穀登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遠夷之
國莫不獻其貢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靜淵以有謀疏通
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正義曰鬼神山川之神能興雲致雨潤養萬物故王者為之制義也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
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地理志曰作張掖居延郡東至于蟠
木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
照莫不砥屬正義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索隱曰大戴禮作砥礪顓頊崩皇甫謐曰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五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
劉氏外紀曰尚亦為王以赤繒古者民神異業少皞之

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
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
瀆顓頊作歷以孟春爲元是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
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虫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
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
人爲歷宗也

帝嚳

帝嚳高辛者（張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帝嚳皆以字爲號）黄帝之曽孫於顓頊爲族子生而神靈自言
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
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
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正義曰言作曆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迎日推策是也）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
嶷嶷（音疑猶嶷嶷德高之貌）其動也時其服也士（索隱曰澗本士作事服言其公廉也）帝
嚳溉執中而徧天下（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
不從服帝嚳生放勛生摯帝嚳崩（皇甫謐曰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摯代
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勛立是爲帝堯

帝堯

帝堯者（謚法曰翼善傳聖曰堯）放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
望之如雲（索隱曰如日月之照臨人咸依就之心如雲覆渥淡潤也）富而不驕貴而不

舒黃收純衣（索隱按大古冠冕圖云夏名冕曰收　正義鄭玄曰純衣士之祭服）彤車乘白馬堯
在位七十載命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虞舜於
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
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克從乃徧入百官百官
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
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事
至而言可績三年矣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
大祖也（索隱鄭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索隱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文祖）堯立七十
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
位凡二十八年而崩（集解徐廣曰堯在位九十八年）堯知子丹朱之不肖
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索隱曰父子相繼常道也求賢而禪權道也）授舜
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
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
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河南之南諸侯朝覲者不
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
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劉氏外紀曰尚白薦玉以白繒茅茨不翦樸桷不斲素
題不枅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毇藜藿
之羹飯於土簋飲於土鉶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
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

室屋不堊色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為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是以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

虞舜

虞舜者〔諡法曰仁聖盛明曰舜〕名曰重華〔皇甫謐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崩〕自昌意至舜七世〔昌意黃帝之子〕父瞽叟盲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怠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索隱曰什數也家用之器不一故以什為數〕就時於負夏〔索隱曰乘時射利也〕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舜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

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游甫反窳謂器病也）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舜事瞽叟愈謹弟彌謹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賈逵曰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賈逵曰元善也）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正義曰即驩兜也）少暤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正義曰謂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正義曰謂鯀也檮音濤杌五忽反）縉雲氏（縉音晉）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饕上它刀反下吞結反○正義曰言三苗性似故稱之）舜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賈逵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時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于文祖謀于四岳闢四門明通四方耳目

九州莫敢辟違雅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
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
交趾北伐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鄭玄曰息慎或謂之肅慎）
東長島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
樂（招古韶字九韶樂名也）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劉氏外紀曰尚赤其社用土舜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
輔立誹謗之木恭己無為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舜以樂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為樂正命
延益八絃為二十五絃之琴夔脩九招六列六英以明

帝德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
欲益求人舜曰樂天下之精得失之節夔能和之以平
天下一而足矣
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
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
之野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旌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徐廣曰和敬貌）
如子道封弟象為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
禹於天（索隱曰告天使攝位也）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
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
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禮見天

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

太史公曰正義曰太史公司馬遷自謂也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索隱曰尚上也久也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索隱曰薦紳即縉紳也古字假借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使讀漢書見此者非一又空思蜀都賦曰弟如流沲而不詳者多以為字者安得不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索隱述贊曰帝出少典居于軒丘既代炎暦遂禽蚩尤高陽嗣位靖深有謀小大遠近莫不懷柔爰洎帝嚳列聖同休帝摯之弟其號放勳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郁夷東作昧谷西曛明敭仄陋敭與揚同玄德升聞能讓天下賢哉二君

右述贊之體深所不安何者夫叙事美功合有首末

懲惡勸善是稱褒貶觀太史公贊論之中或國有數
君或士兼百行不能備論終始自可略中梗概遂乃
頗取一事偏引一奇即為一篇之贊將為龜鑑誠所
不取斯亦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矣今並為之贊云

蘇子古史曰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妄太史公得其一
不得其二（一謂許由事二謂禪 史紀舜及益辟啓事）莊子稱堯以天下讓許
由許由不受莊子蓋寓言焉太史公曰舜禹之閒岳牧
咸薦試之典職十數年然後授政傳天下若斯之難許
由何以稱焉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叟猶欲殺
舜今考之書豈有不順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薦
舜曰烝烝乂不格姦益稱舜曰夔夔齋慄瞽叟亦允若
有頑父嚚母傲弟而能和之不失其親惟至仁能之此
堯所以用舜而不疑也豈其已用而欲殺之哉孟子又
曰堯舜禹之終皆薦人於天禹崩朝覲獄訟者不之益
而之啓故益不得為天子以書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
舜禹已行天子之事及其終而辟之何哉至益不度天
命而受位於禹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
而謂益為之哉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一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二

夏

夏禹（謚法曰受禪成功曰禹）名曰文命（索隱曰孔安國云外布文德敎命不云是禹名）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帝堯之時洪水滔天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岳皆曰鯀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於是舜舉禹而使續鯀之業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索隱曰聲音應鍾律）身為度（王肅曰以身為法度索隱曰王稱禹當言尺度也）稱以出（索隱曰稱以出謂權衡亦出於身稱音秤）亹亹穆穆為綱為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

夏

夏禹（謚法曰受禪成功曰禹）名曰文命（索隱曰孔安國曰外布文德敎命不云是禹名）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帝堯之時洪水滔天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岳皆曰鯀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於是舜舉禹而使續鯀之業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索隱曰聲音應鍾律）身為度（王肅曰以身為法度索隱曰今巫猶稱禹步禹言尺度也）稱以出（索隱曰稱謂權衡亦出於身稱音尺證反）亹亹穆穆為綱為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

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尚書傅作敷馬融曰敷分也行山表
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
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
乘橇如淳曰橇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其泥上以行一音通倫反○正義曰按橇形如舡而短小兩頭微起
山行乘檋徐廣曰一作橋音丘遙反又音紀錄反又人音靈追反按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也
左準繩右規矩言常用也王肅曰左右載四時王肅曰所以行不以違四時之宜也
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劉氏外紀曰禹常稱人無食則不能使也不利於人則
不能勸也民勞而不怨苦者利歸於人也人有無粮嗇
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贖之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

溼命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
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於是天下皆
宗禹之明度數聲樂徐廣曰九韶之樂為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
天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
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
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
政焉皐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
劉氏外紀曰尚黑其社用松牲用玄以黑為徽號朝燕
服收冠而黑衣十寸為尺作樂曰大夏夏大也言能大

堯舜之德以五音聽治懸鍾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筍虡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為何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初舜分天下為十二州禹復為九州收天下美銅鑄為九鼎以象九州昔黃帝作車少皞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為車正建旗斿旐以別尊卑等級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是時天雨金三日亦嘗雨稻南巡狩會諸侯于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俛首低尾而逝禹致群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

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皇甫謐曰年百歲也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

天子之位啓崩子太康立太康失國昆弟五人作五子之
歌崩
劉氏外紀曰太康失國四夷背叛畋于有洛之表十旬
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羿先祖世為射官帝
賜之彤弓矢使司射羿自鉏遷于窮石太康失國而崩
羿立其弟仲康
弟仲康立崩
劉氏外紀曰微弱政出於羿
子帝相立崩
劉氏外紀曰相為羿所逐失國居商丘依夏同姓諸侯
斟灌斟鄩○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羿恃其善射
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
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
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外內咸服而羿猶不悛將歸自
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浞
自立○寒浞因羿室不改有窮氏之號生澆及豷澆長
浞使用師殺斟灌伐斟鄩氏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
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浞處澆于過處豷于戈少康既
長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庖正虞君思妻

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浞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

民夏遺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

女艾滅澆于過杼滅豷於戈有窮遂亡索隱曰帝相自被篡中間經羿浞二氏蓋

三數十年而此紀總而言之且六帝相崩子少康立疑其略之甚

子帝少康立崩索隱曰左傳少康誅滅寒浞而復國　子帝杼立崩　子帝

槐立崩　子帝芒立崩　子帝泄立崩　子帝不降立崩

弟帝扃立崩　子帝廑立崩　帝不降之子孔甲立好方

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

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索隱曰豢養也穀食曰豢有劉累學擾龍事孔

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

懼而遷去索隱曰夏后既饗而又使求致龍劉累不能得而懼也傳曰遷于魯縣崩　子帝

皐立崩　子帝發立崩　子帝履癸立是為桀謚法賊人多殺曰桀

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

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

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駰

案汲冢紀年四百七十一年矣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

扈氏有窮氏斟尋氏形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

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鄭玄曰得夏四時之書其

有者有日夏小正是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
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索隱述贊曰堯遭洪水黎人阻飢禹勤溝洫手足胼胝
言乘四載動履四時娶妻有日過門不私九土既理玄
圭錫玆帝啓嗣立有扈違命五子作歌太康失政羿浞
斯侮夏室不競降于孔甲擾龍乖性嗟彼鳴條其終不
令
蘇子古史曰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者不求異也
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後授之
子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湯不以
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者誠以其子之才不至於亂
天下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今夫人之愛其子
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以予其子孫人之常情也故
父子相繼而無相亂至於堯授舜舜授禹是不得已也
使丹朱商均僅可以守天下堯舜肯傳之舜禹哉禹不
以天下授益啓足為天下故也前已辨禹無薦益之事故此直云不以天下授
益啓有天下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其功猶
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不喜異也如此

殷通鑑外紀曰殷衍國號商後改為殷
殷契索隱曰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殷母曰簡狄為帝嚳次妃索隱曰契生堯代舜

（始舉之，必非嚳子。今按本紀，嚳崩，歷摯至堯元，今舜攝已八十年，以此見非嚳子明矣。）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為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禮緯曰：祖以玄鳥生子也。）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索隱曰：詩頌曰：相土烈烈。）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索隱曰：宋衷曰：冥為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索隱曰：湯名履。譙周謂夏商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天，天亦帝也，故曰天乙。）始居亳，從先王居。（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索隱曰：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禹也。或曰九皇也。劉向所載名稱甚奇，不知所憑也。）湯舉任以國政。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湯乃興師伐桀，桀敗，於是諸侯心服，湯乃踐天

予位平定海內改正朔服色尚白朝會以晝湯崩
劉氏外紀曰順天革命改正朔以建丑為正月變服殊
飾一文一質示不相沿易民視聽尚白其社用石葬樹
松牲用白以白為徽號朝謁服冔冠而縞衣十二寸為
尺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湯謂伊尹曰諸侯來獻
遠方之物不利吾欲因其地勢所有易得而不貴伊尹
受命為四方獻令自伐桀大旱七年洛坼川竭煎沙爛
石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人也若
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
白茅以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持三足鼎祝山川曰
無以予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
與讒夫昌與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人
無食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救之命伊尹作樂曰大濩
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護言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濩
護下民各得其所湯作曆弟復以正月朔旦為節更以
十一月冬至為元首至周從之湯令未命之為士者車
不得朱軒及有飛軨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
得以順有德初作囿取禽獸以奉宗廟簡士卒習射御
以戒不虞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湯崩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太甲稱太宗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帝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孔安國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鄭玄曰兩手搤之曰拱帝太戊懼脩德祥桑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崩子帝中丁立仲丁遷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隞書作囂邢書作耿二者皆後事因遷都故併紀于此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帝祖乙立崩子帝祖辛立崩弟沃甲立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崩弟盤庚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索隱曰尚書盤庚將治亳殷作盤庚此言百姓思之而作蓋太史公未見古文尚書也崩弟小乙立崩子帝武丁立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夜夢得傅說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孔安國曰傅氏之巖

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正義曰傅險即傅說故築之處名聖人窟在今山西平陸縣北七里 武丁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劉氏外紀曰武丁閱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祖己曰遠方將有來朝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服章多用翟羽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有德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故遠方歸德

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崩 子帝祖庚立祖己立武丁廟為高宗祖庚崩 弟祖甲立崩 子帝廩辛立崩 弟庚丁立崩 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子帝大丁立崩 子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 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諡法殘義損善曰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皇甫謐曰己姓有蘇氏之美女妲己之言

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河央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徐廣曰最一作聚以酒為池正義曰括地志云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三里太公六韜云紂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為輩縣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索隱曰烙音洛以西伯昌九侯徐廣曰一作鬼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正義曰羑一作牖音酉羑城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紂囚西伯城也帝王世紀云紂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御紂烹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紂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

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
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
干彊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正義曰括
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
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
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
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諸遂殺比干刳視其心也箕
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微子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
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
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
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
墓表商容之閭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

汲冢紀年曰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
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
索隱曰按夏殷天子皆稱帝代以德薄
淳始貶帝號號曰王故本紀皆帝而後曰三王
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封微子於宋以續殷後
焉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為
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
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索隱述贊曰簡狄吞乙是為殷祖玄王啟商伊尹負俎
上開三面下獻九主旋師泰卷繼相臣扈遷囂圯耿不
常殷王武乙無道禍因射天帝辛淫亂拒諫賊賢九侯

見臨炮烙輿為黃鉞斯杖白旗是懸不式墜室啟杞用
遷

蘇子古史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
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
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
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
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
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行其至柔之
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
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

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
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
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
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
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
於衰微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
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
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
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
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

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入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則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因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遂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二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三

本紀

周

周后稷名棄其母姜原為帝嚳元妃（索隱曰譙周以棄帝嚳之胄其父不載焉以世代年歲久遠推究其事與史同也）見巨人跡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魚乞反）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三

本紀

周

周后稷名棄其母姜原為帝嚳元妃〔索隱曰譙周以為帝嚳之胄其父不著蓋以世代年歲久遠推究其事與歎同也〕見巨人跡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魚乞反〕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為

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邰（[illegible]曰今斄縣在扶風[illegible]古今字異耳）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 子不窋立不窋卒 子鞠立鞠卒 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卬古仰字牛向反）周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 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 子皇僕立皇僕卒 子差弗立卒 子毀隃立卒 子公非立卒 子高圉立卒 子亞圉立卒 子公叔祖類立卒 子古公亶父立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古公遂去豳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旁國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禮記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正義曰列女傳云太姜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太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與太任王季娶以為妃太任之性端壹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生昌有聖瑞（正義曰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蓋聖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

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正義曰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有四乳雒書靈準聽云蒼帝姬昌日角鳥鼻身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正義曰駟九駟三十六匹馬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

西伯得征伐

劉氏外紀曰西伯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為池沼掘得死人之骨西伯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自岐徙都豐西伯崩太子發

立是為武王　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
畢公之徒左右王師（左右音佐佑）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東觀
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木主以木為之長尺二寸又曰神主神所寓也）言奉文
王以伐不敢自專師尚父（即太公望也）號曰（鄭玄曰號令之軍法重者）總爾
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
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
烏其色赤其聲魄云（[illegible]曰王屋王所居[illegible]流[illegible]黃[illegible]也）是時諸侯不期
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少師抱樂器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

可以不畢伐乃東伐紂
劉氏外紀曰武王將行卜戰龜燋（[illegible]）不兆著筮而折筮又
不吉風雨暴至折蓋太公因其形而製曲蓋群公盡懼
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乃焚龜折著率師先進武
王從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行之日以兵
忌東面而逆太歲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王不從
至汜而汎王將度河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甚雨疾雷大
風晦冥人馬不相見王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
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大會諸侯于孟津前歌後舞
次于河朔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墜霍叔懼曰三日而

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
來知政惡有不可遂避焉而進諸侯以兵會者車四千
衆
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
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
勇力之士犯敵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
兵不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走反入登
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至商斬紂
頭縣大白之旗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謂以殷民封祿父為諸侯
名武庚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

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
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
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
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
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
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
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
餘各以次受封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自夜謂自旦至夜也周公旦
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
年麋鹿在牧孫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蜚鴻滿野

索隱曰謂蜚虫滿田野為災非鴻鴈也蓋蝗虫之屬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徐廣曰一云不顯亦不賓滅一又云不顧亦不恤也索隱曰言天初建殷國亦登進名賢三百六十雖無非大賢然亦不能興化致治功光顯亦不即擯滅故國祚延及今也按尚書乃及商政政由舊則設官三百六十亦商制也賓音擯名民猶務賢先民也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定天保依天室亟勞來我西土顧詹有河粵詹雒維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

劉氏外紀曰尚赤其社用栗薪樹栢牲用騂以赤為徽旂朝燕服冕而玄衣八寸為天其樂大武王踐阼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机鑑盤盥楹杖帶履觴豆户牖劍弓矛皆為銘焉

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言洪範武王問箕子曰惟天陰騭下民彝倫攸叙武王崩太子誦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公恐諸侯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微子名啓避漢諱故曰開周公行政

劉氏外紀曰四年周公遣使者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獄訟失職者賢才不舉者以告周公於其君之朝也悔而問之其君歸召其國大夫告以周公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六年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

天下大服周公作樂曰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白雉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致薦于宗廟使者遂其歸路周公賜以軿車五乘皆爲指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

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興正禮樂度

制於是政而民和睦頌聲興

劉氏外紀曰周太公立九府圜法黃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周制以商通貨以貿易物太公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崩太子釗立是爲康王　康王即位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卒子昭王瑕立

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立子滿是爲穆王　穆王即

位春秋巳五十矣王道衰微

劉氏外紀曰徐夷作亂帥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穀用行上國得朱弓朱矢以為天瑞自稱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昔蜚廉子惡來弟曰季勝生孟增幸於成王是為宅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以善御習馬幸於穆王得驥之乘匹桃林盜驪驊騮綠耳之駟王使造父御西巡狩樂而忘歸聞徐子潛號穆王日馳千里馬長驅歸周以救亂使造父告楚令伐徐徐敗乃北走彭城東山下百姓隨之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以至於此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為趙氏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夫先王之制戎翟荒服荒服者王（韋昭曰王王事天子也）有不王則修德於是有不王吾聞犬戎樹敦（韋昭曰言立性敦篤也）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崩子共王繄扈立 共王崩子懿王囏立 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

作刺。崩，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立懿王太子燮，是
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
說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
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
專之，其害多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王不聽。王行暴虐侈
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諸侯不朝。王益嚴，國人
莫敢言，道路以目。（言不敢言，以目相眄而已）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
謗矣。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
人必多，民亦如之。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
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

圍之。乃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
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索隱共如字謂同共也及冢書作誥共國伯爵者攝王政□正義曰共字巨用反韋昭云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脩政事號曰共和也魯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靜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也世家云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和立為武公武公之立在共伯卒後年歲又不相當年表亦同則紀年及魯連子非也）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
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　宣王即位，二相輔
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宣王不脩籍於

千畝【正義曰宣王不修親耕之禮也】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
戰于千畝【索隱曰千畝地名也】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乃料民於太原
【韋昭曰料數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宣王
崩子幽王宮湦立　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
欲廢申后幷去太子宜臼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
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
而無寇褒姒乃大笑【烽火十里一樓日中舉燧夜中舉火或有寇驚則須刻已行千萬里幽王與諸侯約有寇則舉烽為應諸侯者來後數舉烽諸侯至而無寇】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
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
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

申侯怒與西夷犬戎攻幽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
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汲冢紀年曰自武王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　平王立
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幷弱齊
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周禮曰九命作伯長諸侯為方伯】四十九年魯隱
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
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佗立　莊王十五年崩子釐王
胡齊立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崩子惠王閬立　惠
王二年莊王少子頹作亂伐惠王惠王犇溫頹為王四
年鄭虢代殺王頹復入惠王惠王二十五年崩子襄王鄭

立　襄王後毋惠后生叔帶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
不克奔齊十六年王絀翟后（翟與狄同王先以翟女為后又絀之故狄來伐絀與黜同）
翟人來誅（誅猶伐也先是王以翟女為后）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居鄭子帶
立為王十七年襄王告急於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
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襄
王會之河陽踐土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頃
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　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定王元年楚莊王使人問九鼎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
夷立　簡王十四年崩子靈王泄心立　靈王二十七年
崩（皇覽曰靈王生而有髭）子景王貴立　景王太子壽蚤卒二十年景

王愛子朝（賈逵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欲立之會崩國人立長子猛為王
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為敬王（賈逵
曰敬王猛母弟）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四
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為臣（春秋曰子朝奔楚）十六年子
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
周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　元
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　定王二十八年崩長子去疾立
是為哀王　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
王　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
三王皆定王之子　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考王

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魯世家〔索隱〕王曰周公旦長子封魯次子留相王室為周公周公官職[illegible]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威烈王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　安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　烈王十年崩弟扁立是為顯王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　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瓚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蘇秦張儀傳六國共伐秦曰從大事秦曰橫[illegible]攻秦秦昭王怒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　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憚狐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徐廣曰一作封〕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索隱述贊〕后稷居邰太王作周丹開雀錄火降烏流

三分既有八百不[illegible]衆自焚入舟太師抱樂箕
子拘囚成康之日政簡刑措南巡不還西服兵附其和
之後王室多故[illegible]福實[illegible]周
祚
蘇子古史曰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
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余讀
詩書歷觀唐虞至于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
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
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
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
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
不明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
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鄙野之制然
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塯啜土鉶土堦三尺茅茨不剪至
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
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
人乃更以為質也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
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
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
忠也君子有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

之質蓋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為法也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2287637 50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四

本紀

秦 索隱曰秦雖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與五帝三王同編本紀斯必不可可降為秦世家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 索隱曰秦趙以母族而祖顓頊左傳郯子少昊之後姓嬴氏則秦宜祖少昊今按左傳高陽氏才子八人注曰垂益之倫柏翳即伯益也如此即顓頊之子 大業生大費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 索隱曰柏翳尚書謂之伯益史記上下諸文伯翳伯益是一人惟陳杞世家叙為二人未知太史公疑未決耶抑亦謬誤爾 其後有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俱事殷紂蜚廉後有子曰季勝其後有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惡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女防其後有非子好馬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
大蕃息孝王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
嬴秦嬴生秦侯秦侯生秦仲秦仲生莊公莊公子襄公
襄公七年犬戎伐周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
周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
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騮
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索隱曰襄公自以居西時祠白帝畤止也命靈以祭天也）
十二年卒生文公　文公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
地至岐以東獻之周
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
我先君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
之十年初為鄜畤（鄜音孚畤數）　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
十九年得陳寶（索隱曰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　二十年法
初有三族之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　文公卒立寧公　寧公卒立
出子為君　出子卒立武公　武公卒立德公　德公元
年初居雍城二年初伏（孟康曰六月伏日初者以周時無至此乃有之）以狗禦蠱（索隱曰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
德公卒立宣公　宣公四年作密畤
卒立成公　成公卒立其弟繆公　繆公四年迎婦于晉
晉太子申生姊也虜晉大夫百里傒為繆公夫人媵於秦亡
秦走宛楚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

與乃請以五羖羊皮贖之（孟子曰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是時百
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繆公大說授之
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
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正義曰銍）蹇叔
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
周周王子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
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
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
蹇叔以為上大夫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重耳夷吾出
奔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
子（奚齊之弟）克又殺卓子夷吾使人請於秦求入晉於是繆公
許之夷吾請割河西八城與秦已立而背秦晉旱來請粟
繆公與之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虢射曰因其饑伐之晉君從
之合戰於韓繆公為晉軍所圍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
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
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正義曰在岐州雍縣東北二十里）
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
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
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
周天子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為夫人夫人衰絰

乃與晉人盟歸晉君晉惠公卒子圉立為君秦迎晉公子
重耳立為晉君是為文公文公卒鄭人有賣鄭
於秦曰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傒對曰徑數國千里
而襲人希有得利繆公不從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
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至滑鄭販賣人弦高見
秦兵因以十二牛勞軍秦三將相謂曰鄭已覺往無及已
遂滅滑滑晉之邊邑也晉襄公發兵遮秦兵於殽大破秦
軍虜秦三將文公夫人秦女也為秦三將請晉君晉君歸
之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
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

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問曰中
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戎夷無此何以為治
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
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
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
篡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
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
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
也將奈之何內史廖曰試遺之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
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

有間乃可虜也繆公因與由余曲席而坐〔正義曰〕按林在文公左右相連而坐謂之曲席也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益厚孟明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於是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由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按書序秦誓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名又非王事勝後方作此誓蓋太史公未見尚書也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繆公卒葬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人哀之為作黃鳥之詩君子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太子罃立是為康公

康公卒子立共公　共公卒子立桓公　桓公卒子立景公

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景公卒子立哀公

吳伐楚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昭王乃得復入郢　哀公卒子立惠公　惠公卒子立悼公　悼公卒子立厲共公　厲共公卒子立躁公　躁公卒子立懷公　四年懷公自殺立靈公　靈公卒子立簡公　簡公卒子立惠公　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鄭卒子立出子　獻公元年止從死秦法君葬以人從死至是始除此法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

別別五百歲復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獻公卒子孝公
立年已二十一歲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
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正義曰並白浪反謂淮泗二水）小
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
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
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
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
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
求見孝公衛鞅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
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

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十二年作為咸陽築
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
為田開阡陌（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蓋[illegible]交易更換役所）
（[illegible]便之也自後因[illegible]）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illegible]法也）
（[illegible]）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封鞅為列侯
號商君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　惠文君元年
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十二年初臘十四年更為
元年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攻漢
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惠王卒子武王立　武王二年
初置丞相（[illegible]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武王有

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
臏一作脈 徐廣曰 八月死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襄王五年魏王來
朝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四十七年秦攻
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因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
安君白起擊之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阬之五十一
年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
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
獻歸其君於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五十三年天下來
賓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
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　孝文王即位除喪三

日卒子莊襄王立　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
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
祀四年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
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
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索隱述贊曰柏翳佐舜畜游是姓蜚廉事紂石椁斯營
造父善馭封之趙城非子息馬厥號秦嬴禮樂射御西
垂有聲襄公救周始命列國金祠白帝龍祚水德祥應
陳寶妖除豐特里奚致霸衛鞅任刻厥後吞并卒成凶

慝

蘇子古史曰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遂巡朝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旋於繼之以田桓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本起於西垂與戎翟雜本以強悍當國為上後世因於爲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桓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脩而不爭如昔周之先君賂幾可以服之孟子游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莫能信以為迂闊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不知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虛心寡欲可以懷鬼神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脩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勝敵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始皇帝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正義曰質音致國強欲待弱之來相事故遣子及貴臣為質如上古國弱懼其侵伐令子及貴臣往為質音左質反又二國敵亦為交質左傳云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是也〕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索隱曰莊襄王名子楚時不韋為大賈姬已有娠乃獻於子楚〕於邯鄲名政姓趙氏〔徐廣曰生於趙故姓趙同祖以趙為姓故曰趙〕年十三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為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長信侯嫪毐作亂，車裂以徇。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始皇已立所生之姬為太后與呂不韋通不韋乃進嫪毐代己以侍太后毒常私事覺遂誅反久事見不韋傳〕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說苑曰始皇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吾先因嫪毐事遂遷太后於雍〕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亢抗〕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蜂一作隆〕長目，鷙鳥膺〔正義曰鷙鳥鶻也膺胸也〕豺聲〔豺亦作豹〕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

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七年内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為郡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得趙王趙公子嘉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二十一年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謂燕王亡之遼東也）二十二年王賁攻魏魏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召王翦使將擊荊虜荊王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二十四年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燕自殺二十五年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二十六年齊王

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索隱曰三皇已前稱泰皇一云抑太皇也）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正義曰令音力政反制詔三代無文秦始有之）天子自稱曰朕（索隱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

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謚法周公所作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鄭玄曰音奉傳[illegible]曰張[illegible]作大也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正義曰周以建子之月為正秦以建亥之月為正故其年始甲十月而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三日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也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索隱曰水主陰陰主刑殺故急法刻削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

請立諸子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今海內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黑也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鐻音巨大為鍾之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吳[illegible]曰門北戶以向日領南有日南郡海中有國在日之南皆開戶向北方見日又北據河為塞并陰山黃河發源自西戎北入匈奴却南入中國東注入海謂逸出匈奴即其河為塞至遼東

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寫猶象也放音倣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服虔曰增山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瓚曰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服虔曰禪闡廣土地也瓚曰梁父泰山下小山除地為墠祭後改墠曰禪刻所立石其辭曰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復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蓋張良擊始皇誤中副車之時

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音浮山名也）。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祇誦聖烈，請刻之罘。○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更名臘曰嘉平。始皇為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也），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贅謂居窮有子就其婦家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西北斥逐匈奴，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謂田常篡齊六卿篡晉）。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越言乃三代事，何足法也？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刑辟禁書也）。今諸生

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己正義曰偶對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作朝宮渭南先作前殿阿房正義曰房白郎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一十四里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面也顏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故號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索隱曰其宮四阿房之廣也為複道

考異漢書復道則築垣為道不與民庶相雜天子自行其上有亂路交則作閣貫如城門百姓往徹中往來也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獄吏得親幸博士備員弗用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不聞過而日驕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正義曰衡稱衡也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
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
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
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
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
曰為吾遺滈池君服虔曰水神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張晏曰武王居鎬是也秦以水德始皇將滅故其神自相告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使者奉
璧具以聞始皇默然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三十七
年十月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
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
塘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正義曰此二頌三句為韻其碑見在會稽山上其文及書皆李斯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鐫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始皇惡言死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
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授使者七月始皇崩於沙丘丞相
斯恐有變秘不發喪載轀涼車中轀涼車似衣車獨子胡亥趙高及
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高乃與胡亥丞相斯陰謀詐
為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死語
具在李斯傳中會暑轀車臭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至咸陽發
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驪山令匠作
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

相雜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非有子者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大事畢盡閉工匠無復出者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至遼東而還

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柰何高曰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二世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

近官三郎（索隱曰少子也近近侍也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也）無得立者（立猶安固也諸無有遺立而安固也）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

二世曰先帝嘗阿房宮今釋弗就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如始皇計七月戍卒陳勝等反胡荊地為張楚自立為楚王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以應陳涉（陳勝字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官名）使東方來以反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曰羣盜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為齊王沛公起沛（沛公即漢高祖也）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也音羲）二世

大驚爲少府章邯發驪山徒以擊之章邯將擊破周章軍二
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殺陳勝破項梁滅魏
咎章邯乃北擊趙王歇[先是武臣爲趙王死趙人立故趙後裔歇爲王]趙高說
二世曰陛下富於春秋[方年少也]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
羣臣短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
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二世下
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自殺斯就五刑○三年章
邯等圍鉅鹿楚上將項羽救鉅鹿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
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不見又弗信欣恐亡去
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

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左右或
默或言馬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
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爲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章
邯等軍數却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率其衆西鄉沛公
將數萬人已屠武關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
見二世齋於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
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更立公子嬰遣樂
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二世曰願與妻子爲黔首閻樂
麾兵進二世自殺趙高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子
嬰與其子二人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

為秦王四十六日沛軍破秦軍至霸上子嬰即繫頸以組
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居月餘
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
太史公曰秦之先栢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
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
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
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
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
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橫行天下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
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

市於外以謀其上（索隱曰此評非也邯以趙高用事恐誅而降非要市也）羣臣之不
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
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陵替二周淪亡并一天下號為始皇
阿房云構金狄成行南遊勒石東瞰浮梁滈池見遺沙
丘告衰二世矯制趙高是與詐因指鹿災生噬虎子嬰
見推恩報君父下乏中佐上乃庸主欲振頹綱云誰克
補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此是太史公紀秦之世代歷年本與下文不相連）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索隱曰此是漢明帝詔問

班固以賈馬評贊中論秦二世得失也事見卷末徐廣注此年月蓋明帝班固問荅之年月也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索隱曰周歷已移周亡也仁不代母謂周木德木生火周為漢母也仁恩之情子不忍代母言漢不即代周故秦值其位在木火之間也呂政殘虐謂始皇呂不韋之子也然以諸侯十三始皇初為秦王年十三也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謂得其威武不得其文德也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參伐即參星伐星也狼弧在觜觿旁狼星弧星皆主伐與為賊之輔也有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言大臣請罷先君所為不見聽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

乎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蔡邕曰黃屋者蓋以黃為裏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徐廣曰班

同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絶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自蘇轍以下皆班固之辭也

蘇子古史曰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汙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桓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大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棊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將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

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繇賦省刑
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遊淫之人而以郡縣治之
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項羽【索隱曰項羽播紀亡守性般貌而充未哉天子之位身首別離不可稱本紀宜降為世家】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正義曰孔文祥云周生漢之儒者姓周也按大史公云吾聞之周生則是漢人與太史公同時】舜目蓋重瞳子【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瞳】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右項羽贊與前漢同語錄于此以備數後並有同者更不編錄

高祖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也野少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

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一作薄索隱史記音隱曰僿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謂文繁無誠也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
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
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黄
屋左纛葬長陵

呂太后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始稱制今附惠帝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今依班氏分為二紀

事贊並同漢書

孝文帝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
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孝景帝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
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
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漢
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孝武帝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大川而封禪焉入壽
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

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
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四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五

世年月等表

索隱曰應劭云表者錄其事而見之鄭氏云表明也

三代世表

正義曰言代者以五帝久古傳記少見夏殷以來乃有尚書畧有年月比於五帝事迹易明故舉代為首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索隱曰此叙五帝三代而篇名三代者以三代代系長遠又三代皆出五帝故叙叙代要從五帝起也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
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
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
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
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

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四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五

世年月等表

索隱曰應劭云表者錄其事而見之鄭氏云表明也

三代世表

正義曰言代者以五帝久古傳記少見夏殷以來乃有尚書畧有年月比於五帝事迹易明故舉代爲首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索隱曰此叙五帝三代而篇名三代者以三代代系長遠又三代皆出五帝故叙代要從五帝起也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

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
來訖共和為世表（其表起黃帝訖于周之共和有世代無年次故曰世表）

黃帝

帝顓頊

帝俈（即帝嚳也）

帝堯

帝舜

夏禹（黃帝玄孫顓頊之孫）

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殷湯（契之後契黃帝玄孫高辛之子從黃帝至湯十七世）

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

周武王（稷之後稷黃帝玄孫高辛之子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

從武王至共和十一世從黃帝至共和三十世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索隱曰褚少孫元成門為博士號夫子未詳）詩言契后稷
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
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
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以自成須人而生柰
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
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

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后稷生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

十二諸侯年表

（索隱曰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索隱曰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也）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謂不務為編年故止從魯隱公起也）下至哀之獲麟漢張蒼歷譜五德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謂至孔子卒載在春秋國語者）大著于篇

周	魯	齊	晉	秦	楚	宋
起宣王	起慎公	起武公	起靖侯	起秦仲	起熊勇	起釐公
衛	蔡	曹	鄭	燕	吳	陳

起考公	起武侯	起戴伯	起桓公	起惠侯	起壽夢	起幽公

右十二諸侯年表起周宣王元年庚申盡周敬王四十三年甲子四百四十四年

六國表索隱曰六國秦七國號曰七雄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索隱曰臚陳也出爾雅訓秦是諸侯而陳天子郊禮僭也君子懼焉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埶利也蓋若天所助焉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周	秦	魏	韓	趙	楚	燕	齊
起元王	起厲共公	起獻子	起宣子	起簡子	起惠王	起獻公	起平公

右六國表起周元王元年乙丑盡秦二世三年乙未百五十一年

秦楚之際月表 索隱曰張晏云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紀故以月紀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 謂陳涉滅秦者以秦虐戾故也 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 嬗音禪 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年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安在無土不王 白虎通曰聖人无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夫子老於闕里也 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

右秦楚之際月表起秦二世元年七月盡漢五年十月

秦 楚 項 趙 齊 漢 燕 魏 韓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索隱曰應劭云雖名為王實古諸侯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漢興序二等 索隱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 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 推吳芮以異姓封長沙王也

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依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國不過數十里臣遷謹紀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高祖功臣侯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閲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如厲（厲砥也礪石也 帶衣帶）國以永寧爰及苗

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後數世民戶益息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君子得以覽焉

惠景間侯者年表

孝惠迄孝景間五十載追脩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索隱曰七十二國太史公書 餘四十五國褚先生補也）

太史公曰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
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
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中國一統天子在上豈
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
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
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右將相名臣表成帝時博士褚少孫所補也起高祖
元年止成帝鴻嘉元年但記三位大臣進退死亡年
月而已大事記謂國家治亂大事叙之以冠于位非
大臣事也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五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六

八書

禮書 索隱曰書者經籍總名也八書記國家大體班氏謂之志志亦記也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索隱曰大行秦官主禮儀也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索隱曰謂才優而品第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六

八書

禮書

【索隱曰】書者經籍總名也八書記國家大體班氏謂之志志亦記也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索隱曰大行秦官主禮儀也】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索隱曰謂才優而品弟高】

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索隱曰言擅作典制褊陋知其小大）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鄭玄曰衡稱也縣謂錘也）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

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詩頌詩荅曰未堪家多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

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
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
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
其如此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
以相高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
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
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
不相襲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
乎二世然之
子貢問樂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
形響之應聲故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
其自然者也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
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
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
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
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叛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公
之晉至於濮水夜半聞鼓琴聲召師涓曰其狀似鬼神為
我聽而寫之之晉見晉平公請奏之即令師涓坐師曠旁
師曠晉人援琴鼓之未終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師延所作也
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

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君
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
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
翼而舞平公大喜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恐君德義
薄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
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
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
旱赤地三年夫樂不可妄興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
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
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聞宮音使人溫舒
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
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
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
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
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索隱曰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
呂）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武王伐紂吹律
聽聲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昔黃

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成湯有南巢之伐故教
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損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
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勇非微也權非輕也
秦二世力非弱也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
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耳得之心不息也孝文即位將
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阨宜用征討以一封疆
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
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消
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
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
餘錢鳴雞吠犬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
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
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
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度可據而度也合
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歷書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索隱曰按系本及律歷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云云大橈占甲子云云綜此六術而調歷也建立五行起消息

正閏餘（索隱曰以歲之餘為閏故曰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索隱曰次十二次也史推曆失閏則十律與月名錯正月為孟陬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曆誤春三月當指辰而指巳是謂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鄭玄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故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韋昭曰疇類也孟康曰同類之人明曆者也）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正義曰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也）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

天官書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索隱曰歲日月星辰曆數各有一家專習故曰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眛趙尹皋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索隱曰三五謂三十歲一小變五百年一大變〉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備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封禪書〈此一書兼言祭祀而以封禪名者蓋祀莫大於封禪也〉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

禪否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歲故其
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齊桓公既霸會諸侯
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
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無懷氏虙羲神農炎帝黃帝顓
頊帝告（即帝嚳也）堯舜禹湯成王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
寡人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三代受命亦何以異管仲睹桓
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
之禾所以為盛（粢盛也 平聲）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
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物有不召而自至者
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

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孔子論述
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
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秦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
騶嶧山頌秦功德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
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
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正義曰稭禾藁也去其皮以為席）言其易遵
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
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始皇
之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
用於封禪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謂譏始皇不得封禪也）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河渠書

禹抑洪水通九道陂九澤[illegible]於河菑 古災字 衍溢害中國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至砥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邳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 [illegible]曰湍[illegible]也 乃廝二渠以引其河 漢書音義曰廝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illegible] 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 漢書曰冰姓李 鑿離碓 [illegible]曰碓古堆字 辟沫水之害 辟音避 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西門豹引漳水溉鄴 事見豹本傳 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 [illegible]曰欲罷勞之息秦伐韓之計 乃使水工鄭國 [illegible]曰鄭國能治水故曰水工 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

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
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
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
國渠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
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
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
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平準書 漢書曰百官表有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 索隱曰平賦相準以輸京師故曰平準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
焉 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周景王鑄大錢 布亦泉言貨之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
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
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
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 索隱曰時一盛一衰
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
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
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 管子有輕重之法
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
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
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

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
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
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
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名〔孟康曰二十兩
為溢〕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
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
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
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
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Copyright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七

世家（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子孫常有國也故孟子曰仲子齊之世家也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不得以代代非官之祿得以代代爲家也）

吳

吳太伯（韋昭曰武王追封爲吳伯索隱曰國語黃池之會晉定公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也）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自號句吳（宋忠曰太伯所居地名闕顏曰句吳者蓋舊號以州言之故曰荊蠻者南方荊州）荊蠻義而歸之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壽夢吳始大稱王（夢音蒙元年即周簡王元年魯成公六年也）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以次必致國於季札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四年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王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四年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王立餘昧之子僚為王○王僚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索隱曰左氏鍾離巢）十二年公子光弒王僚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餘昧之子也）○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嚭披美反）六年與唐蔡伐楚楚兵大敗至郢五戰楚五敗昭王亡出郢奔鄖十九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檇音醉）吳師敗傷闔廬指軍卻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闔廬回左傳謂夫差對所使人之言非對闔廬也）○王夫差二年伐越敗之越王句

句踐棲於會稽〔集解賈逵曰會稽山名　索隱曰鳥所止宿曰棲越依山林故以鳥為喻〕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集解賈逵曰行成求成也〕伍子胥諫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七年夫差伐齊子胥諫曰越腹心疾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十一年復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吳王大怒賜子胥死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以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七月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　駰案賈逵曰外傳云吳先歃晉亞之先叙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　索隱曰不許同中國故曰外〕

吳王引兵歸國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集解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集解王肅曰其讓隱故無得而稱之者所以為至德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太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虞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遞立延陵不居光既篡位是

稱闔廬[illegible]見殺賊由專諸夫差輕越取敗姑蘇甬東之耻[illegible]伍胥

蘇子古史曰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以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吳之[illegible]吳而不人[illegible]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荊[illegible]僖元年書楚人文九年書楚子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予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得失之效以為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故闔廬之後後亡而不救句踐之後國滅而無聞至於楚禮義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illegible]是觀之禮義豈誣也哉

齊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　姜姓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其先祖嘗為四嶽封於呂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illegible]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

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文王崩武王即位欲東伐
師行尚父〔索隱〕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亦男子之美稱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
曰蒼兕蒼兕〔索隱〕曰或作蒼雉矣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
至盟津武王還師居二年武王將伐紂惟太公勸武王武
王遂行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武王立于社以
告神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封師尚父
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
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
至國〔索隱〕曰犁比黎反比也萊侯來爭營丘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
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

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
爲大國十一世至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釐
公卒太子立是爲襄公襄公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
不當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
白之莒鮑叔傅之襄公爲其弟無知所弑而自立雍林人
殺無知高國陰召小白於莒高氏國氏皆齊卿魯聞無知死亦發
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
白佯死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
之是爲桓公桓公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魯兵敗走
齊遺魯書誅殺子糾召忽自殺桓公欲殺管仲鮑叔牙曰

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桓公從之乃召管仲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五年伐魯魯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來奔齊

桓公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之齊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三十一年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乃與屈完盟而去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周禮曰大路諸侯朝覲之車）命無拜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

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時周室微唯齊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者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四十一年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子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刀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初齊桓公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立公子無詭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七世立莊公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崔杼怨公弒其從持兵從中起弒公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入枕公尸而哭

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是為景公景公立以崔杼慶封為相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茀妖之甚者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請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景公卒三世至簡公為田常所弒又二世至康公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強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

索隱述贊曰太公佐周實秉陰謀既表東海乃居營丘

小白致霸九合諸侯及溺內寵釁鍾虫流莊公失德崔杼作仇陳氏傳政厚貨輕收悼簡遘禍田闞非儔渢渢餘烈一變何由

蘇子古史曰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賈詡無異夫陳平賈詡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詭詐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小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脩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媮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嫡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它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魯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索隱曰]以大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索隱曰]謚周文公，見國語。自文王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伐紂。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徧封功臣，封周公旦於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有疾，周公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周公藏其策於金縢匱中。[孔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明日武王瘳。其後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卒相成王，子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成王七年，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徐廣曰]匔匔音窮，匔一本足夔夔也。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于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無逸。

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開金縢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成王執書泣曰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大熟史記所載與尚書不同當從尚書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已受封是為魯公索隱曰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為周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伯禽卒子考公立考公卒歷

煬公　幽公　魏公　厲公　獻公　真公　武公

懿公　伯御　孝公　惠公

惠公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以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

隱公十一年公子揮弒隱公立子允是為桓公

桓公十八年如齊齊襄公通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齊襄

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搚其脅公死于車（搚謂用力束折其魯脅也）立太子同是為莊公　莊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八月莊公卒季友立子班為君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十月慶父殺公子班季友奔陳立子開是為湣公湣公二年季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莊公少子慶父自殺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為文公文公十八年卒文公長妃生子惡及視次妃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

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皆桓公子故曰三桓）宣公十八年卒子黑肱立是為成公成公十八年卒子午立是為襄公襄公三十一年卒魯人立子裯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二十五年公伐季氏叔孫氏之臣戾（左傳曰殺矣）救季氏遂敗公師三家共伐公也（三桓）公遂奔齊又如晉晉居公乾侯三十年卒於乾侯魯人立公弟宋是為定公定公十年公與景公會於夾谷孔子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閒

欲以越伐三桓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如鄒如越國人迎公
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後　元公　穆公
共公　康公　景公　平公　文公　頃公頃公二十四
年楚考烈王滅魯頃公亡為家人卒于柯魯起周公至頃
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
斷如也斷音闇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
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
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燕

召公奭與周同姓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索隱曰亦以元子受封次子留周室
府鄭康公其後也武王滅紂封為諸侯成王時為三公自陝以西
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
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
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
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後三十餘世至文公蘇秦
說文公約六國為從後燕噲立以國讓相子之國事皆決
於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攻子之不克市
被死齊王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徐廣曰年表云君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
共立太子平太子平立為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

招賢者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
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
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
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
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
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
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索隱曰舊無聊字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
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
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
軍騎劫死燕兵引歸之數世王喜立太子丹質於秦亡歸

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太子丹使荊軻襲刺秦王
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
獻秦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
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
然社稷血食者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索隱曰措錯雜也

索隱述贊曰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憩
莊送霸主惠寵姬文公約趙蘇秦騁辭易王初立齊
宣我欺燕噲無道禪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臨菑督亢

不就卒見攻夾

蘇子古史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横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管蔡

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克殷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禄父治殷遺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蔡叔死其子曰胡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傳數十世侯齊立楚惠王滅蔡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焉

曹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傳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世至伯陽宋滅曹執曹伯陽以歸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索隱述贊曰］武王之弟管蔡及霍周公居相流言是作狼跋致艱鴟鴞討惡胡能改行克復其爵獻舜執楚遇息禮薄穆侯虜齊盟舟車諸曹共輕晉負羈先覺伯陽夢社祚傾振鐸

［蘇子古史曰］孟子言王不待大而伯必有大國齊宋襄王楚靈王奮齊楚之力無德而求諸侯國未可亡而身死之曹伯陽宋王偃國小德劣而圖伯者之事身死而國隨以滅夫惟樂天者可以保天下畏天者可以保其國未能畏天而求樂天之功難哉

陳杞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姓嬀氏武王克殷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索隱曰左傳武王以胡公備三恪）以奉帝舜祀春秋時厲公子敬仲完奔齊齊桓公使為工正十數世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姬子徵舒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楚莊王率諸侯伐陳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申叔時曰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

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莊王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
立之又數世楚靈公滅陳楚公子棄疾弑靈王代立是為
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
立為陳侯是為惠公又數世楚惠王遂滅陳而有之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
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後數十世楚惠王滅杞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
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
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
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

索隱述贊曰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餘烈陳杞是繼
媯滿受封東樓纂世閼路篡逆夏姬淫嬖二國衰微或
淪或替前并後虜皆亡楚惠句踐勃興田和吞噬蟬聯
血食豈其苗裔
蘇子古史曰杞宋皆天子之事何也蓋禮樂車服在焉
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
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如杞遂至於用夷無
足言者

衛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索隱曰康畿內國名從康徙衛】管叔蔡
叔與武庚祿父作亂周公以成王命殺武庚祿父管叔放
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歷數十世至靈公太
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不果蒯聵奔宋
郢靈公少子也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郢曰亡人太
子蒯聵之子輒在於是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趙簡子送
蒯聵衛人發兵擊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宿地名也】初孔文子
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通於悝母太子
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良夫與太子入
舍孔氏之外圃出公輒奔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
曰不及莫踐其難【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鄭衆曰是時輒以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
入為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
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太子下石乞盂黶敵
子路【服虔曰二子蒯聵之臣敵當也】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
免結纓而死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為莊公趙簡子圍衛
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班師【左傳曰班師襄公之衛襄公靈公父也】齊伐衛
更立公子起衛石曼專逐其君起出公輒自齊復歸立二
十一年卒又十餘世君角立秦并天下立為皇帝二世廢
君角為庶人絕衛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索隱述贊曰司寇受封梓材有作成錫厥器康加其爵暨武能脩從文始約詩美歸燕傳矜石碏皮冠射鴻乘軒使鶴宣縱淫嬖釁生伋朔蒯聵得罪出公行惡衛祚日衰失於君角

蘇子古史曰昔者孔子之門人子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於衛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必也正名乎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為而可方靈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郢立則名正矣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於衛成其為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出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

微子開者索隱曰本名啓避景帝諱故曰開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

也紂淫亂微子數諫不聽箕子者馬融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紂親戚也
紂始為象箸箕子曰為象箸必為玉杯輿馬宮室自此始
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
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
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
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
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聖人之心有七竅乃殺比干刳視
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
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
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於

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後箕子朝周過故殷
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
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
狡僮者紂也周公既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
祀殷之餘民甚戴之春秋時襄公盟于鹿上求諸侯于楚
楚人許之既而執宋公諸侯會于亳以釋宋公十三年楚
伐宋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
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
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
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

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
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
戰為。十四年。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十數世至君偃。自立
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
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居號桀
宋。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輙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偃
立四十七年。齊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也
太史公曰。襄公脩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
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
子或以為多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忘大禮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

之有禮讓也
索隱述贊曰殷有三仁微箕紂親一囚一去不顧其身
頌美有客書稱作賓卒傳冢嗣或叙彝倫微仲之後世
載忠勤穆亦能讓實為知人傷泓之役有君無臣偃號
桀宋天之棄殷
蘇子古史曰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成
列不禽二毛以此兵敗身死而公羊嘉之以為文王之
戰不過於此余切笑之夫襄公陵虐小國至使邾人用
鄫子于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為矣乃欲以不鼓不成
列不禽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哉嗚呼儒者不原

本末而惑於虛名將以盃水勝輿薪之火悲夫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七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八

晉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索隱曰唐有晉水故改其國號晉〕叔虞母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數世至穆侯穆侯太子仇少子成師太子仇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封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

本末而惑於虛名將以盃水勝輿薪之火悲夫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八

晉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索隱曰唐有晉水故改其國號晉）叔虞母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數世至穆侯穆侯太子仇少子成師太子仇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封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

君都邑也（索隱曰翼本晉都自孝侯以下皆號翼侯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
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七年晉大臣潘
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
晉人共立孝侯誅潘父桓叔卒子鱓代為曲沃莊伯莊伯
卒子稱立為曲沃武公後六十餘年武公遂伐晉侯之子
孫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
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都晉國武公卒子
獻公立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
子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區沒）
及驪姬謂太子丁祭其母齊姜上其薦胙於獻公驪姬使人
置毒藥胙中獻公欲享之驪姬從旁止之曰宜試之祭地地
墳（索隱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太子聞之奔新
城獻公怒乃誅其傅太子自殺時重耳夷吾來朝驪姬恐
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
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獻公怒乃伐蒲重耳遂奔翟
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夷吾奔
梁二十六年獻公病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九
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十月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奚齊弟悼子
而傅之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殺驪姬於市）使迎夷吾

於梁夷吾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以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夷吾立是為惠公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之地許君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何以得擅許秦亦賜里克死邳鄭使秦聞里克死乃說秦繆公誅出晉君入重耳惠公遂殺邳鄭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不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國人不附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與之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公不與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晉軍敗秦獲晉君以歸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絰涕泣乃歸晉侯晉侯使太子圉質秦惠公病子圉亡歸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秦繆公發兵送內重耳欒郤之黨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文公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賈佗先軫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奔狄時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至齊過曹過宋宋襄公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過鄭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成王厚遇重耳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

平原屠澤請避王三舍楚將子玉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居楚數月秦召之成王厚送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入即位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晉乃發兵至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五年楚圍宋宋復告急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索隱曰進退有難是以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文公從之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乃少與之兵於是子玉擊晉師晉師退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得臣即子玉也）晉次城濮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作王宮于踐土（索隱曰既過楚師襄王自往踐土鄭地聞命晉侯晉侯聞命為之作宮）五月獻楚俘于周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索隱曰王庭命踐土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

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楚成王讓
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
應於是乃喜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
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
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
者春秋諱之也九年文公卒○子襄公歡立秦繆公發兵
往襲鄭秦師過滑晉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
乞秫白乙丙以歸七年襄公卒太子夷皐少立是為靈公
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
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尸出棄

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而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
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
節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靈公
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盾脫遂奔未出晉境盾昆弟穿襲
殺靈公而迎盾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
示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
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
也書法不隱（礼隱盾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聞又則）
（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惡也）惜也出疆乃免（陸翔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用戮也）趙
盾迎襄公弟立之是為成公　成公七年卒子景公立

景公時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縠韓厥鞏朔佐之至河聞楚已服鄭林父欲還先縠不可楚與晉軍大戰晉軍敗十一年使郤克欒書韓厥與魯衛共伐齊與頃公戰於鞌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乃與平而去十九年景公卒太子立是為厲公　厲公六年鄭倍晉與楚盟晉發兵厲公自將楚兵來救范文子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群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十二月欒書中行偃襲捕厲公囚之使人迎公子周子周立為悼公　悼公未立中行偃弑厲公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既立遂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三年會諸侯公問群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立　平公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立　昭公六年卒子頃公立　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

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六卿范氏智氏中行氏趙氏魏氏韓氏皆世卿後韓趙魏卒分晉而有其國）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立魏
定公三十七年卒子出公立　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
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四卿恐反攻出公出公
奔齊道死知伯立昭公曾孫驕是為哀公　哀公時晉國
政皆決知伯哀公不能有所制知伯地最疆四年韓襄子
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幷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
公立　幽公之時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即韓趙魏也）十八
年盜殺幽公魏文侯立幽公子是為烈公　烈公十九年
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
公頎立　孝公十七年卒子靜公立　靜公二年魏武侯
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
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
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
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
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天命叔虞卒封於唐桐圭既削河汾是荒
文侯雖嗣曲沃是鑑末知本末祚傾桓莊獻公昏惑大
子罹殃重耳致霸朝周河陽靈既喪德厲亦無防四卿

侵侮晉祚遂亡

蘇子古史曰晉文公避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悼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敗獄內外絕望焉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舉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霸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敝楚人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知瑩知用兵之難勝久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知瑩可謂知兵矣

楚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illegible]重黎徐廣曰此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曰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為高辛火正有功命曰祝融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芊音彌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其子曰熊繹文王封熊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周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熊渠立為王厲王暴

虐能渠畏其伐亦去其王號十一世至武王　武王伐隨
令請王室尊為王王室不聽乃自立為武王武王卒子文
王立始都郢　文王時楚疆陵江漢間小國文王卒子立
是為杜敖弟熊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　成王即位布
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
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
兵侵楚至陘山屈完與桓公盟乃去三十三年宋襄公欲
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
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九年伐宋晉救宋成王罷歸
將軍子玉請戰晉敗子玉於城濮四十六年太子商臣弒

成王商臣立是為穆王　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立　莊
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
伍舉入諫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言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
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與飛同）蜚將冲天三年不
鳴鳴將驚人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於是乃罷
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
政國人大說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
兵示威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杜預曰示
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桀有亂德鼎遷于殷載祀六百
殷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

大必輕昔成王定鼎于郟鄏（杜預曰郟鄏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郟鄏鼎武王遷之成王定之）（索隱曰按周書郟鄏雒北山名音甲）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
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十六年伐陳已破陳
即縣之群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曰牽牛徑人田田
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
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
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莊王圍鄭克之鄭伯肉袒
牽羊以迎（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
其民庸可絕乎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
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
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
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王罷兵去莊王卒子共王立
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
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醉王怒射
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立　康王十
五年卒子員立是為郟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子比子晳棄
疾郟敖三年圍為令尹王疾圍弒之圍立是為靈王　靈
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
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
谿十二年王樂乾谿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僇越大

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
常壽過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比先亡在晉）遂入殺靈
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晳為令尹棄疾為司馬靈
王死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
死國人夜驚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
愈驚初王比及令尹子晳自殺棄疾即位是為平王　平
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
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脩政教平王二年使費無
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
可自取又平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
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
伍奢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王遂因伍奢太子聞之亡
奔宋奢二子尚歸死胥奔吳奢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
殺奢及尚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欲立令尹子西子西
平王之庶弟也有義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乃立太子珍
是為昭王　昭王元年初費無忌讒太子建殺伍奢子尚
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
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十年冬吳王闔
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
王之墓昭王出奔申鮑胥（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

五百乘救楚楚與秦敗吳於稷闔閭聞之引兵去昭王歸
二十七年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
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
楚王然可移於將相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
去是身乎卜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
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
許孔子聞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卒於
軍中子閭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迎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　索隱曰閉塗猶塞塗也及立惠王後發喪兵歸葬服虔說非）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
昭王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
為白公（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伐鄭
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以此怨鄭欲伐
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
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
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欲弒之惠王從者屈固負
王亡走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
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立
簡王二十四年卒子聲王立　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
悼王立　悼王二十一年卒子肅王立　肅王十一年卒
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　宣王六年秦始強而三晉益大

三十年宣王卒子威王立威王十一年卒子懷王立　懷
王元年張儀始相秦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
患之乃使張儀謂楚王曰王閉關而絕齊令使使者
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北弱
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
大說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
大怒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謂楚將軍曰地從某至
某廣袤六里懷王大怒興師伐秦十七年與秦戰丹陽大
敗三十年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
相約結盟而去懷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
毋行而發兵自守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於是往會秦昭王
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
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秦因留王要以
割巫黔中之郡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
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
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
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王歸楚太子
太子立是為頃襄王　頃襄王元年秦發兵攻楚大敗楚
軍取析十五城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
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伐韓大

勝乃遺楚王書曰且率諸侯伐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鶀音其鸗音龍駰案呂靜曰鸗野鳥也）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國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騶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欲以激怒襄王故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王北保於陳城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王卒太子熊元立是為考烈王　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是時楚益弱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　幽王十年卒同母弟猶立是為哀王　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　負

芻五年秦將王翦破楚因虜楚王負芻滅楚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
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
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
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索隱述贊曰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荊蠻篳路藍縷
及通而霸僭號曰武文既伐申成亦赦許子圍篡嫡商
臣殺父天禍未悔憑奴自怙昭困奔亡懷迫囚虜頃襄
考烈祚衰南土

蘇子古史曰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劫
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本
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
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由楚雖
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
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有夫豈不欲畏
天故也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也哉

越

越王句踐其先夏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二十餘世至
於允常與吳王闔廬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吳王闔廬
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吳師敗於槜李射傷吳王闔廬

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句踐聞夫差且報越欲
先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事
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
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擊越敗之夫
椒越王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為之
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索隱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國語曰與天天者天與也持
滿不溢則天與之定傾者與人索隱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國語曰人主有定傾之功則人與之
節事者與地索隱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索隱曰地能生財人主能節用以法地則地
與之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索隱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
身隨之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

許也種還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於是乃以美女寶
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
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
王弗聽卒赦越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
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身自耕作夫人
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
死索隱曰弔一作㢸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
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
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
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報吳大

夫逢同諫曰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
怨深於楚越德小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
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
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
曰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伐齊歸大夫種曰臣觀吳王
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
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太宰嚭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
胥王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
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道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明年吳
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
守范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索隱曰流放罪人使之習戰為卒伍也〕教士
四萬人君子六千人〔索隱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王方會諸
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
禮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
伐吳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
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請成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
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
天乎句踐曰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
於執事吳王自殺越王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

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
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
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
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遺大夫種書曰蜚
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 相桂反 口喙也
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
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句踐卒六世
至王無彊無彊與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楚威王
與兵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 徐廣曰 周顯王
三十六年 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
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
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
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 事越王句踐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
恥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
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句踐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
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
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范蠡浮海
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 索隱曰謂吳殺子胥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自號鴟夷革
皮也 耕于海畔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
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

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
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索隱曰今之濟陰定陶自謂陶朱公復約要
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
巨萬天下稱陶朱公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
必成居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云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乂安
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
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
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可乎

索隱述贊曰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與吳爭彊
檇李之役闔閭見傷會稽之恥句踐欲當種誘以利蠡
悉其良折節下士致膽思嘗卒復讎寇遂殄吳彊後不
量力滅於無疆

劉子古史曰吳亡以蠻夷爭盟上國陵蔑齊晉結怨楚越
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句踐既克
夫差雖號霸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土以畀
楚宋魯邊以保國傳世後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
至王無疆闔閭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宜其殘國宜哉

鄭

鄭桓公友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封於鄭幽王

以為司徒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桓公問太史伯曰周衰何國興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二歲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是為武公數世至厲公厲公欲殺祭仲弗克出居邊邑櫟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殺鄭子（鄭子君也）而迎厲公厲公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又數世至文公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

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莊公為鄭三十里而後舍楚群臣曰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又數世至定公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脩德定公卒子獻公立獻公卒子聲公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之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後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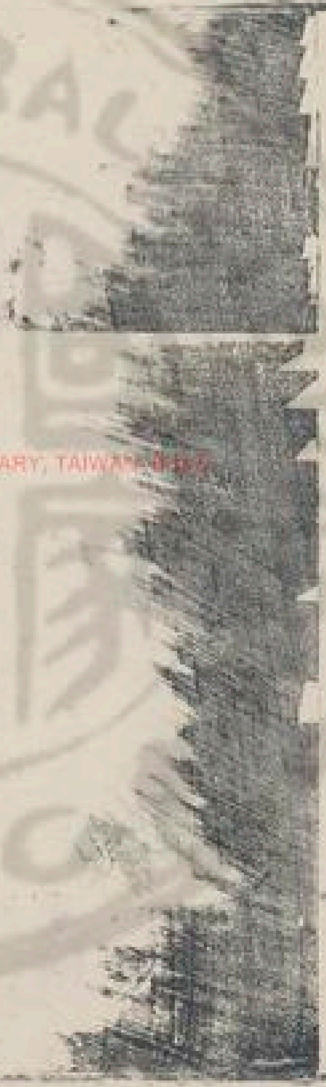
君乙立二十二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緇衣在詠虢鄶獻邑祭足專命莊既犯王厲亦奔命居櫟克入夢蘭毓慶伯服生因叔瞻乃聘釐簡之後公室不競晉蠶雖遷韓哀日戚

蘇子古史曰鄭雖莊公為賢然其為人喜權而任數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為之所莊公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蓋忍之至也周平王桓王貳於虢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就之政不可得於是兵交中原射王中肩嗚呼其狃心殺於中故不可蓋如此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孔子展以為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於亡及晉悼公三師諸侯以與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之暴不能加焉莊公事在左傳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八



考古圖卷第一　……鼎也第……　二十……　村……　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數位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2280641 ×5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九

世家

趙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事在秦紀其詳)晉獻公時有趙夙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索隱曰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季衰左傳云衰夙之弟此云共孟生衰誤也)事公子重耳衰生趙盾任國政晉襄公卒太子立是為靈公靈公驕盾驟諫弗聽欲殺盾盾去未出竟而趙穿弒靈公而立成公趙盾反復任國政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曰靈公之賊盾雖不知猶為賊首韓厥告趙朔趨亡朔不肯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
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
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
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
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索之不得程嬰謂
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杵臼曰立孤與死
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子為其難吾為
其易二人謀取他人嬰兒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
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
杵臼與孤兒趙氏真孤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
晉景公疾卜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大業趙氏之遠祖景公問韓
厥厥知趙孤在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
孤兒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武即
孤兒也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春秋成公八年及趙武冠為成人程
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
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宣孟盾也與公
孫杵臼遂自殺趙氏復位晉平公立武為正卿趙武生景
叔景叔生趙鞅是為簡子　簡子在位晉定公時簡子殺
邯鄲大夫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
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范中行氏伐趙鞅范范吉射也中行荀

[寅也]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櫟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公伐范中行氏范中行敗走韓魏以趙氏為請[徐廣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趙鞅入絳盟于公宮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辠[古罪字]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中行文子范昭子奔齊趙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群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簡子卒毋卹立是為襄子襄子時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三國知韓魏也]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惟共

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此是簡子長子伯魯之子毋卹即襄子也簡子以毋卹賢廢伯魯而立襄子襄子立乃以伯魯之孫名浣為太子獻侯立十五年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進士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逌余周切然悅也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烈侯卒弟

武公立歷　敬侯　成侯　肅侯　武靈王　武靈王十六年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因內其女娃嬴方言曰娃美也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九年北略中山之地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強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

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胡服之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使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王遂往之公子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敢不聽命乎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徐子曰戰國策作紹 袑音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

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聖
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
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
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
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
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
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
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
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
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中山獻四邑和二
十三年攻中山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七年傳國
王子何以為王肥義為相國并傅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
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
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
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
之而主父馳已出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
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三
年主父滅中山遷歸行賞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
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李兌謂肥義曰
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田不禮忍殺而驕二人

相得必有陰謀賊起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
王聽朝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傫力追反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
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
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召肥義
殺之公子成與李兌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
田不禮公子成為相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
主父納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
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
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三月餘而餓死沙
丘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

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
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惠文王
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
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
立是為孝成王　孝成王四年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
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
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對曰
聖人甚禍無故之利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
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
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平原君曰不可失也王乃令趙勝

受地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為不義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秦圍邯鄲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乃解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　悼襄王九年卒子幽繆王遷立　幽遷王既立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既而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　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繆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索隱述贊曰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帶始事晉夙初有土岸賈矯誅韓厥立武寶符臨代卒居伯魯簡夢翟犬靈歌處女胡服雖強建立非所頗牧不用王遷囚虜

蘇子古史曰趙於戰國強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

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
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
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
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索隱曰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蓋是文王之子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此云同姓蓋不用左氏之說武王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
絕封為庶人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以魏封畢萬為
大夫數世有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
翟親附絳生魏嬴嬴生獻子　獻子事晉昭公獻子與趙簡
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獻子生侈侈與趙鞅共攻
范中行氏侈孫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智伯分其
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世本曰斯　魏文侯之子子擊逢文侯
之師田子方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
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
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子擊不懌
而去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
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
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

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對曰居視其所親
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璜
之家翟璜曰今者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
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
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
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
臣進屈侯鮒李克曰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
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克對曰達視其所舉是以知魏成
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東得卜子
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
君皆臣之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　魏武侯十六年卒子罃立是
為惠王　惠王元年趙韓合兵伐魏大敗魏軍二年魏敗
韓于馬陵敗趙于懷十七年與秦戰秦取我少梁圍趙邯
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三十年魏
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
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
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將商君詐
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

徙治大梁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　襄王元年與諸侯相王追尊父惠王為王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　哀王二十三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索隱曰犀首官名即公孫衍也）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　昭王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安釐王三年段干木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不如始強其無忌寡人何亦明矣中旗馮琴而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韓子作推琴說苑作伏瑟五文名不同也國首是中旗人名或官名）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魏所都也）絳水可灌平陽（韓所都邑）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肘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齊楚相約而攻魏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年九十餘入見秦王曰大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而秦救不發使之大急彼且割

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王
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今
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
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秦非
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必不伐楚與趙矣使秦
無韓有鄭地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二十年秦圍邯鄲
信陵君無忌矯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三十四年安
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　景湣王
十五年卒子王假立王假二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
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
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
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
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 索隱曰按左傳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則韓武王之子也又詩韓侯出祖是韓先有國也蓋已滅子孫事晉又封於韓也 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
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晉景公之三年屠岸賈誅趙
朔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晉作六卿而
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景公病韓厥稱趙成季之功

成季趙衰朔之祖也令後無祀以感景公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
趙氏田邑續趙氏祀五世至康子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
知伯分其地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卒子景侯立　景侯
虔與趙魏俱列為諸侯景侯卒子列侯立　列侯十三年
卒子文侯立　文侯十年卒子哀侯立　哀侯六年韓嚴
弒哀侯子懿侯立　懿侯十二年卒子昭侯立　昭侯二
十六年卒子宣惠王立　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公
仲謂韓王曰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
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
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楚王召陳軫告之陳軫曰四境之

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
信王之救已也楚王曰善乃發信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
小已悉發之矣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
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且王已使人
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益甲
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
秦以和二十一年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　襄王
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
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　釐王三年使
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

告急於秦秦不救陳筮見穰侯曰韓急則將變而佗從穰侯發兵救韓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　桓惠王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韓氏之先實宗周武事微國小春秋無語後裔事晉韓原是處趙孤克立智伯可取既徙平陽又侯負黍景趙據侯惠文僭王秦敗脩魚魏會區鼠韓非雖使不禁狼虎

蘇子古史曰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為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之後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十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理固當然哉

田敬仲完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索隱曰按左傳佗是厲公之兄也一名五父立未踰年見殺無謚故春秋書蔡人殺陳佗傳云五父云厲公非也左傳厲公名躍佗何哉完生周太史過陳厲公使卜卦得觀之否曰是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陳衰此其昌乎蔡人誘厲公殺之完不得立為陳大夫陳宣公殺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使為工正卒謚為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索隱曰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五世至　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

氏景公寵姬生子荼景公病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卒立荼他子陽生奔魯田乞迎陽生立之是為悼公乃使人殺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

成子時鮑牧殺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田常復殺簡公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

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田襄
子相齊宣公。宣公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
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公。
莊子卒，子太公和立。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卒，子康公貸
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
食一城，以奉其先祀。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
十六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
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
於周室，紀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立。
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

三晉來伐。三年，三晉滅晉分其地。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
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
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
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
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
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
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
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
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
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

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錄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攫之深攫□□□曰以爪持□□縛反醳之愉者醳音釋與下舍同愉音偸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語五音未有知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

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髡有愚志願陳諸前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請謹事左右髡曰弓膠昔幹□□曰考工記作析幹者析昔相近詒弓之法以膠被幹納諸檠中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呼嫁切隙也騶忌子曰請謹自附於萬民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

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髡說畢趨出面其僕曰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是人必封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備辭窮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詘而去）居朞年封成侯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

聁子者（聁與盼同）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正義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後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立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韓請救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

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八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卒子湣王立　湣王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來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illegible]）（宋王偃無道諸侯皆曰桀宋也）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

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以其間舉宋此湯武之舉也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幷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器湣王出亡之衛（先是齊因燕亂伐燕大破之至是燕昭王伐齊以報怨）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illegible]）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恆人憐而常竊衣食之

而與私通焉淖齒旣以去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自言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

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

王建六年秦攻趙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不聽秦破趙於長平十六年君王后卒二十八年王入朝秦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九年秦破燕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閒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閒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

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田完避難奔于大姜始辭羈旅終然鳳皇物莫兩盛代五其昌二君比犯三晉争强和始擅命威遂稱王濟為忿疑趙秦列康莊秦假東帝莒立法章王建失國松柏蒼蒼

蘇子古史曰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失如燕齊有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極其亟雖秦之暴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親湣王取宋破燕求是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媮安自守侘倖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九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

世家

孔子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索隱曰]野合謂不合禮儀也故論語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生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曰]圩音烏言頂上中低而四旁高也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生而叔梁紇死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索隱曰]孟僖子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事見昭十七年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及正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

世家

孔子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索隱】曰野合謂不合禮儀也故論語曰先進禮樂野人也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生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曰圩音烏言頂上中低而四旁高也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生而叔梁紇死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索隱】曰釐子孟僖子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事見昭十七年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及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餬口食也）聖人之後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後敬叔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問禮老聃此年未三十所載不同）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王肅曰身為人父母之有）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時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

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復問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曰奉子以季孟之閒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季氏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

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家皆魯桓公之子孫世執魯政）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

馬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備禮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歸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曰堵百堵曰雉）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乃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以賤下人則心不足而不樂以貴下人則心有餘而樂）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

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索隱曰魯君為周行道路之行因觀女樂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正義曰膰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適衛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陽虎常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遽伯玉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告孔子孔子笑曰形狀末也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楛音户木名可以為簳

矢石砮矢長尺有咫韋昭曰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陳湣公使使問仲尼曰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以私車五乘從為人長賢有勇力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佛肹為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肹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佛肹親以中牟畔子欲往

如之何孔子曰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鐸竇双又作竇鳴犢舜華也二人趙氏賢臣也臨河而歎

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
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
得志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
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
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
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靈公問兵陳孔子曰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
孔子遂行復如陳　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孔子
在陳季桓子病輦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
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

尼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
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必召冉求於是
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
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
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
明年自蔡如葉葉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
隱者使子路問津焉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
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
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
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

誦弦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
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
孔子曰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
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進也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
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
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
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
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
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
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
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
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
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
有如顏回者乎將率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
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
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孔
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孔
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孔子弟子多仕於衛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
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
於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
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
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
康子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
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

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
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
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
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
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
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
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
甚眾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
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正又曰殷中也
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
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
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
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
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
負杖逍遙於門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
萎乎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
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
在位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
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
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
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
大射於孔子冢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
百餘年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
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
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
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慎子慎生鮒鮒為陳王涉博士
死於陳下鮒弟子襄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守長九
尺六寸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

博士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子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蘇子古史曰孔子一用於魯宜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為女樂所誤視棄孔子如脫敝屣孔子去魯而遊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楚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閒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者歟

陳涉索隱曰陳涉數月而死無後亦稱世家者以其所遣將相竟滅秦也然匹夫假託此可降稱傳也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　駰按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

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此下係過秦論

外戚索隱曰外戚亦代有封爵故也

自古受命帝王及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以姜原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變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楚元王交高祖同母弟也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illegible]傳曰趙人防與公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荊燕荊王劉賈燕王劉澤諸呂

太史公曰荊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疏然以策為王塡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

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知偉乎

齊悼惠王 高祖長庶子也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塡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蕭相國何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參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墟壯大之意）

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
羽留侯亦云

陳平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
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
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
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
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周勃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
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
復之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
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
夫

梁孝王武 文帝之子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
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
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
之也竊以為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

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五宗 索隱曰景帝十四子其子五人同母者爲宗故也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 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 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三王 武帝三子齊王閎燕王旦廣陵王胥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彊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遠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索隱曰孤竹是殷湯所封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謚也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是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伯夷讓叔齊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載文王木主東伐（木主長一尺二寸神寫其中錯後世畫像也）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兵之（兵謂殺也）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伯夷叔齊恥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馬融曰在華山之北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
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
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暴臣易殷紂暴君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
歸矣索隱曰起忽終沒兮今逢此君爭奪故安適歸也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
死于首陽山
或曰太史公又自起此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
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七十子仲尼獨薦顏淵
為好學論語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是薦也而屢空卒蚤夭天之報
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
遵何德哉索隱曰言盜跖橫行有何德而致此若乃近世操行不軌終身逸

樂或擇地而蹈之不妄動也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
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
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
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
曰賈誼鵩鳥賦太史公引而稱之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
生索隱曰貪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馮音憑恃也馮恃矜其生也一作每生每猶貪也同明相照
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生張晏曰猶言龍從雲虎
從風也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
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譬顏回因孔子而名彰也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

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
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群
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
附青雲

管仲

管仲字夷吾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
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
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
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
霸九合諸侯以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
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
常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
利也吾常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
遭時也吾常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
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
者鮑叔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
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
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

財富國彊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晏子

晏平仲嬰者（索隱曰嬰名平謚仲字）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銜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曰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為上客及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既而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

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　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與二事在左傳史記不載故特引之）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豆轉禍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左衽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蘇子古史曰管子以桓公霸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為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九合諸侯攘卻戎狄未必能若管子者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宋璟介絜特立世常以元崇偕管仲宋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老子

老子楚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劉向曰按葛洪傳云李氏母所生從其母姓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也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

莊子

莊子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作人姓名寄辭寓言以相語故曰寓言寓寄也楚威王使使厚幣迎以為相莊周笑謂使者曰郊祭

之犧牛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其書有解老喻老二篇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死不恨矣因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姚賈害之毀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胡革切用法慘急而刻礉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竄西垂
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
亡李斯

蘇子古史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
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
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
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洒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
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
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
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
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
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
之其實皆志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
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躰道愈遠而立於世
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
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妙也老子八十一章予嘗為之
辭其說如此○予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
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
莊子之粗者予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

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寓乎而文不乎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愼子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愼法罰加乎姦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此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

司馬穰苴

古史論在孫吳後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景公召以爲將軍將兵（索隱曰命之爲將以將兵將卽匠反）穰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之大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莊賈約旦日日中會於軍門賈素驕貴不甚急親

戚左右送之留飲多時乃至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
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
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召軍正問曰軍
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
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三日而後
勒兵士卒爭奮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
是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
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
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
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
暇及司馬兵法之揖遜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
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
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
賴宗戚

孫子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可試以
婦人乎於是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
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乃設鈇鉞即三令五

中之婦人大笑孫子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趣使使下令〔索隱曰趣音促謂急也上知字下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願勿斬也
孫子曰臣既已受命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人以徇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
出聲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
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後百餘歲有孫臏臏常
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疾之以法刑斷其兩足齊將田忌
善而客待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以田忌
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孫子曰夫解雜亂
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

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
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
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戰於桂
陵大破梁軍〔梁即魏也〕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
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
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
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
亡者過半矣乃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
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
涓死于此樹之下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

讀其書未竟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自剄曰遂
成竪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
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甞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
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
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
魯人或惡吳起起殺其謗己者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
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起[illegible]）
（淮求仕貪者非實今貪也貪冢名耳）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
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
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
不旋踵而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文
侯以吳起爲西河守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
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
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
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
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正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坂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脩政不仁
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

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

封有邑上也

魏相田文吳起謂田文曰將三軍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親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殺吳起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刖孫臏腳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礉事楚死

後留權

蘇子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常為湣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乎事既不信故刪去穰苴而獨為孫武吳起立傳

伍子胥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無忌左傳作無極）無忌讒太子建欲為亂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到則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奔吳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舡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

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五年楚平王卒子軫立是為昭王吳公子光襲剌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白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吳亦以嚭為大夫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囊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九年吳王闔廬大興師與唐蔡伐楚五戰遂至郢郢楚都楚昭王出奔吳王入郢始伍員

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莫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曰子胥言恐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暇論道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秦乃救楚擊吳敗吳兵於稷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普寒反又音婆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楚地音若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

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闔廬病創死創初良反太子夫差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椒越王句踐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後五年吳王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圖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願王釋齊而先越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牧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怨望鞅鞅願早圖之吳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子胥仰天嘆曰嗟夫讒臣嚭為亂矣王聽讒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榼形盛音成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

已比周也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也哉白公事在楚世家又葉公諸梁傳

索隱述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慝員獨忍詬志復冤毒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恥抉眼棄德

蘇子古史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仲尼子弟

顏回者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死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十五歲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仲由字子路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因門人請為弟子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夫人立太子之子輒是為出公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與孔悝作亂謀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為莊公方作亂子路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

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
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子貢南
見吳王說曰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名存亡魯實困彊
齊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有報我心子
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吳
王乃使子貢之越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而
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今王誠發士卒佐
之以徼（古堯反）其志[illegible]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
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
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

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子貢報吳王曰
越王大恐[illegible]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
王曰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請悉起境內士卒三
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
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
說子貢曰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
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吳
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子貢曰脩兵休卒
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
陵大破齊師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晉人擊

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吳王歸與越戰不勝越
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少孔子四十四歲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
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
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夫子曰
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
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
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默然無以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弟子起曰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
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
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
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道在郰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
依仁游藝合志同方將師官尹俎豆琳琅惜哉不霸空
臣素王
蘇子古史曰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
及諸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

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
於論語故不錄之凡七十九人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此九人係古史增入

柳下惠

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禽仕魯為士師三黜不去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來伐魯公使展喜犒師齊侯乃還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臧文仲祀之展禽曰不在祀典海鳥至其海之有災乎廣川之鳥獸嘗知避其災害也是歲海多大風冬溫臧文仲曰信吾過也使書以為三策孔子以臧文仲為竊位也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曹子臧

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
於論語故不錄之凡七十九人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此九人係古史增入

柳下惠

魯公族展氏也名喜字禽仕魯為士師三黜不去魯僖公
二十六年齊孝公來伐魯公使展喜犒師齊侯乃還海鳥
爰居止於魯東門臧文仲祀之展禽曰不在祀典海鳥至
其海之有災乎廣川之鳥獸嘗知避其災害也是歲海多
大風冬溫臧文仲曰信吾過也使書以為三策孔子以臧
文仲為竊位也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曹子臧

曹莊公之庶子也名欣時曹宣公會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欣時逆公之喪負芻殺曹世子而自立諸侯討之執負芻歸京師以子臧見王且請立之子臧辭遂奔宋明年曹人告諸侯請歸負芻而反欣時負芻歸子臧盡置其邑與卿不出

季札

吳子壽夢之幼子也兄弟四人季札賢父欲立之不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既除喪欲立季札季札辭曰願附子臧之義以無失節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遺命立弟餘祭欲以次傳季札餘祭卒弟夷眛立使季札聘上國至魯請觀周樂初季子使過徐徐君愛其寶劒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也及還徐君已死遂解劒懸之塚曰始吾心許之豈以死而背吾心哉夷眛卒吳人將立季札札逃去乃立夷眛之子僚後諸樊之子光弑僚而自立是為闔廬季札特出聘歸曰苟先君無廢祀人民無廢主乃吾君也季札又事闔廬夫差年九十餘卒

晉范文子

父士會所謂范武子也文子士名燮晉景公之季年欒武子為政以文子及知莊子韓獻子為謀主師不妄出出必有功武子所以能保國者三人之力也及厲公即位公多內寵三

郤驕侈六年鄭叛晉伐鄭將與楚戰文子畏其成功曰若
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又相遇於鄢陵文子不欲戰
戰勝而歸文子立於馬前曰君以及此君其戒之歸而使
祝宗祈死遂自殺按左傳止云六月卒不云自殺其後厲公驕侈遇弒如
文子之言

晉叔向

晉之公族也名肸姓羊舌氏祖羊舌大夫事晉獻公從申
生伐皐落氏父職佐祁奚為中尉至肸三世皆賢人叔向
事悼公平公昭公習於禮而有名於義以直聞於諸侯雖不
專晉國之政而晉之執政趙文子韓宣子皆訪之而後行
晉國賴焉

鄭子產

名僑鄭穆公之孫所為無不由當推作兵賦渾罕譏之而
鄭卒先衛亡鑄刑書叔向譏之而子產之後鄭弱日甚簡
公二十五年晉趙武死公如晉弔趙氏辭焉以人君而弔
隣國之大夫此非知禮者之所為也

越范蠡大夫種

越之二大夫也越王句踐與吳戰敗績于會稽使大夫種
行成於吳吳王許之王將使蠡守國蠡曰四封之內百
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種不如蠡乃使種

守國蠡為管於吳三年吳人歸之後王召蠡問曰吳王淫
樂忘政百姓信讒言屠戮忠臣解體其可乎曰人事至矣天
應未也後王又召蠡問曰吳蟹稻不遺種（蟹不熟民亦饑無糧食）其
可乎蠡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曰吾與子言人事子
應我以天今天應至子應我以人蠡曰人事必與天地相
參然後可以成功後越王伐吳滅之蠡遂扁舟浮于五湖
以書招大夫種種不能用為越王所殺（事見越世家）

葉公諸梁

字子高楚莊王之玄孫也父沈尹戌初楚平王太子建奔
鄭將與晉襲鄭鄭人殺之建子勝奔吳楚令尹子西欲召
之葉公言不可子西不從召之使處白為白公（請伐鄭以
報父之讎子西許之師未起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作亂
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
矣葉公曰吾聞以險僥倖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管
脩而後入（入許亂也）遇箴尹固將與白公葉公曰棄德從賊其
可保乎乃從葉公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葉公兼行令尹
司馬事寧使子西之子為令尹子期之子為司馬

蘇子古史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義不事武
王而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於魯而不去行若氷炭之
異而聖人皆取之者其心一也心苟不然則伯夷必陷

於猶柳下惠必謂於鄉原而孔子實取焉孔子之論此
三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仁人未常以聖人許之至孟
子始謂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古之聖人與孔子異湯之
稱伊尹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孔子序書者不以為過
謂之聖人或庶幾焉如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春
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為貴雖齊桓晉文皆以爭
國而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取
之義棄而不顧而況於爭乎于高二子之義欲致其行
事而子臧反國而致邑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
觀其掛劒於墓不以死背其心季子嬴博不以恩累其

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
欒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
雖免死卒蒙弒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文子
以死易亂而欒武子恥失諸侯不知兵之加其頸也其
愚知蓋已遠矣○欒王鮒言於君無不從欲為叔向請
以其同也棄而不應祁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
知其必為已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多故矣同
盟有衷甲之變交聘有司宮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
受其弊而國被其患可勝言哉然平丘之會齊人不服
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烏乎

殆致役不幸而成於衰晉盡不得已而然歟○子産爲
鄭不以禮法假人凛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太叔曰
惟有德者能以寛服人其次莫如猛由此言之子産豈
徒寛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産曰惠人又以爲古之遺
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産以爲惠而不知爲政
甚者又曰子産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
非子産之實盖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
君子産則以禮法行惠愛者也○范蠡知句踐可與共患
難則爲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
浮於江湖知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孔子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
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春秋之末諸侯之士知者
多矣而未見其仁也○葉公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
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
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爲令尹以行楚
國之政楚豈有間言者哉然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
以其子爲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
存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然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
之效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傳曰棄

公好龍室屋雕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
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謂龍也

古史增此數子廿所取誠當然衛之石碏公子鱄宋
之公子目夷晉之先軫趙衰趙盾趙武祁奚魯之季
文子子家羈楚之令尹子文申叔時秦之孟明視其
節槩才德不愧數子若此數子在所錄而彼數子亦
不可遺也

列子

列子者鄭人也名御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
為宗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列子書舊二十
西漢劉向去重復存者八篇列子蓋先莊子莊子著書
多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

蘇子古史曰劉子論列子書穆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
子之言今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
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與
固後世仙佛之常言論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
孟子稱楊氏為我其常言至於無君楊朱之說不見於世
而列子特取之蓋其說以為我者必有聞於大道而失
於偏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詳以為朱之言皆不可棄
而并錄之過矣

右列子與莊周一篇太史公不録非也古史録之去取之義甚當

商君

衛之庶公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索隱曰座作痤）為中庶子（官名）座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曰公孫鞅有奇才願舉國聽之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公叔死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鞅乃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

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鞅曰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索隱曰五家為保十家為連）而相牧司連坐（索隱曰牧司謂相糾發也）不告姦

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為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收孥謂沒其妻子入官）。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各隨其家官爵不得僭侈）。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索隱曰音統，量器名）權衡

夫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
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
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
子卬將軍既相距衛鞅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
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
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
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
曰弘農商縣也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
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
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

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夫五羖大
夫荊之鄙人也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
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
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
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
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
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相
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
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
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

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所及反者徐廣曰一作秦錯虛之勤不于將之鎗依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以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管仲奪伯氏邑三百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高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王者之佐哉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逆旅不賓

蘇子古史曰解牛之技恥於屠狗樂令之盜恥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皆以彊國之重說孝公蓋鞅之志本於彊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鞅欺公子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為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者與斬告姦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賦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為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類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為寄猳者殺之無罪妻為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

蘇秦

蘇秦者周雒陽人師習鬼谷先生徐廣曰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焉按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索隱曰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秦慙自傷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出揣摩戰國策鬼谷子有揣摩篇索隱曰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篇名非一篇也曰此

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游燕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粟矣且夫秦之攻燕也數千里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趙之攻燕不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願大王與趙從親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三千餘里帶

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索隱曰衡音橫案東西為橫南北為從秦地東西橫長故張儀為秦連橫[illegible]乎[illegible]久恐脅之也）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而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六國從親以賓秦（賓音擯擯棄之也）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趙王曰今上客有意存天下

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以約諸侯是時秦惠王使犀首攻魏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於元反）穰（如羊反）洧（于軌切）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羞社稷而為天下笑願大王孰計之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

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呼行反）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怵音黜怵驚恐也）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不顧其禍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氂（古氂字）

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彊秦之患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臨菑甚富而實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

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今秦之攻齊徑乎亢父之險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后也則秦之不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齊王曰寡人不敏未常得聞餘教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

不取也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以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蛇蒲服）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秦字季子）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謂有田則安能舉揣摩之術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燕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佯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

不死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二弟代厲見兄遂亦學其術代見燕王欲襲故事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前言蘇代此言蘇厲蓋代從其後而與厲同往也）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人扶服賢哉代厲繼榮黨族

蘇子古史曰秦彊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而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

秦帝而諸侯從親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爲命蘇蘇
秦本說秦爲横不合而激於趙其心於其所難爲之
期年而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而
趙背盟從約皆解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
然矣而太史公以爲約書入秦秦人爲之閉函谷者十
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張儀

張儀魏人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爲不及
儀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
意張儀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音釋之其妻曰嘻音僖
之聲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
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
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
者乃使人微激張儀儀之趙謁見蘇秦蘇秦見之堂下賜
僕妾之食數讓之儀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
入秦蘇秦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恐其樂小利而
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
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奉以車馬金錢張儀遂
得以見秦惠王爲客卿舍人乃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
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

蘇秦之計謀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
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
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張儀既相秦苴蜀相
攻擊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音與巴相近今之巴郡也索隱曰巴郡因巴苴得名故其字以苴為巴也
司馬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惠王卒起兵伐蜀取之儀
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
少梁謝秦儀相秦四歲後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
諸侯效之魏王不聽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
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
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

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
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梁之地勢固戰場
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
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
明矣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
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
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行相楚說楚曰大王誠能
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
為大王箕帚之妾楚王大說而許之乃以相印授張儀遂
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張儀乃謂楚使者

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秦齊共攻楚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遂使楚楚懷王將殺之鄭袖日夜言懷王懷王赦張儀厚禮之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

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大王誠能聽臣言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兄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今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矣

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
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東說齊湣王曰從人曰齊
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
勇雖有百秦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
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
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繩音）池割河間以事秦大
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
臨菑即墨非大王有也齊王乃許張儀儀西說趙王曰今
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
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

求欲無危豈可得乎哉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按本
傳前說齊特已言趙入朝澠池蓋澠池已屬秦）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按兵無攻願
大王之定計趙王許張儀儀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
所親莫如趙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
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
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有也燕王
請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
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不說張儀及即位群臣多讒儀諸
侯聞皆畔衡復合從儀懼誅乃之梁張儀相魏一歲卒於
魏（魏即梁也）

陳軫者辯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犀首者【索隱】曰犀首官名也見魏世家魏之陰晉人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將秦魏之交可錯衍果相魏張儀去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常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頻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誑惑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何三晉繼有斯德

【蘇子古史】曰戰國之為從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汙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見者以為神也王說資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號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常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

求用者其術至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 O 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v.7

列傳

樗里子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滑稽多智〔索隱曰滑音骨稽音雞滑亂也稽同也謂亂同異也〕秦人號曰智囊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古勇力人也〕智則樗里

甘茂　孫羅

甘茂者下蔡人也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使將而
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蜀侯反秦使甘茂定
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後卒於魏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
呂不韋秦始皇帝使蔡澤於燕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
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張唐謂文信侯曰臣
嘗伐趙趙怨臣臣不可以行文信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大
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
可乎試用也於是甘羅見張卿卿即張唐也說而行之先報趙王
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
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一作成疑此當云見
重彊譯謀難一作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
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
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
起張唐

蘇子古史曰蘇秦為諸侯擯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
說尤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以黨於魏向
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彊以挫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

聞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穰侯

穰侯魏冄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姓羋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宣太后先武王死二弟長曰穰侯姓魏氏名冄同父弟曰羋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涇音經而魏冄最賢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冄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冄為將軍衛咸陽

曰按年表曰季君為亂本紀曰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援
無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

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冄為政昭王十四年魏冄舉白起將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冄謝病免明年復相封魏冄於穰後益封陶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冄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穰侯乃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

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
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昭王三十六年相
國穰侯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
張祿先生譏穰侯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說秦昭王昭王
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昭王悟乃免
相國令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
陶而因葬焉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
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
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轉昭王
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
憤而亡（一夫謂范雎）

蘇子古史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
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
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叛逆昭王以偪逐再至
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彼公子虔方欲報
怨而不暇為國慮矣而范雎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
可畏也哉

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白起為將擊韓之
新城明年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
將公孫喜拔五城明年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
十城後攻楚拔鄢鄧五城又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
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四
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
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新鄭韓之國都也索隱曰鄭道絕謂上黨歸韓之道絕）不如以上
黨歸趙使人報趙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四十七年
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使
廉頗將秦相應侯又使人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

馬服子（趙奢子）括將耳趙王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乃陰
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趙括至則出
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
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
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
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恐為亂
乃挾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韓趙恐
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
三公君能為之下乎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和且
休士卒王聽之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

兵使王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陵攻邯鄲少利秦王欲使
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
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
者過半國內空虛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
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
陵將不能拔楚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
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
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
密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
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
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死非其罪秦人憐之

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之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弮猶可畏也況於其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

王翦

王翦者頻陽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
閼與破之拔九城後攻趙趙王降盡定趙地攻燕燕王喜
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
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
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

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荊人大破李信軍始皇自馳謝王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人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荊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王翦曰士卒可用矣大破荊將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陳勝反翦孫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攻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

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
本偷合取容以至㚒身（徐廣曰㚒音歿）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
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遞為秦將拔齊破荆趙任馬服長平遂阬楚陷李信灞上卒行賁離繼出三代無名

【蘇子古史】曰王翦與始皇議滅荆以為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之語趙奢曰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餽且不可給也奢曰夫吳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過彊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數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距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皆且數十萬食則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國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間為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孟子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軻苦何切又苦賀切王劭云衍人字今言門人者蓋受業子思之弟子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
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
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
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
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封為
成侯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作怪迂之變終始大
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

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
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
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
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
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索隱曰字林撇疋結切又敷蔑
切訓詁云拂也側行不敢正席而坐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其
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
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
公問陳而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
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

乎騶衍與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
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淳于髡齊人也客有見髡於梁
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讓客曰謂
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客
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
人未及視後有貢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
然私心在彼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騶奭者
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齊王為開第康莊之
衢高門大屋尊寵之

荀卿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况卿時人相尊號為卿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
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
善言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
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
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
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推儒墨道德之行事
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
廢卷而嘆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
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

何以異哉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游齊魏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鄒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蘇子古史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强暴游說諸侯詩書之言異哉信而諸侯皆曰其鄙詐者以爲然孟子之言非苟爲大也不深原其意詳其實至今有不以爲迂者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後世有言有夷惡疑是火能熟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熟者荀卿謂惡　能焚者荀之失遂矣

孟嘗君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父曰靖郭君田嬰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諸書皆曰田之別子也盼子嬰子注曰田嬰也如此非宣王弟明也又有湣王即位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生長養也及長其母因弟以見於田嬰田嬰怒文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久之文承間問其父

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文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

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蘇代曰秦虎狼之國君欲往不得還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王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貢之昭王更無他裘客下坐有能為狗盜者夜為狗以入秦

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
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索隱曰封傳謂符信也變名姓
以出關夜半出函谷關秦昭王後悔使人逐之孟嘗君至
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有能為
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始孟嘗君
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
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孟嘗君至為齊相任政
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齊與韓魏共擊秦軍於函谷而
借兵食於西周蘇代言於孟嘗君孟嘗君乃止孟嘗君相齊其舍
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

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
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
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剄宮門以明
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
因謝病歸老於薛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
君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
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
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
孟嘗君鄭玄曰嘗或作常在薛之南食邑於薛號薛公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
孟嘗君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見之孟嘗君

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
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若怪反艸之類可為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緱
音侯亦作候謂把劍之處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
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
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
孟嘗君不悅居期年孟嘗君時相齊食客三千人邑入不
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
不給孟嘗君乃進馮驩請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
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
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

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
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
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
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
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
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
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
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
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
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

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

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雌雄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

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
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
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
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
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
秦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
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
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
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
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
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
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
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
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
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
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索隱曰趣音娶趣向也又音趨〕明旦側
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
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
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
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常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彊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驩如何承睫薛縣徒存

蘇子古史曰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因之要之以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與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霸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由此觀秦惟不過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四

列傳

平原君　虞卿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趙惠文王弟賓客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徐廣曰躄音槃散音闌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徐廣曰癃音隆病也索隱曰罷音皮言躄者而背脊高也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四

列傳

平原君　虞卿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趙惠文王弟賓客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索隱曰躄音璧槃散音跚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徐廣曰癃音隆病也索隱曰罷音皮言腰曲而背隆高也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

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君歲餘賓客去者
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
以君為愛色而賤士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
造門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
陵楚有春申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
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
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
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下有
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
行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夫賢士之處

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
年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先生不能先生留（畱 畱在）
（趙不以之楚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
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
人相與目笑之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
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
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
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
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
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

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
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
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
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
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
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
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
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從毛遂曰從定乎楚
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
不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馬諸侯用狗大夫以下用鷄今總盟之用血故曰鷄狗馬之血〕毛遂奉銅
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歃所甲切〕次者吾君次
者遂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
於堂下公等録録〔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歸曰勝
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矣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
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
曰九鼎大呂皆寶器〕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
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
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
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
君曰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

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得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寡人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切和曰媾虞卿曰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平陽君主和議也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虞卿曰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約事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今又以其力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趙郝曰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虞卿曰不能必秦之不復攻雖割六城何益今郝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弗與是棄前功與之則無地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

之緩對曰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
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相室家宰也）焉有子死而弗
哭者乎（焉音煙）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
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
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婦今臣新從
秦來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虞卿聞之入見王曰勿
予樓緩見王曰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
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虞卿
見王曰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
而王以六城賂齊齊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趙之

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
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韓魏聞之必盡
重王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
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
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
卒去趙困於梁（事見范雎傳）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凡八篇
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
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
萬衆邯鄲幾亡（趙問曰長平之禍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然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

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
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
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
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蹻受賞料事乃困魏齊著
書見意

蘇子古史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於
爲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
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爲趙用也
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敢
之長平之禍成於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
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彊秦難矣哉然游說之士皆歷詆
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
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
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
虞卿爲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爲魏齊棄相印走
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
失不言之耳

魏公子　孟常平原春申皆以邑封爲此獨曰魏公子者蓋尊之以國系也

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封信陵君是時范雎

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之謂烽常抵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須復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音嬴縮之嬴）

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乘車尊者居左卑者居右御者在中虛左以左讓侯生也）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上補計切下五計切傾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

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徐廣曰左之郤盖嬴乃夷門
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不宜有所過故過之然
欲就公子之名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
下士也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
能知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謝安釐王二十年秦破趙
長平軍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平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
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
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
留軍壁鄴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
魏公子曰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

患之數請魏王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計不獨生而令趙
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
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侯生曰公子勉之公子行數
里心不快曰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送我我豈有所
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
子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嬴聞晉鄙之兵
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
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進如姬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
辭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必許諾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
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

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
受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
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
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公子曰晉鄙嚄唶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索隱曰多詞句也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
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
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
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晉
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
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
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
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
於界平原君負韊矢呂祝曰韊盛弩矢矢音蘭為公子先引公子與侯
生次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殺晉
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
獨與客留趙孝成王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
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
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
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
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

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
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辠過
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
子退讓也不忍不敢也恐公子以大義相責故不敢言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
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
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
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
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公子妄從博徒賣漿
者游妄人耳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平原君之遊徒豪舉耳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

見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平原君乃
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
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賓客皆背魏之趙莫
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
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
夷先生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
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
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
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

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乃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遂却晉鄙終辭趙成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蘇子古史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

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發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春申君

春申君者楚人名歇姓黃氏事楚頃襄王使於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拔鄢郢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歇恐壹舉兵而滅楚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鬭兩虎相與鬭而駑犬受其弊（索隱曰兩虎鬭而受弊於駑犬受猶承也謂坐收其弊而取之也）不如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

而魏亦關內侯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歇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應侯曰不如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太子立是為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

地十二縣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圍邯鄲邯鄲急告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夸楚為玳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

疎春申君既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聞楚王不宜子恐不生而久後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閒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妾自知有身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二十五年楚

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毋望謂不望而自至者也索隱曰易有無妄卦其義殊也春申君曰何謂曰楚王卒而君相少主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此毋望之福也李園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何至此朱英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刺春申君斬其頭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所生子者立為楚幽王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辯智權略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土烈士寡儔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蘇子古史曰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益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不

章欲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爲哉不
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懲於中乎

范雎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百官表有中大夫蓋古官也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既歸以告魏相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索隱曰摺力荅切謂拉折其脅又摺拉其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索隱曰簀謂葦荻之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范雎得出伏匿更名姓曰張

祿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載范雎入秦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剛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

聞其言遂延迎謝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邪睢曰
非敢然也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
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此所以王
三問而不敢對者也秦王跽曰（跽其紀反兩膝跪也）事無大小
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范睢未敢
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
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
於秦王不如遠交而近攻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
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
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

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乃拜范睢為客卿謀兵事
范睢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聞齊
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
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
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
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
未之有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
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乃拜范睢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
封范睢以應號為應侯范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
知以為范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

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范雎曰汝罪有三所以得無罪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柰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

所常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秦昭王聞魏
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
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平原君畏秦
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范君
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
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
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
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
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
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
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
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魏齊窮困
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
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
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
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
原君歸應侯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
降趙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昭王臨朝
歎息應侯請罪昭王曰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
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蟲也巨肩謂項低而肩竪也蝎音歇魋顏謂顏貌魋回蹙齃謂鼻蹙近眉也膝攣謂膝攣曲也魋音頹齃音遏）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式鋭反）復謬曰何為不可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商君吳起大夫種其

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脩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竊為君危之應侯曰善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illegible]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illegible]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託載而西說行計立貴平寵稽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睢招携勢利傾奪一

言成蹊

蘇子古史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擁昭勳而逐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雎勇絕之獨不愧穎考叔茅焦乎及雎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皆為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Centimetres

NATIONAL 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8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五

列傳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武靈王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怨齊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是時齊湣王彊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連楚魏令趙啗秦（徐廣曰啗連說之意　索隱曰啗與啖同）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與燕伐齊樂毅為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走保於莒樂毅遂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封樂毅為昌國君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於是惠王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曰望諸君尊寵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先王棄群臣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

下使人數之以罪臣竊觀先王過舉以齊為事以天之道先王之靈受命擊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終始者與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報國忠讜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為墟燕王將受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軾閭閒乘繼將芳規不渝

蘇子右史曰齊湣王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廉頗藺相如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索隱曰陽晉衛地今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非齊境也）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之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臣嘗有罪欲亡走燕相如止臣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

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
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臣從其計大王亦
幸赦臣其人勇士有智謀且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
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
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
秦曲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
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大
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
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
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
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今臣至大王見臣
列觀禮節甚倨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
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
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
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城實不可得乃謂秦
王曰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
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
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使其從者衣褐懷其
璧從徑道亡歸秦王齋五日後乃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
至謂秦王曰秦彊而趙弱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

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
請就湯鑊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
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秦亦不以
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
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
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
境與王訣曰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
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
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
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
聲請奏盆缻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
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
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
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
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
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
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
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
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
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出望

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後事在趙奢傳）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圍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趙奢奢對曰其道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令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奢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報秦將奢既已遣秦間

乃卷甲而趍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
軍壘成秦人悉甲而至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
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歷復請先據北山者
即發萬人趍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大破秦
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趙惠文王賜奢號馬服君
以許歷為國尉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孝成王立秦與趙
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
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秦閒
言曰秦所惡獨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趙王因以括
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
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
事以天下莫能當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
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
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其父為將
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今括為將王所賜金帛歸
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
父子異心願王勿遣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
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
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

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
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
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擊趙趙使廉頗將擊
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客盡
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
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
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
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
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廉頗居梁趙王思復得廉
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
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
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
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徐廣曰
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
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
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以為
莫大非也古者出征以幕帟為府署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
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

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趙
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
復請李牧牧辭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
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
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
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彀音構謂能引滿者
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單
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
匈奴十餘萬騎滅襜都甘反襤路談反如淳曰胡名也破東胡降林胡
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悼襄王七年李牧為大
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
安君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
秦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顏聚代李牧
李牧不受命趙使人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殺趙葱
虜趙王遷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
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
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信音伸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
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飇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遞為雌雄

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荊知俱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蘇子古史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强秦以禮為國不校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賢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為力艱矣卒以其用舍為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樂毅伐破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徐廣曰音付索隱曰斷其軸恐裹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淖齒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戰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樂毅畏誅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下食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曰當有

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行又聞令燕人劓所得齊卒又掘城外冢墓卽墨人從城上見皆涕泣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遂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田單將攻翟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不能下單攻翟三月不克乃問仲連對曰將軍之在卽墨也坐則織蕢立則杖插為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澠池之奉西有菑上之娛黃金橫帶以騁於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曰單有心先生知之矣明日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翟人乃下此事本傳不載載在右史本附之於傳末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

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善之者出奇無窮奇
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徐廣曰音敵）人開戶後
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其田單之謂邪初淖
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為
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
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
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畫音獲）王蠋賢令軍
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
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
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
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
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
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
聚如莒求齊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間先行
群鳥或衆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
封安平

蘇子古史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彊齊之衆棲田單於
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祚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

單雖智要之歲月亦殘食盡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積歲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魯仲連鄒陽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索隱曰俶儻謂卓異也）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秦破趙長平之軍遂東圍邯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欲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魯仲連適游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佐助者）於是連見新垣衍曰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商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吾將使梁及燕助之矣新垣衍曰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

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遂引而
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
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
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
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其
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
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得
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有隙恐誅欲降齊
所殺虜於齊甚衆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
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
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
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
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
吾是以附之列傳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
齊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獄吏慷慨獻說時
王所器

蘇子古史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炎合而寵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陵髡衍而從衡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矣

鄒陽事見前書

賈生事見漢書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屈原賈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閒史記音陰又一音閑）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索隱曰屬音燭藁草謂創制憲令之本也）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

蘇子右史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陵髡衍而從衡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矣

鄒陽事見前書

賈生事見漢書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屈原賈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史記音閑又一音閑）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槀未定（索隱曰屬音燭藁草謂創制憲令之本也）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

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騷素刀切序云離別也騷愁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乃令張儀厚幣委質事楚曰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與六里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陽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時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死於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令

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南】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王逸曰已誠潔也】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塵】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

温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皆離騷篇名也】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索隱述贊曰屈原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

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
悲吊湘
蘇子古史曰漢賈誼為賦以吊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
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弃其君
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子歷聘諸侯以求行道
勢必不從矣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
於楚優游以卒歲庶乎其志也哉

吕不韋

吕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曰戰國策記其事迹多與此傳不同）往來販賤
賣貴（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家累千金秦昭王太子安國
君愛姬立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
子楚為秦質子於趙子楚秦諸庶孼孫車乘進用不饒吕
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乃往見
子楚說曰安國君愛華陽夫人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
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
不韋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
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吕
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
買奇物玩好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以其物獻華陽夫
人因言子楚賢華陽夫人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

妾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呂不韋
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
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
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
昭王五十年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
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秦昭王薨太子安國君
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
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
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

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
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
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
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
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
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
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
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
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上盧報反下烏改反〕以為舍人太
后聞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拔

其騎稍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
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
事皆決於嫪毐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
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
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
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王欲誅相國為
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免相
國齊人茅焦說秦王〻迎太后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
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
文信侯書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

而死始皇十九年太后薨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
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
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畤
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
乎（論語聞者色取仁而行違）
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
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謗懸金作語籌策既成富
貴斯取
蘇子古史曰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道而守之

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皆非義
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
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亦
先亡矣及至二世之殺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
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刺客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曰沫亡葛反左氏作劌然則沫宜音昧劌昧聲相近字異）事魯莊公
為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齊桓公與魯
會于柯而盟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彊
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曹
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桓公怒欲倍其約管
仲曰不可乃割侵地盡復于魯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左傳作鱄設諸）伍子胥之亡楚之吳知
專諸之能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吳王僚將兵圍楚之潛楚
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
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專諸曰王僚可殺也光伏甲
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
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索隱曰詳音陽）入窟
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前專諸擘

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公子光立為王是為闔閭。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此傳所說皆戰國策之文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豫讓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卒釋去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音賴吞炭為啞索隱曰戰國策云豫讓乞食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以類似吾夫遂吞炭以變其聲之行見其友友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

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劒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劒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濮陽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曰俠古挾切累力追切）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嚴仲子至門請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因言曰臣有仇竊聞足下義甚高聶政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久之聶政母死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聶政獨行杖劒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政姊榮（一作嫈）聞之乃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絶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

妾其柰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
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荊軻者衛人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荊卿
荊卿好讀書擊劍至燕愛燕之狗
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
於燕市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
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丹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
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
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
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柰何以
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
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願太子疾
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
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樊將軍
窮困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鞠
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燕有田光
先生可與謀鞠武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
田光乃造太子田光曰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
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太子送至門戒曰願
先生勿泄也田光見荊卿曰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

也願足下過太子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勿泄是太子疑光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太子避席頓首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荊卿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荊軻未有行意太子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

易求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駰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荊軻乃私見樊於期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曰為之柰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椹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猶今人言不可忍也皆憤怒）

之解乃今得聞教遂自剄乃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荊軻怒叱太子曰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

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荊軻就車而去至秦厚遺秦王寵臣為先言於秦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番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

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秦王方環柱走卒左右乃曰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大怒益發兵詣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東保於遼東燕王喜斬太子丹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秦併天下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

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
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
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
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
彰弟哭市報主塗廁刎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
夫增氣

蘇子古史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誣秦
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蔡公孫翩春秋皆以盜書而不
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
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
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仇之義如荊軻刺秦始皇雖始
皇以彊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
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攷之實非也莊公
之與齊沫間所以戰以小信小惠為不足恃唯忠為可
以一戰沫蓋知善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六

東客伯　十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23896115 v.9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七

列傳

李斯

李斯楚上蔡人也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與建功者西入秦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任以為郎因說秦王曰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之彊大王之賢足以滅諸侯成帝業此萬世之一時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遣謀士齎金玉以游說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於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者也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索隱曰蹇叔百里奚所薦今云於宋未知所出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

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

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
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
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
久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
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
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
今陛下幷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一其尊立帝故曰一尊）如此
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
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
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
議始皇離宮別館周徧天下巡狩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
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
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
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
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擢至此可謂富貴極矣物極
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言解駕得休息也言吉凶未知安泊在何處也）始
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
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
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從其年始皇至沙
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

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
趙高及幸宦五六人知餘羣臣皆莫知李斯以為上在外
崩無眞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趙高謂公子胡
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胡亥曰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
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
高及丞相耳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
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illegible]彊因人之功是不能
也三者逆德而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顧
小而忘大後必有害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
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與丞相謀斯曰
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高入秦宮管事
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皇
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
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
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
可以為嗣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高曰安
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忠臣不避死
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
勿復言高曰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
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君何見之晚斯曰

晉易太子晉桓兄弟爭位紂殺親戚三者逆天而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則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乃相詐為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劒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賜死扶蘇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胡亥至咸陽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為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為變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高之言殺大臣蒙恬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叛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俊傑相立自置為侯王叛

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
問李斯曰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
斯子由為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
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
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
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也督
責之則臣下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
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
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
主也可不察焉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
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
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物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
私怨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
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
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
大臣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
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
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
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
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

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使人告丞相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少我謂以我爲幼固我謂以我爲固陋也趙高因曰丞相亦望裂地而王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因上言趙高之短二世曰趙高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二世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按治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嘆二世乃使高按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書上趙高使吏弃去不奏二世使人驗斯斯詐服奏當上

二世喜曰微趙高幾為丞相所賣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恐懼高即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意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云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曰弟子誤當為孫子嬰即位患高因召入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子嬰與妻子自繫其頸以組降軹道旁項王至而殺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

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蘇子古史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書詩頌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當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奸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古史注曰此傳歎趙高殺二世子嬰殺趙高與秦本紀少異而索隱之以廣異聞云

TAIWAN R.O.C.

蒙恬

蒙恬其先齊人恬大父蒙驁索隱音遨鄒氏五到切自齊事秦昭王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曰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

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世卑賤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崩趙高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胡亥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

囚蒙恬於陽周子嬰進諫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死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今臣將兵三十餘萬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脈脉也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

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脩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愆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蘇子古史]曰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亦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脈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訴無罪死而不服夫始合從容容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琅邪使毅還禱山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尚存則趙高李斯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七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八

列傳

張耳陳餘

魏豹彭越

事賛並同漢書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八

列傳

張耳陳餘

事賛並同漢書

魏豹彭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黥布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妒與妬同媢音冒亦妬也一說男妒曰媢）生患竟以滅國

淮陰侯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王信盧綰　陳豨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之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哉

田儋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横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横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樊噲 酈商 滕嬰 灌嬰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他廣樊噲孫

張丞相蒼

事贊並同漢書

酈生食其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辨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傅寬　靳歙　周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統一作此）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劉敬叔孫通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季布欒布

事賛並同漢書

袁盎晁錯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好聲矜賢竟以名敗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怨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張釋之馮唐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

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頌可著
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下）張季為公近之矣

萬石君奮　張叔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
君建陵張叔之謂耶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
微巧而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
行君子矣

田叔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
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為
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家貧
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仁竊言曰不知
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其後有
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
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
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
事有智略者趙禹曰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
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

木偶人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
仁及安曰獨此兩人可用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
貧意不平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問能略仁對曰提
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安對曰夫
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
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
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仁為丞相長
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
刺舉三河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子
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
之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
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
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
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責丞相何為縱太
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司直下吏誅死
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
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安
為佯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
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武帝曰是老吏
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下安吏誅死。夫月盈則虧物

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生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扁鵲倉公【索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此後人誤也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鄚鄚縣名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索隱】曰人舍長守客館之長舍客長桑君過舍案舍中之客姓長桑名君過也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之以上池之水【索隱】曰上池之水謂水未至地蓋露及竹木上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邊也能睹見彼方之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曰血脈治昔【秦】穆公常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語】[illegible]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未半日扁鵲

入診太子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一句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傅玄曰虢自晉獻公時滅已百二十餘年久矣是時焉得有虢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

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傅玄曰是時齊無桓侯駰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治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太倉公者齊

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喜醫方術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傳竹戀反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上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索隱曰案年表孝文十三年除肉刑〕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耶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上池秘術長桑所傳始候趙簡知夢鈞天言占虢嗣尸蹷起焉倉公贖罪陽慶推賢效驗多狀式

具子篇

蘇子古史曰子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

為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
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
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辯
此耳

吳王濞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濞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者封郃陽侯省所李奕者謂省降王降為侯也能薄賦斂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
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晁錯為國
遠慮禍及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
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耶毋為權
首及受其咎豈盎錯邪

魏其侯竇嬰　武安侯田蚡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
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
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
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
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韓長孺安國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
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

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外脩斯鞠躬君子也

李將軍廣

事贊並同漢書

匈奴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權而務諂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索隱曰自偏其偏之指不參詳審參利害也彼己將率索隱曰彼已[illegible]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

衛[illegible]驃騎

事贊並同漢書

平津侯主父偃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南越尉佗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

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東越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朝鮮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西南夷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揃音翦）剽分二方卒為七郡（徐廣曰犍為牂牁越嶲益州武都沈黎汶山地也）

司馬相如

事贊並同漢書

淮南衡山

事賛並同漢書

循吏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脩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孫叔敖者楚之處士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舟楫行]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後相言之王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索隱曰庳下也音婢]王以為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倣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預賈[索隱曰許議臨時不預定]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尺籍謂尺文約也]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曰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有殺人者乃其父也縱還自繫焉乃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立政謂以政事正擬父罪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文公曰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遂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休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逐利赦父非愆李離伏劍為

法而然

此數子無愧柳下惠數子遷史節之古史去之不知何義也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80626 v10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汲黯鄭當時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儒林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嘆也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義之國哉

酷吏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秏廢九卿

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汙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略教道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成）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大宛（索隱曰此傳當在西南夷之下蓋務先生補之大也）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河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游俠（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犯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而已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

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此以上韓子之辭也）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州）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然猶遭此菑（音災）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已音以饗音享）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謹取予然諾千里誦義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耶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何可少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

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

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色有衰歇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佞幸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之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遊菓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自彌子瑕見愛於衛君以下出韓非傳以太史公借引此事以譏見于此

滑稽索隱曰滑亂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異同也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髡說之以隱語在田完世家中八年楚王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

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
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問曰
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
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
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若親有
嚴客奉觴上壽不過二斗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
覩歡然道故私情相飲可五六斗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
坐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丑吏反直視貌
此可飲八斗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堂
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
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
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飲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使群臣喪之
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不可優孟曰以大夫禮
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
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大
王以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
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
屬太官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
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

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
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
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
以為孫叔敖復生也請以為相優孟曰請與婦計之三日
後優孟復來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
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
地於是楚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
寒（楯在陛之下執楯以侍者）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我即呼汝汝疾
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
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
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二世死優旃歸漢數年而
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
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
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
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遊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
三章（此後有郭舍人東方朔東方先生王先生諫鑿淺者及西門豹皆褚先生所述也）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

苦長老曰若為河伯娶婦以故貧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
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
祝巫共分其餘錢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
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如嫁女牀席令
女居其上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多
遠逃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俗語即不為河伯娶婦
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時吾亦往送女至其
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
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西門豹曰是女
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即使吏卒共

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以弟子一人投河中
凡三投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
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待
良久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欲復使
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投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
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
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
可與樂成不可以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
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以給足故西門
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

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能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趣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臣等以為不忍欺與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特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

[索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興師楚優拒相寢丘獲祠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鬻子右史]曰太史公傳滑稽三人褚先生一人皆以優笑有益於事故并錄之然西門豹古循吏非滑稽者也特以止河伯娶婦事發於俳故巧而徒是以載之滑稽而實非也古史無西門豹

日者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墨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不遂而反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索隱曰]占候特日道名日者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同遊於卜肆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宋忠賈誼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

今何言之陋也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卜筮者世俗之所賤也卜者多言誇誕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以為羞矣以官為威以法為機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

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秏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音俸）妨賢者處是竊位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伏羲作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何有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

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
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免事或以成此之
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君子處卑
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
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
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
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
見賈誼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
日矣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
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
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
起居行步坐起有君子之風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
草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者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
夫司馬季主者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
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
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
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
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臣為郎

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太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龜策 索隱曰此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無可取

太史公曰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可久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

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 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生百年而一本十百莖 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 謂司馬遷作龜策得有其敘而無其書褚以所聞者

之事足之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徐廣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之下也音溝）燭之火滅即記其處蓍生滿百莖者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臣為郎時見萬畢（索隱曰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書萬畢術名也石朱方作篇名也）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得我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召博士衛平而問（謂占夢者）衛平乃援式而起對曰今

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
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
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使人馳而往問泉陽
令令與使者問豫且豫且即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
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明雲蓋其上五彩青黃雷雨
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
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
見而怪之問衛平對曰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
亟去也元王曰善哉趣駕送龜衛平曰龜者天下之大寶
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王能寶之

諸侯盡服王勿遣也元王曰龜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忠
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
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
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王雖遣之
江河必怒務求報仇淫雨枯旱其罰必來王勿遣也元王
慨然而嘆曰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寡人安事
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人或忠信而不如誕
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今龜使來抵
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
曰禍不妄至福不徒來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

自成之令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
平對曰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
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
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
已元王大悅於是擇日齋戒乃刑白雉驪羊以血灌龜於
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使以占之所言盡當元王之
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龜能夢於元王
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
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
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

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
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孔子
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
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徐廣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心惡之也本草曰蝟見鵲則反腹受啄蓋刺中有風鵲共食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蛇能屬也即且似蝗大腹食蛇腦也黄金
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
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瓦若玉
其記已亡其繇後續江使觸網見留宋國神能託夢不

衛其足

貨殖【索隱曰】殖立也孔安國曰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輓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已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林竹穀纑徐廣曰纑紵屬可以為布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

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
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
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
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
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
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
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富者人
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
郤敵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

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不
避法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
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貴也
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
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
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索謂索財也終不餘力而讓
財矣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是故本
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
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佰
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

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云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　索隱曰據左傳重少昊之子黎顓頊之裔史遷欲合二氏為一非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分散或在趙或在秦始皇之時卬為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諸侯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漢初有無澤者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

工工不如商刺綉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云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據左傳重少昊之子黎顓頊之裔史遷欲合二氏為一非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分散或在趙或在秦始皇之時卬為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諸侯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漢初有無澤者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

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所載無太史公有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太史公者不尊其父云公也以表考之瓚言是也不知淳有何據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旨曰易大傳張晏曰謂易繫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有省察不省察也謂能省察則得其正不知省察則得其偏不足道也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駰按李奇曰日月令星害是其枝葉也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

難遵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索隱]曰劉向云名家出於禮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道]家無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必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釋此而任術於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

學常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

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天子建漢家之封（謂天子封禪泰山也）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且卒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太史公曰（此太史公即遷也）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是非謂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也）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數字誤也駰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之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謂之誤）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賊而不敢辭其罪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故作春秋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

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士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之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

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也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嚳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索隱曰台音怡）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維契生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維弃作稷德盛西伯武丁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維秦之先伯翳佐

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鐘鐻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諜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諜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樂者

所以移風易俗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曆書○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

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
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太伯避歷
荊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閭弒僚賓服荊楚夫差
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消 消猶衰微）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
功冠群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惜也猶云綢繆也雜知 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番
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
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依之
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
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

公世家。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
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噲之禪
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管蔡相武庚將寧舊
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為盟大任十子周
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
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
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
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
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
世家。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

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名偃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幷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脩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戈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完子

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
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
仲完世家。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
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
法垂六蓺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末世爭利維彼
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晏子儉矣夷吾
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李耳無為自化
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自古
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非
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
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維建遇讒爰及子
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孔氏述文弟子
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鞅去衛適
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天下
患衡秦無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
傳。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
列傳。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
列傳。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冄之功
作穰侯列傳。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
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獵儒墨之遺文

明禮義之統紀絶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能忍訽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能信(音伸)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湣王既失臨菑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列傳。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為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倉公扁鵲列傳。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

行作循吏列傳。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illegible]漢書遷本傳云遷遭刑之後為中書令此云下獄死之說何也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游歷覽東西南北事覈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索隱曰索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卷之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res Inch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Centimetr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漢綱領

顏師古註敘例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為服應曩說疏紊尚多蘇晉衆家剖斷蓋尟蔡氏纂集尤為抵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喻胄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啟導青襟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筲之材徒思罄竭駑蹇之足終慚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耻狂簡輒用上聞

粗陳指例式存揚榷

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厠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秩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或云傅瓚既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談亦有三兩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弘益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遁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脩短有節不可格以

恒例讀者茫昧無復識其斷意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
遂使一代文采空韞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
曲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
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略
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理亂
真匡而矯之以祛惑蔽若泛說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
徒為煩冗祇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
詳釋無不洽通上考典謨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
六藝殘缺莫覩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
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
可追駁前賢妄指瑕纇曲從後說苟會扃塗今則各依本
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亦猶康成註禮與其書
易相偹元凱解傳無係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爰
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
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尚遺秕稗亦為後人傳授先後錯
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波討源構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卷
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
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近代註史競為該博多
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掎摭利病顯前修之紕

辟駢已識之傻長乃終子看之仇讎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之註解直稽書遵軌轍閉絕岐路

唐庚敘錄

前漢書班固所作也固字孟堅後漢章帝時人初太史公作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父子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山褚少孫段肅章融相次撰續迄于哀平猶名史記至後漢明章間固父彪續其書未就而卒

按後漢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作後傳數十篇以謂遷史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

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郡而不縣令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彪卒子固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顯宗召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書起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十二帝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凡百篇一百一十有八卷

按後漢列女傳曹大家班彪女一名昭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成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西漢綱領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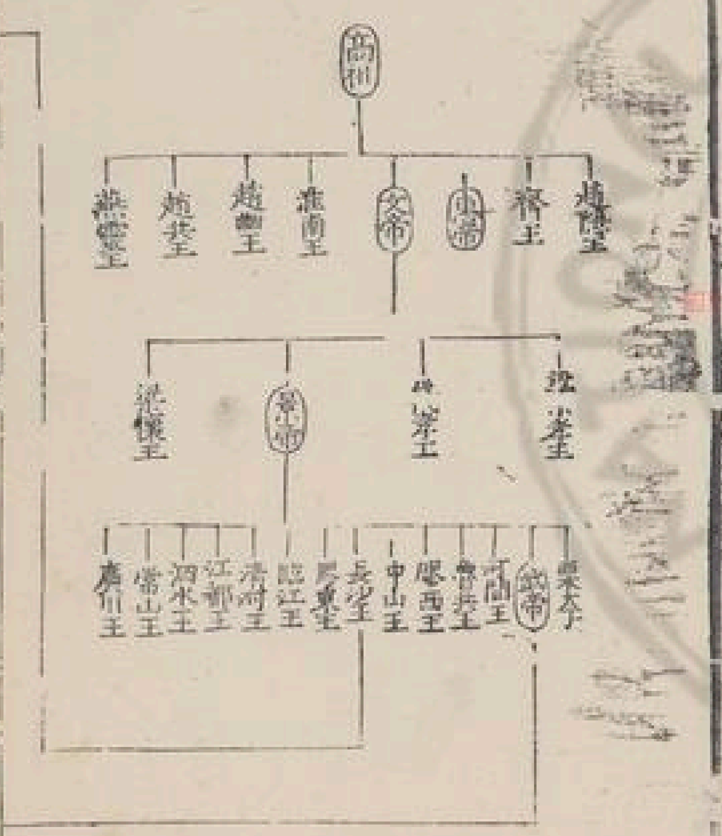
西漢國都

沛高帝所居也　漢中高祖初王所也　洛陽漢初欲都此以婁敬言遷長安　蘄陳勝起兵處　下相項羽所居　三秦項羽分王秦將三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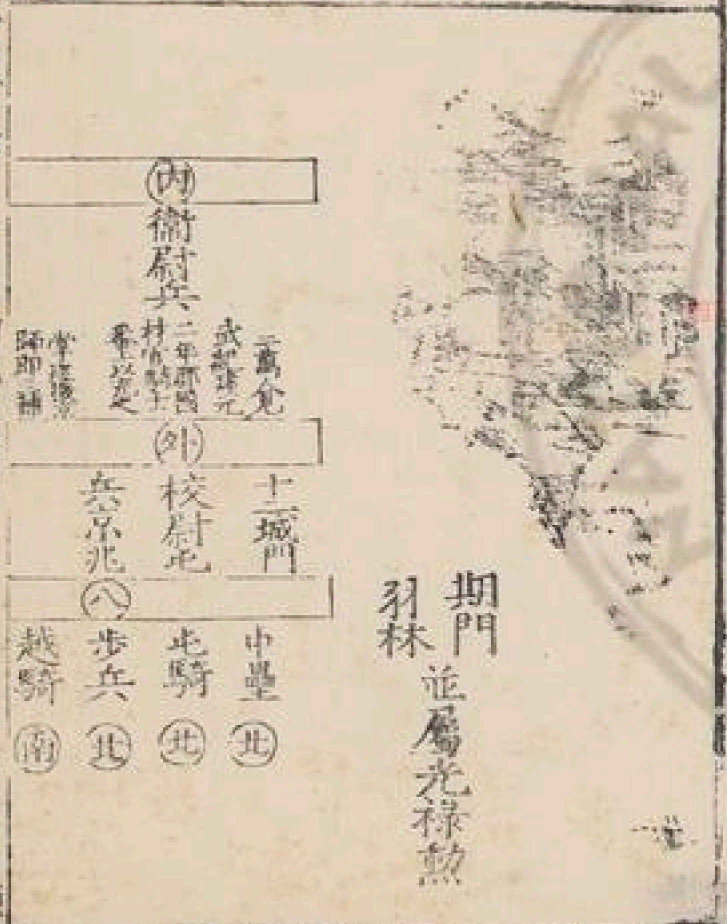
地理之圖

榮陽京索成皐為漢皆劉項戰爭之所　泰山武帝封禪處　賈捐之請罷朱崖即今廣南海中瓊崖也　西南夷武帝所通先零諸羌趙充國所服　朔方衛青逐[illegible]樓煩王置此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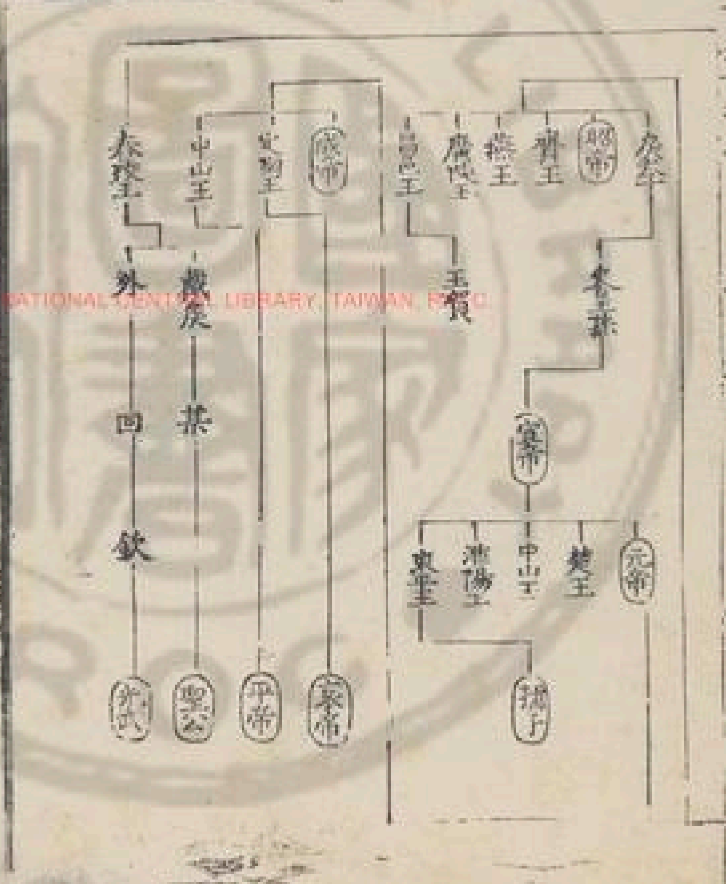
世系傳



漢南北


內
衛尉兵
外
校尉屯
十二城門
八
中壘
北
越騎
南
步兵
北
期門
羽林
並屬光祿勲

挍之圖


昭帝
齊王
燕王
廣陵王
昌邑王
王賀
宣帝
元帝
楚王
中山王
淮陽王
東平王
孺子
成帝
定陶王
中山王
外
回
欽
哀帝
平帝
光武

軍之圖

(北)中尉兵 [illegible]

(南)衛將軍 [illegible]

(南)馮翊

(中)扶風

(北)射聲

(南)胡騎

(南)長水

(北)虎賁

此軍止於
宣曲池陽
八校也南北軍
郡國有材官騎士

諸家註釋名氏

太史公司馬氏 名遷前漢武帝時人作史記自黃帝始訖于大漢

潁川荀氏 名悅字仲豫後漢和帝監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

滎陽服氏 名虔字子慎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

汝南應氏 名劭字仲瑗後漢蕭令御史營令泰山太守

琅邪伏氏 名儼字景宗

北海劉氏 名德

鄭氏 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輯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李氏 名奇不詳所出郡縣

南陽李氏 名奇

南陽鄧氏 名展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南陽文氏 名穎字叔良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

清河張氏 名揖字稚讓魏太和中為博士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陳留蘇氏 名林字孝友魏給事中領祕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中山張氏 名晏字子博

馮翊如氏 名淳魏陳郡丞

安平孟氏 名康字公休魏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為中書監封廣陵亭侯

項氏 名昭不詳何郡縣人

吳郡韋氏 名昭字弘嗣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河南晉氏 名灼晉尚書郎

高平劉氏 名寶字道真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新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爲之一作考異以志之宋神宗尤重其書賜名資治通鑑

隋蕭氏 名該蘭陵著音義兩

唐李氏 名德裕字文饒[illegible]兩漢書

劉氏 名攽字貢父尚書屯田員外郎充集賢院校理作兩漢刊誤

劉氏 名敞字原父作兩漢刊誤

劉氏 名奉世字仲馮作兩漢刊誤

老泉蘇氏 名洵字明允議論兩漢書

東坡蘇氏 名軾字子瞻議論兩漢書

潁濱蘇氏 名轍字子由議論兩漢書

淮海秦氏 名觀字少游議論兩漢書

近將軍侍皇太子讀漢書別有

詮駁

臣瓚 不詳姓氏及郡縣

河東郭氏 名璞字景純晉贈弘農太守止註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

陳留蔡氏 名謨字道明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大常領秘書監都督徐兖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諡文穆公

清河崔氏 名浩字伯深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撰荀悅漢紀音義

琅邪顏氏 名籀字師古以字行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

河內小司馬氏 名貞唐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上作史記索隱

涑水司馬氏 名光字君實國朝元祐初拜左僕射薨贈太師溫國公初公約戰國至秦二世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俾之命續其書十九年

孫氏 名巨源議論兩漢書

章氏名衡著編年通載

楊氏名侃著兩漢博文

程氏致道著班史評

程氏泰之諸論兩漢書

朱氏子大著漢書辨正

孔氏平仲著雜錄記

南豐曾氏名鞏字子固議論兩漢書

南豐曾氏名肇字子開進漢書論

致堂先生胡氏名寅字明仲著兩漢讀史管見

東萊先生呂氏名祖謙字伯恭議論兩漢書

永嘉陳氏名傅良字君舉議論兩漢書

說齋唐氏名仲友著兩漢精義

諸家註釋名氏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西漢書詳節目錄

〇卷之一

帝紀

高祖　十二年

惠帝　七年

高后　八年

文帝

元年 十六年　後元 六年

景帝

元年 七年　中元 六年

後元 三年

○卷之二

帝紀

武帝

建元 六年　元光 六年

元朔 六年　元狩 六年

元鼎 六年　元封 六年

太初 四年　天漢 四年

太始 四年　征和 四年

後元 二年

昭帝

始元 六年　元鳳 六年

元平 一年

宣帝

本始 四年　地節 四年

元康 四年　神爵 四年

五鳳 四年　甘露 四年

黃龍一年

元帝

初元五年　永光五年

建昭五年　竟寧一年

成帝

建始四年　河平三年

陽朔四年　鴻嘉四年

永始四年　元延四年

綏和一年

哀帝

建平四年　元壽一年

平帝

元始五年

卷之三

表類

異姓諸侯王　諸侯王

王子侯　高惠高后文功臣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　外戚恩澤侯

百官公卿　古今人

志類

律歷　禮樂

卷之四
志類
刑法　食貨

卷之五
志類
郊祀　天文
五行

卷之六
志類

地理　溝洫
藝文

卷之七
列傳
陳勝　項籍
張耳　陳餘
魏豹　齊田儋
韓王信事高祖　韓信下同事高祖
彭越　黥布
盧綰　吳芮

吳王濞 事惠文帝　　楚元王 事文帝
劉辟彊 事武帝下同　　劉德
劉向 事宣成　　劉歆 事成哀

卷之八

列傳

季布 事高惠文三朝　　欒布 事文景
田叔 事文帝　　高帝八男
齊悼惠王肥　　蕭何 事高惠下同
曹參　　張良 事高帝
陳平 事高惠呂后文帝　　王陵 事高惠呂后

周勃 事高惠呂后文帝　　周亞夫 事文景

卷之九

列傳

樊噲 事高惠　　酈商 事高惠文下同
夏侯嬰　　灌嬰
周緤 事高帝　　張蒼 事高惠文
周昌 事高惠　　申屠嘉 事高惠文景
酈食其 事高帝　　陸賈 事高惠文下同
朱建　　婁敬 事高帝
叔孫通 事高惠　　淮南厲王長 事高惠文

淮南王安 事武帝　蒯通 高帝時
伍被 惠帝時　江充 事武帝
息夫躬 事哀帝

卷之十

列傳

萬石君 事文景武下同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事景武
張歐 事文景武帝　梁孝王 文帝子
賈誼 事文武　爰盎 事文景
鼂錯 事文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十一

列傳

張釋之 事文景　馮唐 事文景武
汲黯 事景武下同　鄭當時
賈山 事文帝　鄒陽 景帝時
枚乘 事景武　路温舒 事宣帝

卷之十二

列傳

竇嬰 事景帝　田蚡 事武帝下同
灌夫　韓安國

景帝十四男　河間獻王
臨江閔王　魯恭王
江都易王　趙敬肅王
中山靖王
李陵事武帝　李廣事文景武
蘇武事武昭宣　蘇建事武帝

卷之十三　列傳
衛青事武帝下同　霍去病
董仲舒事景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十四　列傳
司馬相如事武帝下同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卷之十五　列傳
張湯事武帝　張安世事昭宣
杜周事武帝　杜延年事昭宣
杜欽事成帝　杜業事成哀
張騫事武帝下同　李廣利

卷之十六

列傳

司馬遷 事武帝　　武帝六男

戾太子　　齊懷王

燕剌王　　廣陵厲王

昌邑哀王　　嚴助 事武帝

朱買臣 事武帝下同　　吾丘壽王

卷之十七

列傳

主父偃 事武帝下同　　徐樂

嚴安　　終軍

王褒 事宣帝　　賈捐之 事元帝

東方朔 事武帝

卷之十八

列傳

公孫賀 事武帝下同　　劉屈氂

車千秋　　王訢 事武昭

楊敞 事昭宣　　楊惲 事宣帝

蔡義 事昭帝　　陳萬年 事宣帝

陳咸 事元成朝　　鄭弘 事宣帝

楊王孫 事成帝　胡建

朱雲 事元成帝　梅福 事成帝

云敞 事平帝　霍光 事武昭宣

金日磾 事武帝　金安 事宣帝

金敞 事元成哀

卷之十九

列傳

趙充國 事武昭宣　辛慶忌 事元成

傅介子 事昭帝　常惠 事昭宣元

鄭吉 事宣帝　甘延壽 事元帝

陳湯 事元成下同　段會宗

卷之二十

列傳

雋不疑 事武帝　疏廣 事宣帝下同

于定國　于永

薛廣德　平當 事元成帝

彭宣 事成帝　王吉 事昭宣元帝

貢禹 事元帝　兩龔 事哀平朝

鮑宣 事哀平

卷之二十一

列傳

韋賢 事昭宣　韋玄成 事武帝

魏相 事宣帝　丙吉 事武昭宣

眭弘 事昭帝　夏侯始昌 事武帝

夏侯勝 事昭宣　京房 事元帝

卷之二十二

列傳

翼奉 事元帝　李尋 事成哀

趙廣漢 事宣帝 下同　尹翁歸

韓延壽 事昭宣　張敞 事宣元

王尊 事元成 下同　王章

卷之二十三

列傳

蓋寬饒 事宣帝　諸葛豐 事元帝

劉輔 事成帝　鄭崇 事哀帝

孫寶 事成哀平帝　毋將 事成哀

何並 事哀帝　蕭望之 事宣元 下同

蕭育　馮奉世 事昭宣元

馮野王 事宣元成　馮逡

馮立　馮參 事成哀

宣帝五男　淮陽憲王
楚孝王　東平思王
孝元三男　定陶恭王
中山孝王　匡衡 事宣元成

卷之二十四
列傳
張禹 事元成哀　孔光 事成哀平
馬宮 事哀帝　王商 事宣元成 下同
史丹　傅喜 事元成哀
薛宣 事成哀　朱博 事元成哀

卷之二十五
列傳
翟方進 事成帝 下同　谷永
杜鄴 事成哀　何武 事宣元成哀
王嘉 事成哀　師丹 事元成哀平
楊雄 事成哀平帝

卷之二十六
儒林傳
丁寬 易 下同　施讎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賈誼
高相　伏生 書下同
歐陽生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鄭寬中　孔安國
申公 詩下同　王式
轅固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孟卿 禮
胡母生 春秋下同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江公
房鳳

循吏傳

文翁 事景武　王成 事宣帝
黃霸　朱邑 事宣帝
龔遂 事昭宣　召信臣

卷之二十七

酷吏傳

郅都 事景帝　甯成 事景武
趙禹 事武帝下同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宣帝下同）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成帝）

貨殖傳

子貢、　白圭
猗頓　烏羸
巴寡婦清　蜀卓氏
羅裒　宛孔氏
丙氏　刀間
師史　宣曲任氏

游俠傳

朱家　劇孟
郭解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涉

佞幸傳

鄧通　李延年
石顯　董賢

○卷之二十八

匈奴傳上
匈奴傳下
○卷之二十九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南粵 閩粵
朝鮮
西域傳
鄯善 罽賓
安息國 大月氏國
康居 大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莎車 烏孫
龜茲 渠犂
車師都尉
○卷之三十
外戚傳
呂皇后 薄姬
竇皇后 王皇后
李夫人 鉤弋趙倢伃
班倢伃 趙皇后
元后王氏 王莽

敘傳

東萊先生西漢書節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一　　陝西布政司重刊

○帝紀荀悅曰紀理也統理衆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高帝

高祖張晏曰諡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孟康曰沛郡而豐縣劉攽刊誤曰沛豐郡縣名史家用漢事記錄耳姓劉氏母媼孟曰媼烏老反顏曰媼女老稱史記云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嘗息大澤之陂顏曰蓄水曰陂陂於澤陂隄夢之上休息而寢寐陂彼皮反○史記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史記交作蛟○司馬貞索隱曰按詩含神霧云赤龍感女媼劉天子與又廣雅云有鱗曰交龍已而有娠古文娠孟曰青身漢史身多作娠史記云娠作身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隆高也李斐曰準鼻也美須髯顏曰在頤曰鬚在頰曰髯髯人古反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史記作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應劭曰試補吏為泗上亭長顏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常繇咸陽繇與徭同顏曰徭役也咸陽秦所都古文作徭從觀秦皇帝縱放也天子出放人令觀喟然大息曰顏曰喟歎息之大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史記作也○單父人呂公孟康曰單父音善甫○司馬貞曰呂公名文字叔平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顏曰息生也言已所生女願為箕帚妾卒與高祖即呂后也○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顏曰謂竹筍上所解之籜古文曰卬以字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為縣送徒驪山應劭曰始皇葬驪山郡國送徒士往作到豐西澤中亭止飲被酒顏曰為酒所加被也夜徑澤中顏曰徑小道也司馬貞索隱曰廣雅云徑斜過也舊音經令一人行前顏曰行案行也胡更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嫗威遇反人問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嫗因忽不見見胡電反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猒當之史記猒作厭顏曰猒當也一涉反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史記高祖下有自疑亡匿蘇林曰碭音唐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

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喜沛中子弟
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應曰始皇欲以一至萬始者一故稱二世陳涉自立為楚王
秦滅楚楚人怨秦涉稱楚從民望也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欲以沛
應之父老乃帥子弟殺沛令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
天下方擾諸侯並起古文並與竝同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顏曰破敗肝腦塗地
數讓眾莫肯為[illegible]高祖乃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
尤於庭而釁鼓旗幟皆赤古文幟顏曰旗幟字或作志讖音式志反由
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
曹樊噲等為收沛中子弟得三千人秦二年十月顏曰十月秦

正月沛公還守豐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文曰泗川今沛郡高祖更名沛秦時
御史監郡者今刺史即其名也令雍齒守豐十二月魏人周市略地豐沛
雍齒不欲屬沛公魏使人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攻豐
不能取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古文畔與叛同四月沛公
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六月沛公與項梁共立楚懷
王孫心為楚懷王應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謚為號
順民望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顏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
關中當是時秦兵強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顏曰不以入關
為利獨羽怨秦破項梁奮身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
曰項羽慓悍禍賊史記作慓悍顏曰慓疾悍勇禍賊好為禍害而殘賊也嘗攻

襄城襄城無噍類【史記作無遺類如淳曰噍作 矣又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服虔曰扶或作扶 杖倚任之意】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遣沛公

秦三年二月沛公西過高陽【文曰邑名 屬陳留】酈食其為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服虔曰音歷異基】【宋本文曰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乃求見下多沛公兩字】沛公踞床使兩女洗【踞音據洗音先典反】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沛公以為廣野君

漢元年冬十月【應劭曰因秦以十月為歲首】五星聚于東井【天文志云星聚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應曰東井秦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劉攽刊誤曰按五星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書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乃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顯天命改合而言之史承人言不改爾雅史記是年甲午歲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水從歲星無疑也○通鑑考異曰史記漢書荀悅漢紀皆云是月五星聚東井按魏收後魏書高允傳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幷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之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今從之十月不言五星聚蓋以七間也】沛公至霸上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秦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韍也係頸欲自殺也又組綬也所以帝璽也式音帶）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軹道亭名）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之吏也屬音之欲反）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張良發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沛公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蕭何待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苛音何細也）誹謗者族（司馬貞曰誹音方未反）偶語者棄市（秦法禁民偶語謂盜語也）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以又）如故（按安也堵牆堵也言不遷動皆安堵也）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要束約也）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索隱曰南本作毋關字下有兵字）毋內諸侯軍稍

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
來帥諸侯兵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
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古文麾　讀曰麾）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
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珍寶盡有之
欲以求封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
入關珍寶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
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
合戰（旦日明日也）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
十萬力不敵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其
實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

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
無所敢取（古文豪與毫同）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
他盜也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還具以
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古文巨讀）
（日沮）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
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
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今
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因留戲下各就國（戲謂軍之）
（旌麾也許宜反帝讀曰麾）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絶
棧道（史記索隱曰關道也士諫反入棧阪反）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

意視音示漢書多以視為示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亦亡去蕭何追還之漢王問以計策信曰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而項羽可圖三秦易并之計漢王大說說讀曰悅遂聽信策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郴丑林反漢王如陜陜式冉反鎮撫關外父老○十一月還歸都櫟陽櫟音藥又音躒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塞先代反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二月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復方目反下同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繇讀曰徭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迺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為義帝發喪

致堂胡氏曰秦失其鹿天下競逐名其師者謂誅無道

秦可矣秦滅諸侯各有分地而又起兵雖曰項羽為政不平主約不信頤亦伸已私忿而伐羽耳此非制勝之幾百全之計也及三老獻言請暴項羽弒君之惡漢王大縞三軍縞素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然後項羽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漢王雖折北於彭城而必知天下之歸已矣

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羽放殺義帝（殺讀曰弒凡弒考其例皆同）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縞工老反）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殷王卬降虜漢王卬[illegible]文穎曰一張耳秦[illegible]安得有兵[illegible]者陳餘其一也事見餘傳）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以精兵三萬人擊漢軍大戰睢水上（睢音雖）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食音異其音基）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漢王西過梁地至虞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

致堂胡氏曰夫楚都彭城獨齊與九江其與國也南失
九江皆無所倚東失齊斷其右臂竟以是亡高祖之言
豈欺世哉

○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傅音附]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
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之[索山客反]築甬道屬河[恐敵鈔掠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甬音踊屬之欲反]以取敖倉粟魏王豹謁歸視親
疾至則絕河津反為楚[為于偽反]○六月漢王還櫟陽令祠官
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

大饑米斛萬錢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
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食
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
王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
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
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它徒河反]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
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信使人請兵三萬願以北
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十二月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
橈楚權[橈女教反]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將遣食

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飯扶晩反哺音步）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幾鉅依反）令趣銷印（趣讀曰促速也他皆類此）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間居莧反下間音同）。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適乘王車黃屋左纛（纛音毒又徒到反）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羽燒殺信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北渡河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秋七月漢王得韓信軍復

大振八月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聽上聲）

四年冬十月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昧莫葛切）聞羽至盡走險阻（走音奏）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罷讀曰疲餉式向反）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十罪（數所具反）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十一月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

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八月初為算賦（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貉音莫各反）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棺工喚反斂力贍反）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羽少助食盡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君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罷讀曰疲）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傅讀曰附）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二月圍羽垓下（垓音該邑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為楚人之歌猶言吳謳越吟）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

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漢王為發
喪哭臨而去
致堂胡氏曰史稱高帝之大度者誅則誅之哭則哭之
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謂歟然則曹操之哭袁紹如
何曰操任術數人也紹雖死三子尚存河北未平哀袁氏
之人猶衆操不得不為之爾豈高帝之敢望惟武帝哭
召平孔明哭馬謖庶同情乎吳孫氏之臣乞葬諸葛恪
而司馬昭感於雄向之言郄鑒亦請聽王敦家收葬而
蔡興宗自葬范義宋明帝責之對曰陛下討賊臣葬故
交蓋王誅行于上私情伸于下自古不廢是皆高帝之
餘澤也
封項伯等為列侯賜姓劉氏
致堂胡氏曰起義兵誅暴亂而自為無道者項羽也既
伏其辜矣丁公何責焉惡惡止其身忠厚之至也高帝
以二心殺丁公而不殺項伯何也項伯所以免帝於危
者明為羽講解之此公道也丁公力已沒沛公而縱之
去此私情也豈可比而同之乎若夫以己之姓易人之
姓則前書已論其失矣
○春正月諸侯上疏曰大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
定危救敗繼絶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

功者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分扶問反）眛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内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福喜之事皆偁為幸）○二月甲午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氾音敷劒反）五月詔曰諸侯王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師古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人若上言楚子矣）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復扶目反）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會赦其亡

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師古曰謂有罪者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亡罪乃得為大夫耳）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行猶付與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師古曰徹侯避武帝諱故曰通侯後改為列侯）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嫚讀與慢同）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

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填與鎮同）給餽饟（餽與饋同饟餉字）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說服（說讀曰悅）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禽常以為信然及讀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齮齕其民天下皆而去之莫肯爲當是時民之就有德正如水

者之嗜食不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軍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焚滅殘戮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弒義帝之名為敵國之資實增兆之也然范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羽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田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

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四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張戀反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

致堂胡氏曰橫不肯北面高祖以同列為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俱王俱帝之理亦豈有四海無君之道呂政之時藏器以待可也胡亥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者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

婁敬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致堂胡氏曰帝起兵五年歲無寧居跋履山川冒犯霜露勤矣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老於洛陽未及稅駕聞婁敬陳入關長久之計遍問群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行不待攻夕嗚呼其明於決策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業豈哉光武征隗囂下隴甫還京師才六日潁川賊起聽寇恂之諫即往鎮撫之靡有勸意可謂能繩祖光武前烈矣

拜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春者歲之始也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雲夢澤名夢如字又莫鳳反○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

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山阻河縣隔千里（縣音懸）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建音蹇瓴音鈴）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一人當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遂至雒陽赦信封為淮陰侯始剖符封功臣○六年春正月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複道上（複音復上下有道謂之複）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

司馬溫公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憎愛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

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以為恭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師古曰善太子家令之言發悟己心因得尊崇父然亦賞其令父敬已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太上極尊之稱天子之父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鞮丁奚反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曼音萬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不閒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阸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顏曰應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非記傳所說也閼於乾反氏音支

○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

可知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說讀曰悅）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司馬溫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鄼侯啓之也

八年春三月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絺音丑知反紵音佇罽音居例反操千高反）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卮音支）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江淮謂多詐狡獪為亡賴許慎云賴利也）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屈九勿反）○十二月行如雒陽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并捕趙王敖下獄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貫父曰予謂逮者其人存在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與義也）○二月行自雒陽至

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古者以有為尊言無能過之者貴久曰予謂古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戰國時語也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

十年九月代相國陳豨反豨許豈反上自東至邯鄲邯胡甘句安二切鄲都寒切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張來祁曰而書作北刋误據吏記改為北而然據漳水不在此也吾知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將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白猶告也白於天子而召見也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封各千戶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有至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也檄胡歷反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得其孫叔[illegible]之樂鄉號華成君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illegible]曰知所以與之之術也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十一年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

致堂胡氏曰司馬氏曰韓信之功大矣觀其拒蒯通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良由失職怏怏爾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而王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言高祖負信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自取也下陳不報而自王固懐有期而不至是乘時徼利懐市井之心高祖欲取之久矣

頤力未能[國]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愚謂功過當相準信功固三傑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舋拒通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討當侯以次國治謀既露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紀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所負矣

○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貢父曰率大率也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伯讀曰霸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行狀年紀貢父曰義讀曰儀儀謂容其年若曰幾歲矣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方長治之它徒河反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它稽首稱臣○[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上自將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還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酣胡甘反)上擊筑(筑音竹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之(和胡卧反)上乃起舞忼慨傷懷(忼口朗反慨口代反)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〇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荊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顔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沛侯濞重厚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〇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〇三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同安輯之(輯與集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公羊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有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貢父曰予謂公主之稱本世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禮當如周使大夫主之何不謂大主乎然則歸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世謂之公主者嫁公而生耳)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復方目反)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

亡負矣北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擅上戰反事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扁鵲渤海人也扁步典反遂不使治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戇竹巷反愚也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甲辰帝崩長樂宮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

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北面為臣心常鞅鞅鞅於亮反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酈商見審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鄉讀曰向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蹻音蹻審食其入言之乃發喪通鑑考異曰漢書云呂后與審食其謀盡誅諸將酈商見審食其說以如此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按呂后雖暴戾亦安敢一旦盡誅大臣又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不在代此說恐妄今不取大赦天下葬長陵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群臣曰帝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初

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
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
申軍法張蒼定章程（章者曆數之章術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叔孫通制禮
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
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
贊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
後也范宣子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
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
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顏曰文公六年上如秦逆公子雍）後歸于晉
（顏曰文一十年晉使魏壽餘偽以魏畔誘士會）其處者為劉氏（顏曰在秦者無邑乃以氏劉累）

劉向頌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
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由是推之漢承
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
應得天統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
敍傳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
綱網漏于楚（秦失綱紀高祖因時而起楚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然亦免於忠）爰茲發迹
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
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晷景也）項氏畔換（強恣）
黜我巴漢西土宅心（宅居也西方人皆歸心高祖猶係心也）戰士憤怒
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

繆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太史公曰夏之政以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互註]除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文紀撥亂反正武贊絲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異姓表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王表封爵之誓功臣表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外戚表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覽英雄以誅[秦項]掃除煩苛兆民大說刑法志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食貨志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家英以為官師□□贊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舉[醫]如鴻毛取□如合遺傳梅福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同上喟然與於學然尚有干戈未遑庠序之事儒林傳序其與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見善如不及從諫如流班彪王命論

孝惠帝

孝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諡曰柔質慈民曰惠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高祖太子也二年立為太子五月丙寅即皇帝位賜民爵一級

貢父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周優之也又從郎三歲當賜一級今皆不滿二歲賜錢萬則滿二歲亦賜一級矣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復方目反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曾孫是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為于偽反

二年春正月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庶人之家

三年春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單市連反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搖越王勾踐之苗裔也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春正月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三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宜陽雨血○秋七月丙子凌室災織室災凌室藏冰之室織室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雷桃李華棗實

六年冬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五算罪謫之也

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葬安陵

贊曰孝惠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

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諫複道乘衣冠道也懼居具反）納曹相國之
對而心說（參脩高祖制度也何說之說讀曰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
虧損至德悲夫（謂殺趙王戚夫人因族而崩）

高后呂氏

高皇后呂氏（諱雉字娥姁徐廣曰呂后字娥姁）人生惠帝惠帝即位尊為太
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
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
制（顏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后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乃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台音胎）封諸呂六
人為列侯

元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二年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飭讀與敕同）諸有功者皆受分地
為列侯（分扶問反）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
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
位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
奏之丞相平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餐千安反奉扶用反餐錢賜廚膳錢本邑本所食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臧高廟奏可。
秋七月行八銖錢
四年夏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
有驩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

治今皇帝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亂不可為天下（為之欲反下同）其
議代之群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
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
六年六月行五分錢（莢錢也民間名榆莢）
八年秋七月太后崩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顓讀與專同）
自知背高皇帝約（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
謀作亂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
商令寄紿說祿曰（紿詐也）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
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
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之往也）迺為
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
屬太尉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
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勃
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尚主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貢父曰予謂漢祖以高祖用人得天下豈當忘紀信之功疑成者即信之一名）
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祿（揭音竭）遂
解印屬典客（為之欲反）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
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袒徒旱反）軍皆左袒

致堂胡氏曰太尉此問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
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先賢謂是時直當諭以大義率

而用之爾況太尉已得北軍士卒固惟崔將之聽其為
劉氏與不為劉氏非惟不當問蓋亦不必問也
勃遂將北軍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
弗內徘徊往來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
卒千人遂產殺之勃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相與謀尊立文帝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欲無
為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闥他達反而天下
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敍傳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

孝文帝

孝文帝諱恒之字曰常諡法慈惠愛民曰文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誅
陳豨定代地立為代王高后崩大臣遂使人迎代王張武
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
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喋大頰反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宋
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
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
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
其強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

控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呼火故反〕士皆袒左爲劉氏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無可疑者代王乃令宋昌驂乘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勃進曰願請閒〔閒音閑顔曰閒者欲向空閒奏語〕

「致堂胡氏曰」太尉此請非也不過欲敘討諸呂迎代王之功以伸私欲耳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遂上璽符夫渭橋非邸殿所在王者何而受之一舉而三失焉太

之過也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群臣從至上議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足以稱〔稱尺孕反下同〕群臣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顔曰忽謂輕易也〕願大王幸聽遂即天子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下詔曰閒者諸呂用事擅權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賜爵者謂一家之長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

褒也率百戶得牛酒若干酺五日酺音蒲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酒五日

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蚤古早字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慊志慊音篋滿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禪古作嬗字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有天下者莫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子啓最長敦厚慈仁啓景帝名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阽音站又音擔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振起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俗作賑貸者非也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鬻之六反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年八十已上賜米肉酒九十已上賜帛絮。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自代來時有功者

二年冬十月詔曰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

百姓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繇讀與由同）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一月晦日有蝕之詔曰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適讀曰謫張革反見胡電反）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累音力瑞反）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省所領反繇讀曰徭）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憪下板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飭與飾同）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財與纔同纔僅也足充事而已）餘皆以給傳置（傳張戀反他皆類此）。春正月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粢音咨）。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旌旛也堯設之於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或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堯作之橋梁邊板午柱頭也或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訞與妖同）

致堂胡氏曰妖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衆有奸宄賊亂之意者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慎

中外塞言路也故賈山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為上書當心深計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在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誹謗妖言爾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主不聞其過論其危亡而不悟然其所謗者延天下之忠而其自為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忠諫深計為誹謗為妖言則指鹿為馬指野鳥為鸞指蝗蟲為鳳之指氛祲為慶雲指雹為非災指彗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蝗生則曰不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盛將滅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水潦泛溢則曰民無沉死者也歲饑則曰路未嘗有餓者也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逆說之以欺惑世主使淪於亡其罪豈誹謗之比其為妖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使所由反○）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

年田租之半(顔曰免不收之)

[三年]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遣灌嬰擊匈奴匈奴去上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秋]七月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詿音卦)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文潁曰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亦當云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八月虜濟北王

[五年]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帝以三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

[七年]六月未央宮東闕罘罳災(罘罳謂連闕曲閣也……罘音浮)

[十年]冬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

[司馬溫公]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

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
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
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
者將慎之於始乎

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傳張戀反）○
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
不加辟（辟辟曰闢）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
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
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
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
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
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
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
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
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夏除祕祝（祕祝之官移過于下）五月除肉
刑法。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勤字）
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貢父曰謂疑作為）其於
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
數

致堂胡氏曰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
王自食其地上府所入寡于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
親歲致金絮繒綵之奉復數爲患深入寇盜候騎至雍
甘泉天子親將大發車騎卒命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
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
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
節儉以化下身衣弋綈後宮皂帷上書囊以爲殿帷所
幸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肯用一人
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近莫有奢侈之習則
如何而不富其財盖不可勝用矣然後知道上以儉率

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至於財竭而下
畔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卬五剛反）以張相如董赤
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
幣以事上帝宗廟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
朕甚自媿（媿古愧字）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
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
吾聞祠官祝釐（釐音禧）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夫以朕之
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與音預）是重吾不德也
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
平設五廟
致堂胡氏曰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其實一理也非
天與帝二物也天子以繼天言帝以主天下言其實一
人也非帝與天子殊分也考之詩書易惟天稱帝若句
芒蓐收司五方者以神名之可也而鄭康成尊信緯書
與劉歆周禮立五帝之號并天而六後世又升五嶽爵
次自公而王自王而帝一何瀆亂名實之甚哉夫帝者
統御四海之稱未嘗統御四海則不可謂之帝亦猶天
者徧覆群物之稱不能徧覆群物則不可謂之天其義
類不亦顯而易明歟讖禮制度者能一正之以破積久
之妄科衆之疑使百世以俟而不惑是亦聖人矣
○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脩名山大川嘗祀
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
賢良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傅讀曰敷）
十七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新垣平詐令人獻之）
後元年春三月　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
災甚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歟乃天道有不順地利
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歟何以致此將百官之
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歟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

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度徒各反）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
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
者蕃（蕃扶元反）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醪來高反 靡音縻）六畜之食焉者
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中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
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六月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
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圻亦畿字）勤勞
不處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
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夫久結（結難）
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
之惻怛不安（怛丁曷反）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
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單音蟬）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
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
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於今年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
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
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
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夏〕
四月大旱蝗（蝗胡光反）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
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在邑曰倉 在野曰庾）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遺詔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顏文曰與讀曰歟言我以大年供養于高廟我之不明而嘉此歟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

贊曰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弛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弋黑也綈大繒綈音大奚切）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幾巨依反近也）嗚呼仁哉

敘傳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除民田租）罪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我德如風民應

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登成也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西】討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 景紀 務在寬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 武贊 躬脩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吏安其官民樂其業風流篤厚禁罔疏闊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下詔除肉刑 刑法志 【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 食貨志 元默躬行以移風俗 賈誼傳 有高世行三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 袁盎傳 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政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 晁錯傳 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鄒陽傳 求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 路溫舒傳 假武脩文則斷獄數百 賈捐之傳 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 東方朔傳 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 梅福傳 【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天下大和百姓洽足 龔奏傳 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 王嘉傳 本好刑名之言 儒林傳序 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胄然嘆

息思古名將(匈奴傳贊)

孝景帝

孝景帝(諱啓之字曰開謚法布義行剛曰景)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
年即皇帝位
元年冬詔曰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賈逵曰始受命首稱太祖耳有德者帝稱祖高祖甲是也)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
功也高廟酎(酎音直救反純也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奏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武德高祖所作也始舜舞五行周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
行之舞孝文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
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減耆欲不受獻(耆讀曰嗜)罪人不

帑(帑讀與孥同)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
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稱尺孕反)
朕甚懼焉其為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
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臣嘉等議功莫
大於高帝德莫盛於文帝高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文
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正月
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
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磽謂磽确瘠薄也苦交反陿謂陿隘也音狹繫謂食養之古繫字)
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晉灼曰莊周麋鹿食曰薦無一得字)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貞

四月遣御史大夫青翟嚴青也後人妄加翟字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行下孟反

三年春正月吳王濞濞普懿反膠西王卬卬五剛反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辟音璧光音洸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遣太尉亞夫竇嬰將兵擊之斬晁錯以謝七國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五年夏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中元二年二月匈奴入燕攺磔曰棄市磔竹客反

三年夏旱禁酤酒酤工護反賣酒也

四年春三月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馬十歲齒下生

五年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厭服也一贍反讞平議也魚列反

六年冬十二月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五月詔曰太史

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稱宜孕反)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六百石位大夫)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轓甫元反車之蔽也)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又唯酷吏奉憲失中乃詔有司減笞法定箠令(箠止蘂反)○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漢儀注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匹)

後元年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三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文紀遣列侯之國今省之省所領反)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食音飼)○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紅讀曰工漢書例以紅為工)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省所領反)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畜讀曰蓄)以備災害強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牟食苗根虫也侵牟食民比之蟊賊)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與盜二者共為盜耳)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

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耗讀與眊同，音莫報反。○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十算十萬也。訾與貲同，皆財也。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為盜。臧音藏。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僱庸。甲子

帝崩。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敘傳孝景涖政，諸侯方命，書云方命圮族，懷其族類，吳楚七國亦然。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互註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武贊以

農為務民遂樂業食貨志　移風易俗循吏傳序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 O 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三

○帝紀

孝武帝

孝武帝諱徹之字曰通謚法威彊叡德曰武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後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景帝後三年

建元元年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貢父曰封禪書云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則始自詔書言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綰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商君也申韓諸公子蘇秦為關東從長張儀為秦昭王相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致堂胡氏曰讒說舜時有之邪說夏時有之利口商時有之奇言周時有之橫議周季有之聖人在上則聖之則禁之則誅之則教化之聖人在下則作書則立言則息之則放而闢之所以皇皇為是者害正道也何謂正道五典四端而已矣讒邪奇橫之論得行則父子君臣之道皆失而仁義禮智之術皆迷淪胥於夷狄禽獸而不自覺是故聖人皇皇然去其害也人與人類也夷狄禽獸非類也而為夷狄為禽獸而不自覺其本為自於姦人為讒為邪為奇為利口為橫議及以此名歸於忠讜正諫之士而不能辯也申韓蘇張行慘刻縱橫於秦及六國可謂可言利口而橫議矣秦及六國亡不旋踵漢興未知革也仲舒有憂之故推明春秋之義以降仲尼之教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異端熄息良到于今賴之其功不在孟子之下漢唐大儒皆莫能及雖孔臧兄弟辭三公之貴乞典家學紀綱古訓較其所益亦弗逮也

○夏四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

孝心闕焉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鬻之六反給米粟以為糜）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五月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嘉日為歲事曲加以禮耳）○秋七月罷苑馬以賜貧民（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以蒲裹輪取其安也）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置五經博士

元光元年（長星見故為元光）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五月詔賢良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眘北發渠搜（北發北方即渠搜氏也）氐羌徠服（氐羌）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讀曰）何施而臻此歟今朕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讀曰歟）何行而可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五帝之畤）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

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嫚與慢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王恢建議宜擊（通鑑考異曰史記韓長孺傳元光元年聶翁壹爲謀事而漢書武紀在二年蓋元年壹始言之二年議乃決也）

致堂胡氏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常未更練則昧於節要宜有匿形致敵覆三十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為虜所敗也幸爾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雖不勝過覆者雖不敗

夏六月韓安國為護軍將軍李廣為驍騎將軍公孫賀為輕車將軍王恢為將屯將軍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欲誘擊之單于覺之走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

三年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漢音卜氾敷劍反）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貢父曰應劭如黃圖云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溝洫志救河決亦起龍淵宮於其傍貢父曰予謂救決河起龍淵宮各自一事非因救河乃起宮也趙疑當云龍淵廟案景帝紀起德陽廟亦云德陽宮宰可復謂非德陽廟乎）

四年夏四月隕霜殺草

五年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貢父曰予謂治阻險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八月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計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食通鑑考異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光元年五月詔策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

爲按弘傳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弘其策文與武紀元年策文頗相類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官表元光五年弘爲左內史然則弘之再舉賢良不在元光元年明矣荀紀書於此年徵吏民明當世之務下葛洪西京雜記亦云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若此繪令之詔在入月則弘不容於今年已爲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哉班氏繫之於今年未旦其策文相類蓋出偶然或者此策乃弘先舉賢良時所對班氏誤以爲此年之策頗未能明今從漢紀

六年冬初算商車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青至龍城（匈奴祭天處）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閒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輯與集同）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其赦雁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元朔元年（朔蘇也始也）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禮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

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韋昭曰雍塞也）二千石官長
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
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議不舉者罪
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
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車馬衣服樂器朱戶納陛虎賁百人鈇鉞弓矢秬鬯）不
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
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與讀曰予）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令二
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
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春三月詔曰天地

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朕嘉唐虞而樂殷周
據舊以鑒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
二年[illegible]淮南王安菑川王几杖毋朝（通鑑考異曰漢書王[illegible]也故賜几杖諸侯表菑川王志在位三十五年[illegible]齊悼惠王世家高五王傳皆同此云菑川王志誤也）○夏募民徙朔方又徙郡國豪傑于茂陵（通鑑考異曰荀紀以郡國豪傑事者於元光二年按武紀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三[illegible]徙茂陵者錢當是時衛青公孫弘皆未貴又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于茂陵此乃徙解之時也）
三年三月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吏有文德[illegible]長之以見仁愛之[illegible]）以百姓未洽于教化朕嘉與士
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其赦天下（解讀曰懈）

五年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六年 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元狩元年 獲白麟因改元 冬十月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夏四月詔曰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 憯千感反 怛丁曷反 日者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 怵音戌誘也 而造篡弒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 贅之銳反贅會也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

二年 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 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 昆下門反休許虯反屠音儲 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 存其國號而屬漢故曰屬國 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

三年 秋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貸吐戴反

四年 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縣

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特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為幣以鹿皮又造銀錫為白金初算緡錢千錢出算二十緡絲武巾反

五年春三月罷半兩錢行五銖錢通鑑考異曰漢書食貨志以銷半兩錢鑄三銖錢明年以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錢武帝元狩五年乃云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誤也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以下至吏二千石黃金千石以下至乘從者帛緡夷錦各有差○夏四月初作誥誥教○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期音朞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矯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撟與矯同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貸音吐得反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

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汾扶云反

二年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脽本名鄈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為脽字）還至洛陽詔曰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子南其封邑之號）○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渥音握洼於佳反）作寶鼎天馬之歌

五年冬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祠太一也見胡電反）朝日夕月（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饑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薦於廟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望見泰一脩天文檀（古禪字）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

六年春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儋丁甘反）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巂音髓）秋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燉煌郡（燉徒門反）

元封元年（始封泰山故改元）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輯與集同）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亟居力反急也）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讋焉（讋之涉反失氣也）○春

正月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啓生而母化為石　貢父曰此石本名啓母石武帝避景帝諱更號夏后母石後人又以重出啓字）翌日親登
崇嵩（宋祁曰嵩本作崇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食正反）吏卒咸聞呼萬歲
者三（萬歲山神之稱也　嵩高縣有上中下萬歲里）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
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
高（用本紋反）○四月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則此所生也古時有明堂處）詔
曰朕德非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八方之神貢父曰八神則郊祀志所
謂天主地主兵主陰主主日主月主四時主）勝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
有聞（看看與看同聞呼看同者三是也）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禮肅
然（山名）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夏四月還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
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還作甘泉通天臺長
安飛廉館○六月詔曰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
之歌秋作明堂于泰山下
三年春作角抵戲
四年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
壇一夜三燭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五年冬巡狩望祀虞舜于九嶷（嶷音疑　其山九峯形勢相似）登潛天柱
山（潛音潛　縣名　天柱在也）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
（舳音軸　艫音盧）○夏四月詔曰朕巡荊揚輯江淮物（輯與集同　合也　物猶神也）

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顯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
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初置刺史部
十三州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名（累力瑞反）夫泛駕之馬（泛方勇反）跅弛之士（跅土各反弛式爾反）亦在御之
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
者
六年三月祠后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在河東）出珍物或化
為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賜貧民布帛人一匹
太初元年（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為太初）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十二月甲午祠后土東臨勃海
望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受郡國所上計簿）二月起建章宮（越巫謂帝曰越國有大火即後大起宮室以厭勝之）○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以建寅月為正未正歷之前以建亥月為正）
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秋
八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貳師大宛城名）發天下讁民西征大宛（宛於原反）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封禮
四年春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大宛舊有天馬種汗出如血號一日千里蹋石有蹄其蹏堅利）○秋起明光宮（三輔黃圖云在城中元后傳云成都侯商避暑借明光宮謂此）

天漢元年（時年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遣使來獻秋閉城門大搜（搜索論侈者通鑑考異曰臣瓚注云武帝紀曰漢帝年記六月禁驗侈七月大搜則搜索論侈者不如閉城門大搜盖搜姦人耳）

二年秋渠黎六國使使來獻（西域國名）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分扶問反）

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榷音較酤工護反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取利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愞棄市（如掾反乃館反）

太始元年（與民更始故以名元）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

二年三月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見胡電反）西登隴首獲白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見同上）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為麟足馬蹏之形令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蹏金金甚精好而形製巧妙褭奴了反貞父曰按元封六年詔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為黃金而此稱泰山似非是所謂黃金為麟趾馬蹏者蓋用首山金為之爾故詔先敘三瑞下乃云以協瑞焉）

三年二月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癸未祀孝景于明堂甲申脩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幸不其（音基山名）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鄉讀曰嚮）作交門之歌

征和元年（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冬巫蠱起

二年秋七月使者江充等掘蠱太子宮太子與皇后謀斬充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死者數萬人太子亡（謂逃匿也）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八月太子自殺于湖（縣名）

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

後元元年二月詔曰朕郊見上帝（見胡電反下見並同）巡于北邊見群鶴留止以不羅罔靡所獲獻薦于泰畤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二年二月丁卯崩于五柞宮（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正之盛反他皆類此）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敘傳世宗曄曄（盛貌）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起也）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illegible]）武功既抗亦迪斯文（迪進也）憲章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享茲永年

司馬溫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
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
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
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
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
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互註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昭帝紀贊 躬履仁義選明將討
不服匈奴遠遁百蠻向風建太學修郊祀功德茂盛 宣帝紀
支庶畢侯 王子侯表 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
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作見知故縱監臨部
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 刑法志 武帝初立十
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是
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 食貨志 干
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百姓抗敝以巧法
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
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
始郊祀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 同上 帝即位尤敬鬼神
之祀矣今少君以祠竈教道卻老方見上上始親祠

竄遣方士入海海上燕齊迂怪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郊祀志）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藝文志）今陛下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殊方萬里說德歸誼（仲舒傳）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相如傳）受命於天積清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欵塞（司馬遷傳）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德上隆和澤下洽（嚴助傳）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梅福傳）勸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所以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枚相傳）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也自此

以來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儒林傳）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生傳）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治化稱者（循吏傳）是意欲困胡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匈奴傳）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今朕不忍聞（匈奴傳）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然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厓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西域贊）

孝昭帝

孝昭帝（諱弗之字曰不謚法聖聞周達曰昭）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倢伃（倢音接幸也伃音令美也）本以有奇異得幸（望氣者言有奇女天子氣及召見手拳上披之即伸）及生帝亦奇異（乃十四月生）

後元二年立為太子年八歲即皇帝位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言天地和液之氣也又言津潤所及廣也）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弄田謂宴游之田太子所戲弄）○閏九月遣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

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貸吐戴反）○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三年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

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

五年六月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贊曰帝自謂雖通此四書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謙也○賈誼作保傅傳在禮大戴記）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吏民爵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

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移中監蘇武[移音移爾雅唐棣移也移園之中有馬廄]前使匈奴留單于庭十九歲乃還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賜錢百萬。夏旱大雩不得舉火。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貢父曰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也]

元鳳六年夏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菽豆也]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其減口賦錢

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帝九歲即位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繇音徭]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敘傳孝昭幼沖冢宰惟忠燕蓋譸張[譸音輈]實叡實聰罪人斯得邦家和同

孝宣帝

孝宣帝諱詢字次卿詢之字曰謀謚法聖善周聞曰宣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董仲舒曰有其功無其意謂之戾○太子納史良娣良娣音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生史皇孫以外家姓稱之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皇孫遇害後有詔被庭養視屬籍宗正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喜音許志反鬪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身足下有毛遍身及足下臥居數有光耀昭帝崩毋嗣霍光請徵昌邑王受皇帝璽綬光奏王賀淫亂請廢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凡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遂差也後改諱詢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子萬姓奏可○群臣上璽綬即位

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貢父曰按此賜爵不及中二千石者緣王即位九族率已為關內侯矣賜天下人爵各一級孝者二級女子百戶牛酒租稅勿收

二年夏五月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鄉音向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

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
宣而廟樂未稱有司奏加尊號六月庚午尊爲世宗廟奏
盛德文始五行之舞

四年春正月詔曰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
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
丞相以下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
入關者毋用傳（傳張㥯久）

地節元年（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元欲令地得其節）夏六月詔曰堯親九族以
和萬國朕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
善其復屬使得自新

二年春三月光薨詔曰大將軍宿衛武帝三十餘年輔昭
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
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
復其後世疇其爵邑（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世世毋有所與（音功預）
如蕭相國。五月上始親政事又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
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考試功能侍中
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貢父曰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也非謂侍中尚書至子孫不改易也）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

以化天下令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勞力到反來力代反流民自占
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賜爵關內侯
致堂胡氏曰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拜刺史
守相考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
而王成以偽增流民占田之口遂蒙顯賞後帝因問上
計長吏既知其妄而不追還致王成詔書自是俗吏多為
虛名而綜核名實之政其亦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
臣諂譽君上之奸術也為君者深居九重堂下之事遠
於千里而況四海九州之大乎故寄心腹於一相而託
耳目於臣鄰欲其莫我欺也人君不好名而篤實則宰
相務實而去華在下者皆盡心於職亦莫敢誕謾朝廷內
外歸於一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篤實而好名
也於是宰相尚華而廢實在下者靡然從風為斯為罔
如幻如戲朝廷內外一歸於虛而天下之理亂矣實則
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
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必移因於外
合而奏囹圄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爭路絕則
曰無事可言賢材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
是也而使之誇頌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
變實著人心實離禍亂實自此而起則雖家豈一喙汗

竹南山亦不足以掩蔽矣故為天下國家者貴實而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冬十月詔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飭音勅與飭同）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籞音魚呂反）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貸音吐得反種之勇反）且勿算事（不出算賦）○十二月詔曰朕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百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四年春二月封外祖母為博平君蕭何曾孫建世為侯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自今諸有喪者勿繇事使得盡其子道○夏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蒙冒也）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賈音價）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

掠辛若饑寒瘐死獄中（瘐音庾病也）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丞相
御史課殿最以聞（殿丁見反）
元康元年三月詔曰乃者鳳凰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
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
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解讀曰懈）永
惟罔極其赦天下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
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級（貢父曰爵自中郎吏文誤蓋本去自中吏至五大夫佐者誤以吏爲吏蓮衍出郎字與民爵不過公乘則賜吏爵自五大夫而上也以中二千石爵中更二千石亦當左更真比二千石當右庶長八百石當左庶長六百石則五大夫矣尋本始元年詔文則知此說是）○
夏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

（通鑑考異曰宣紀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四年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千斤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誤蓋紀誤耳）○秋八月詔曰朕不
明六藝欝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
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貢父曰此詔是下丞相御史者故云各二人）
三年春正月詔曰今吏脩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其赦天
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貢父曰言吏脩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故須赦也何則身不脩則不能率下法不衆則致何枉如此則坐罪者乃無辜安得如文王刑茲無赦也）○夏五月詔曰獄
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今用法或持巧心
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四方黎民將何

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或擅興繇役飾廚傳越職踰法以
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
石金郎從官帛○夏六月詔曰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
屬縣（三輔諸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
巢探卵彈射飛鳥（擿他狄反　射食亦反）
四年春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
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二月詔曰神爵
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朕寡于德厚屢獲嘉祥其賜天
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悌力田
帛人二匹鰥寡孤獨各一匹比年豐穀石五錢
神爵元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詔曰朕承宗廟戰戰
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年嘉穀玄稷（玄稷黑粟也）降
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函讀與含同　銅池承霤也）
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朕之不明震于
珍物飭躬齊精祈為百姓（飭與敕同　為于偽反）東濟大河天氣清靜
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
天下勤事吏爵鰥寡孤獨高年帛○西羌反發三輔中都
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佽音次）羽林孤兒詣金城○六
月詔曰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

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

二年夏五月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三年春起樂游苑（樂來各反）○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奉扶用反下同）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鑑考異曰宣紀云益吏百石以下條十五帝昭日若食一斛則益五十苟紀云益吏百石以下條五十斛蓋以十五錄顧校攻之然謂云以下恐錄指五十斛也）

四年春二月詔曰乃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脩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祉福（為于偽反）鸞鳳萬舉蜚覽翱翔集止于旁齋戒之暮（暮音莫）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嚮（嚮讀曰享）海內承福其赦天下○夏四月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漢舊儀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其云中二千石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故謂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賜爵關內侯

五鳳元年（以鳳凰至因以改元）春行幸甘泉郊泰畤

二年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師古曰樂音洛）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道民也勿行苛政

三年三月詔曰往者匈奴數為邊寇百姓被害朕未能綏安匈奴單于請求和親單于閼氏（閼於乾反氏音支）及以下將衆

五萬餘人來降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北邊
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飭躬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竝
見或興于谷燭燿齊宮十有餘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
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樹上文章
五色留十餘刻吏民竝觀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婁古屢字）獲
玆祉福公卿大夫其勗焉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遣弟入侍大司農耿壽昌奏設常
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夏四月辛丑晦日食詔遣丞相
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宣紀）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
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入侍夏四月黃
龍見新豐冬匈奴單于遣弟來朝賀

三年春正月詔曰乃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
流枯槁榮茂神光竝見咸受禎祥（禎音貞）其赦天下。冬十
二月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
（願於三年正月行朝禮）詔有司議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
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
表匈奴單于鄉風慕義（鄉讀曰嚮）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
之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禮宜如諸侯王稱臣
位次諸侯王下詔曰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

匈奴單于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𤢖來朝（稽古奚反𤢖音刪又先先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三月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黃龍元年（黃龍見故改元考異曰案宣帝紀四年改元而郊祀志先言以元甘露黃下黃龍見新豐其下乃云後間歲改元黃龍以黃龍後又云正月復幸甘泉郊則宣帝自建用三年前黃龍元鳳若是黃龍見夫官爲得不書漢注未可據也）○二月詔曰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中竹仲反）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謾音慢又莫連反）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眞僞毋相亂○冬十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帝年十八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三）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

固存信威北夷（信讀為申一說因信及威並著北夷）單于莫不稽首稱藩

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㑺德殷宗周宣矣（殷高宗周宣王）

敘傳 中宗明明寅用刑名（寅敬也）時舉傳納（傳一曰數）聽斷惟

精案遠能邇煇燿威靈（煇光燿音[illegible]又燿也）龍荒幕朔（龍匈奴荒天能城朔北方）

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於有成

互註 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刑法志）躬

行節儉慈仁愛人（傳）（霍光）頗脩武帝故事（王吉傳）欲治之

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

萬世之長策（同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

選茂異（公孫弘贊）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

蒙瑞應（何武傳又見王褒傳）繇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

事之艱難厲精為治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

下不安有治理効輙以璽書勉厲公卿缺以次用之

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循吏傳序）承武帝奮

掔之咸值匈奴百年之運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

稱藩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

庶無干戈之役（匈奴傳贊）

孝元帝

孝元帝（諱奭之字曰盛諡法行義悅民曰元奭式亦反）宣帝太子也母曰許皇后

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貢父曰此言二歲宣帝即位指踰年改元）

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
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惲於物久蓋公盍反坐刺
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
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致堂胡氏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
正心正身以正其家若夫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
正萬民則自正家而推之爾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
殊致猶百尋之木起自萌芽河出崑崙至于大海一以
貫之故能成功巍巍與天地並而知遠之近則其本微
矣小白重耳宋襄秦穆之徒仰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

意果誠心果正身果脩而家果齊乎其輔佐之者果皆
稷契伊周之比乎其所行政事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
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伯術正猶美玉之與碔砆不
可同年而語也而謂王伯無異事不知伯之異
乎王是不知聖學也不知聖學則尊仲尼者亦從人云
爾而尊之爾非眞有見乎聖人也不然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者今乃斷然斷論謂王伯同途豈春秋之旨
哉以此自為故得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以此語學
故有疑孟之作而君子不之取以此事君設有以争國
殺人居其第以私愛易其子以慾惑不嫁姑姊妹而曰

古之聖王率由此也豈不為正道之病邪
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
使人眩於名實（眩胡縣反）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
者太子也黃龍元年帝崩癸巳即位

初元元年三月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
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貸吐戴反　種之勇反）○夏四月詔曰
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等十二人循
行天下（循面約教　乃遣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
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
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虖無憂
矣又曰關東民多困乏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
民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四）三老孝者帛五匹弟
者力田三匹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
馬以振困乏○秋八月上郡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
○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曰間
者陰陽不調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
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大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二年三月罷少府佽飛外池（佽飛具繒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故有池也）嚴籞池
田（嚴籞射苑也　池田苑中田也）假與貧民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
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託于王

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閒者歲
數不登元元困乏敖天下有司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
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
之士朕將親覽焉○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慘
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公卿將何以憂之其
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
故前將軍蕭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道讀曰導）賜
爵關內侯朝朝望十二月恭顯等譖望之令自殺

三年 春珠厓郡山南縣反博謀群臣待詔賈捐之以為宜
弃珠厓救民飢饉乃罷珠厓○夏四月茂陵白鶴館災詔
曰乃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不燭變異群司又未肯極
言朕過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阸無以相振加以煩擾
虖苛吏拘牽微文其赦天下六月詔曰閒安民之道本
繇陰陽（繇讀與由同）閒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庶幾群公有敢
言朕之過者今則媮合苟從（媮與偷同）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
饑寒遠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
道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
諱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
衆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

五年 夏四月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曠未得其

人元元失望其令罷齊三服官（齊國舊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縰與纚同山爾反）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省刑罰七十餘事

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三月詔曰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知音智）故壬人在位（壬人佞人也）吉士雍蔽（雍讀曰壅）重以周秦之弊（重直用反）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

二年春二月詔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軌服（[illegible]）今朕承高祖之洪業而陰陽未調三光晻昧（晻與暗同[illegible]又烏感反）元元大困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三月壬戌朔日蝕詔曰陰陽不調未燭其咎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施與謂布惠禁切謂禁令煩苛）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錯音千故反）是以氣邪歲增侵犯太陽其令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四年春二月詔曰朕承至尊之重未能燭理百姓婁遭凶咎（婁讀曰屢）加以邊竟不安（竟讀曰境）師旅在外賦斂轉輸元元騷

動窮困亡聊夫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
天下。六月詔曰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群生和樂方
外蒙澤今朕晻于王道晻與暗同靡瞻不眩眩胡絢反靡聽不惑是
以政令多還還反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出不可復反民心未得邪說空
進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奸作邪侵削細民
元元安所歸命其直言盡意無有所諱。十月詔曰安土
重遷黎民之性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人懷思慕之心家
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亡聊之民
非久長之策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
亡有動搖之心

五年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射食亦反布車騎大獵

建昭元年秋八月有白蛾群飛蔽日蛾五河反

四年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惟烝庶之失業臨遣
諫大夫博士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
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
使朕獲觀教化之流焉

五年春三月詔曰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
敬讓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德薄明
晻晻與暗同教化淺微其赦天下。又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
力自盡之時故是月勞農勸民勞來到反無使後時今不良之

吏覆案小罪覆方目反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天下一時之作
亡終歲之功公卿其申敕之
竟寧元年竟者終極之言承安寧也春正月匈奴虖韓邪單于來朝
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
忘恩德鄉慕禮義鄉音嚮復脩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
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夏五月壬辰帝崩
于未央宮帝年二十七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史書謂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鼓琴瑟吹洞
簫洞簫之無底者自度曲被歌聲度大各反分刌節度刌千本反
旅之節制窮極幼眇幼眇音要妙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

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
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
之風烈也
敘傳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貢禹薛廣德優繇亮直
朱雲外割禁囿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閹尹之呰
與疵同主奄閹者尹正也穢我明德

孝成帝

孝成帝諱驁字太孫驁之字曰俊諡法安民立政曰成驁五到反元帝太子也母曰王
皇后三歲為太子壯好經書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樓門
上有銅龍不敢絕馳道馳道天子所行道絕橫度也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

上大說（說音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絶馳道帝崩六月己未即位

建始元年二月詔曰群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夏四月黃霧四塞

二年三月罷六廄技巧官秋罷太子博望苑（武帝為衛太子作令受賓客）

三年冬十二月日蝕地震詔曰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謫見天地公卿其思朕過失明白陳之

四年夏四月雨雪（雨于具反）秋桃李實大水河決東郡金隄

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改元為河平○夏四月己亥晦日蝕詔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則日為之蝕百寮各脩其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陳朕過失

三年秋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言令陳農為使使之求書上使所吏反下如字）

陽朔二年春寒詔曰昔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明以陰陽為本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時政月令）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

○九月奉使者不稱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

流化於天下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四年春正月詔曰人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師古曰劭勸勉也）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鄉讀曰嚮）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勸來之

鴻嘉元年春二月詔曰朕明有所蔽德不能綏衆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臨遣諫大夫舉三輔三河冤獄。冬賞

龍見真定

二年春三月博士行鄉飲酒禮有雉蜚集于庭（師古曰蜚古飛字）歷階升堂而雊（師古曰雊工豆反）又集承明殿詔曰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傅讀曰敷）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婁困於飢寒（師古曰婁古屢字）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道讀曰導）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乃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朕之不逮

三年夏四月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賈讀曰價）

四年春正月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流民欲入關輒籍內錄其名籍而內之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冬廣漢鄭躬等黨與寖廣寖古浸字拜趙護為廣漢太守擊之

永始元年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言不偉詳於群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四年春正月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賜高年帛

六月詔曰乃者地震京師火災婁降婁古屢字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又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

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隷校尉察不變者（師古曰省者減省也）

元延元年秋詔曰乃者日蝕星隕謫見于天大異重仍（重直龍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見于東井（孛步內反又音勃）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內郡舉方正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猛勇知兵法者各一人

三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為闌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原父曰校讀如犯而不校之校亦鼓遮獸也）

綏和元年二月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德不能綏理宇內不孝天佑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其立為皇太子賜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又曰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天地人為三統二王之後并己為三）○十二月罷部刺史置州牧秩二千石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帝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

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湛音耽）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於邑短氣也於音烏邑音烏合反他皆類此）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敍傳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壼闈恣
趙（趙皇后）朝政在王（外家王氏）炎炎燎火亦允不陽

孝哀帝

孝哀帝（諱欣之字曰喜　諡法恭仁短折曰哀）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母丁姬
年十二歲嗣立為王長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入朝帝亦自
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為之冠）立為皇太子綏和二年三
月帝崩四月丙午即位尊定陶恭王為恭皇
建平元年二月詔曰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其與大司
馬列侯將軍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
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賈父曰此詔亦足下丞相大司空者）

二年夏四月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立恭皇廟
于京師赦天下罷州牧復刺史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
之讖（諸以才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夏姓賀良名也　高祖感赤龍而生自謂赤帝之精良等因作讖文）
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曰漢興二百載歷
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曷敢不
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基始也元大也始為大事之命謂改制度也）
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陳舜后王莽陳之後謬語以明莽當纂立又曰數陳聖劉之德宋祁曰予按王莽傳以讖文解釋當作太初元將元年後人削去元將二字後得唐世元將字衆存）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八月詔曰夏賀良
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過聽甚為

海內獲福至亡嘉應皆違經背古不合時宜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下有司皆伏辜

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籌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籌言執國家）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聚會祠西王母冬（籌行於天下）

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

元壽元年春正月詔曰朕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贍婁敕公卿（婁古屢字）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中竹仲反）或上暴虐假埶獲名溫良寬柔陷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遠于萬反）期於安民陳朕過失無有所諱（諱許貴反）。秋九月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門鋪首所以銜環作龜蛇之形鋪音普胡反）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帝年二十即位在位六年壽二十六）

贊曰孝哀之辭博敏幼有令聞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婁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手搏為卞角力為武戲）即位痿痹（痿人佳反痹必寐反）末年寖劇饗國不永哀哉

敘傳孝哀彬彬克攬威神（攬力敢反又執取也）彫落洪支（廢退王氏）底劇鼎臣（底致也劇厚也刑重誅朱博王嘉之屬）婉變董公（董賢）惟亮天工大過之困實橈實凶（橈曲也其教反）

孝平帝

孝平帝（諱衎之字曰樂 謚法布綱治紀曰平 衎苦旱反）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
母曰衛姬三歲嗣立為王哀帝崩九月辛酉即位（師古曰辛酉去哀帝崩六十四日）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
總己以聽於莽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
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殆非
重信慎刑灑心自新之意也（師古曰灑先禮反）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
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
贓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進不以小
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越裳南方遠國 譯謂傳言也）獻白
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以薦宗廟羣臣奏言大司馬莽功
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
以上一切滿秩如真（師古曰予謂吏雖有其名皆不滿其數平帝即位欲崇恩故賜令滿秩如真二千石者得兩千石也諸百官表注吏秩差是據後漢注所定千石以下歲得多少本數計特建武時所加者非西漢舊制也）
宗室劉不惡等皆以前與建策奉事周密勤勞
賜爵食邑各有差天下吏舍亡得置什器儲偫（師古曰偫具也）
○六月置海丞果丞各一人（主海稅 掌諸果）封孔子後孔
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狀如水牛頭似豬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
夏四月郡國大旱蝗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

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計口而給其田宅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斗受錢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種之勇反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九月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將帥乃有鉦鼓今發官兵少又假之鉦鼓欲重其威也鉦者鐃也鐃音女交反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晉灼曰成重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也重徙雲陽賜公田宅冬中二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

三年春詔有司為皇帝納采安漢公莽女又詔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師古曰軺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併步鼎反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嫁娶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學官郊祀志曰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立官稷於官社之後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四年二月遣太僕王惲等八人惲於粉反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夏加安漢公號曰宰衡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采以尊莽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明堂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下方八窗法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辟雍者象璧圓雍之

以水泉數化派行

【五年】春正月詔曰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為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以書付郵亭令送至宗伯）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　劉歆羲和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

（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所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

【冬】帝崩葬康陵（帝年九歲即位即位五年年十四）

【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敘傳】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 O 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389650 v.10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三

年表

異姓諸侯王表

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禮（古禪字）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讀曰弑）秦起襄公章文繆獻（秦之初大起於襄公始為諸侯至獻公更為章著也襄公莊公之子文公襄公之子繆公德公之子獻公靈公之子）孝昭嚴（孝公獻公之子昭襄王惠王之子嚴謂莊襄王昭襄王之孫後避明帝諱以莊為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

若彼用力如此其難也（難古艱字）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處士謂不官於朝而居家者橫胡孟反）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墮以規反箝其占反）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壹威權總歸己）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五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適讀曰謫）閭閻偪於戎狄響應瘽於謗議（響音響瘽音昔）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鄉讀曰嚮）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項羽為西楚霸王為天下主立十八王高祖於蜀漢漢元年諸王畢封各就國始受命之元故以為表首）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叙傳　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三聖謂文武周公）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其守（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河洛之間（阸於懈反阸音阨）分為二

周東西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周赧王負責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鈇音膚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然天下謂之共主雖至微弱猶共以為之王彊大弗之敢傾師古曰諸侯雖大者不敢傾滅周歷載八百餘年

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狙千絮反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智姍笑三代姍古訕字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根本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謂過其歷秦欲以一迄萬今至子嬰而亡此謂不及期

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大者王小者侯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荊吳淮南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天子自有三河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撟與矯同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睽工攜反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

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漢法以右為尊故降秩為左遷仕於諸侯為左官）設附益之法（背正法而厚於私家）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敘傳　太祖元勳啟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

王子侯表

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于孝武以諸侯王畺土過制（畺亦疆字）或替差失軌（替古僭字）而子弟為匹夫輕重不相准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矣哉

敘傳　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

高惠高后文功臣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滅秦

五年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裁與纔同），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刑白馬歃其血以為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灌嬰）。高后二年，復詔陳平盡差列侯之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耗音毛）。罔亦少密焉。故孝宣閔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庸保謂賃作者也），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線（線先戰反）。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群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謂紹殷氏），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謂武王入殷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虞舜之後於陳）。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群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于王府，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

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没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忍所息之樹且猶不伐（召南甘棠之詩是也）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跡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宜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聖朝憐閔詔求其後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妄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遴讀與吝同柬古簡字）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尢功（取其功高人者繼之）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綴續前記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

敘傳受命之初贊功剖符英世弘業爵土乃昭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徠（古來字）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潞子離狄內附春秋稱其爵列諸盟會）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師古曰弓高侯韓頹當襄城侯韓嬰皆從匈奴來降而得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至孝景始欲侯降者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高祖非有功不得侯之約）

敘傳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紹有土（景武時以軍功封侯昭宣時以勳襲爵土）

外戚恩澤侯表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過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後嗣共己遵業（共讀曰恭）舊臣繼踵是位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illegible]）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瀕音頻又音賓）於是寵以列侯之爵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與讀曰豫）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脩侯犯色（脩音條）卒用廢黜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先褒為侯）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申伯周宣王元舅也）寖廣博矣是以別而敘之

敘傳亡德不報爰存二代（殷周）宰相外戚昭韙見戒（韙是也）

百官公卿表

易敘宓羲神農黃帝作教化民而傳述其官（左傳載郯子所說）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

材楊側陋十有二牧柔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卨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森作朕虞育草木鳥獸（森古益字）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變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後頗有[illegible]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遂以亂亡

相國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金印紫綬）

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掌武事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司馬主武也諸武官以為號）以冠將軍之號（金印紫綬）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

公御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哀帝元
壽二年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指事而行無阿私也衣以繡者尊寵之也
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銀印青綬後名大司空金印紫綬
大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
三公上金印紫綬
太師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金印紫綬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
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金印紫綬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
有六令丞又諸廟寢園及諸陵縣皆屬焉景帝中六年更
名太祝為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初置太卜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
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二年稍增員十二人
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
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
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
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太初元年更名大夫為
光祿大夫
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

至于大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
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戸
騎三將秩皆比千石
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
石
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
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
將秩比二千石
羽林掌送從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
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
羽林孤兒
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
以督課之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有丞屬官有公車司
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士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
官皆屬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略同不常置
太僕秦官應曰周穆王所置也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廏未央家
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邊郡六牧師苑令皆屬焉
廷尉秦官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為號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
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宣帝地
節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

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
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聲臚傳之也）屬官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
及郡邸長丞

宗正秦官掌親屬有丞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屬官有
都司空（賈誼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又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
武帝太初元年又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
內籍田五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
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

騪粟都尉武帝軍官不常置王莽改大司農曰羲和後更
為納言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有六丞屬官有尚
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
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二官令丞（如淳曰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師古曰太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若盧如說是也左弋地名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者也劉攽曰按此凡十六官言十二誤也）又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
屬焉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有兩丞候司馬千人武帝太初元
年更名執金吾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都船
武庫有三丞中壘兩尉又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

焉初寺互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尉自太常至執金吾
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如淳曰洗或
作先舍人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有兩丞左右中候景
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屬官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
後中校七令丞如淳曰章謂大材也
詹事秦官茂陵書詹事秩眞二千石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屬官有太子
率更家令丞僕中盾衛率廚廄長丞成帝鴻嘉三年省詹
事官并屬大長秋
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

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
將行秦官皇后卿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
士人
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
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
大鴻臚
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
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鍾官技巧六廄辯銅九官令丞
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皆
屬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成帝建始二年省技巧六廄官

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 景帝 二年分置左右 武帝 太
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屬官有 長安市廚兩令丞又都水鐵
官兩長丞左內史更名左馮 翊
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 景帝 中六年更名都尉 武帝 太初
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 地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
輔
護軍都尉秦官 武帝 元狩四 年屬大司馬
司隸校尉周官 武帝 征和四 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
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 罷其兵 哀帝 復置但為司隸
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也）十二城
門候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屯 騎校尉掌騎
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 越騎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
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
校尉皆 武帝 初置自司馬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
西域都護加官 宣帝 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
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戊己校尉 元帝
初元元年置（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為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有丞司馬

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皆武帝初置侍
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
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侍中中常侍
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輿車
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
中常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皆秦制
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
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
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治之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
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師古曰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秩六百
石員十三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
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

百石關都尉秦官農都尉屬國都尉皆武帝初置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
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
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
吏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
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
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
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比二百
石以上皆銅印黃綬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
十五人

【叙傳】漢迪于秦（劉曰迪至也）有革有因觕舉僚職（觕才戶反 顏曰大略也）並列其人

古今人表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
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歸乎顯善昭
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
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又
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傳曰譬如

堯舜禹稷卨欲與之為善則行（傳謂解說經義者也）鯀驩兜欲與為
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逄比干
欲與之為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為惡則行（于莘紂之勇人崇侯紂之佞臣）
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
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以
列九等之叙

叙傳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畧差名號九品之叙

漢志

律曆志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
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
衰張蒼首律曆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元始中王莽秉政
欲燿名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劉歆等典領條
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于篇一曰備數二曰
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
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
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
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illegible]）本起於黃鍾之數
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黃鍾子之律也子數一太極元氣含三為一是以一數變而為三）
也歷十二辰之數而五數備矣（五行之數悉備於此）陰陽變化夫推歷生

律作曆十二辰律以生律呂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準平水斛量物多少呂素度長短不失毫氂度大分十毫為氂量多少不失圭撮六十四黍為圭四圭為撮日權輕重不失黍絫十黍為絫十絫為銖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職在太史羲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塤許元反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昌六反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千豆反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亡讀曰無射亦石反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其

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綸泠音零綸音倫自大夏之西昆
侖之陰取竹之解谷昆侖之北谷名也生其竅厚均者取谷中所生之竹孔
外內厚薄自然均者以為筩不復加削刮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
制十二筩太東反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
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比頻寐反至治之世天地之
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者天之中數
五一三五七九在上在下五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二四
六八十在上在下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
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孳讀與滋同為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
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始於子大呂呂言陰大旅助
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太族族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
也位於寅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氣而牙種物也位於卯姑
洗洗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中呂言微陰旅助姑洗
宣氣齊物也位於巳蕤賓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
於午林鐘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林盛也位於
未夷則則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物也位於申南
呂呂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亡射射言陽氣究
物而使陰氣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應鐘言
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也位於亥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
之紀黃鐘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

元也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楙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太族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宓音伏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正之盛反下皆類此林鍾未之衝丑為地正太族寅為人正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統十九歲為一章一統八十一章黃鍾之實也起十二律之周徑律孔徑三分參天之數也圍九分終天之數也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林鍾長六寸圍六分期音基謂十二月為一期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太族長八寸圍八分三統相通故黃鍾林鍾太族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茆莫保反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薆音愛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

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軋於黠反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鬯與暢同該成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成之數謂黃鍾之法數該之積謂黃鍾變生十二辰積實之數也忖千本反除也如法為一寸則黃鍾之長也得一寸則得九寸所謂參分損一下生林鍾黃鍾長九寸以二乘九得十八以三除之得林鍾六寸陽生陰曰下陰生陽曰上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族參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族律上下相生皆以此伍偶也八八為偶其法皆用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度大各反下皆類此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子穀秬即黑黍取黍穀中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也秬音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別於分忖

於寸蒦於尺蒦音約張於丈信於引職在內官廷尉掌之法度
所起微為其纖○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量力張反
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
井水準其概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
五量嘉矣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職在太倉
大司農掌之米粟之量故在太倉○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
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砥以見準之正繩之直
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
七政故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
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
四銖為兩二十四氣之象也十六兩成斤四時乘四方之
象也三十斤成鈞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
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四鈞為石四時之象
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
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立以望水為平
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
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
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
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繇與由同用也
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下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

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陽氣伏於
下於時為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故為權也太陽者南
方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故為衡
也少陰者西方陰氣遷落物於時為秋秋揫也物揫斂乃
成熟故為矩也少陽者東方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蠢也
物蠢生迺動運故為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
緯通達迺能端直於時為四季故為繩也五則揆物有輕
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
法有品各順其方職在大行鴻臚掌之（平均曲直齊遠近故在鴻臚）書
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
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
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咏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
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
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
延群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同律審度加量平衡鈞權正
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
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取銅之名以合於同）所以同
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貢父曰當云銅之為物至精）不為燥溼
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
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

曆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幽通賦玄黎醇耀於高辛則黎為火正）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二官重黎）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正月為孟陬）攝提失方（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曆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曆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秦推五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而自以為獲水德（謂有黑龍之瑞）以十月為正色尚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頊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共議寬等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蓋聞學褊陋不能明於是乃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曆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春夏為發秋冬為斂清濁謂律聲之清濁五部謂五行氣二十四氣物萬物分曆數）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姓射名姓）議造漢曆乃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

至䟫離弦望䟫遲也離遠也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平及司馬可酒泉候宜君可者司馬之名宜君候之名候官號也故曰東南二尉西北二候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與讀曰預都分天部分部二十八宿為之度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名曰陽歷陰歷陽歷先朔月生陰歷朔而後月乃生乃詔遷用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

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言其應候不差陵渠奏狀遂用平歷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黃帝調律歷貢父曰多律字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御史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盡六年太初歷第一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壽王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很曰安得五家歷又妄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竟以下吏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讀曰妙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自此以下述劉歆之說

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天時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周道既衰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當以閏盡歲為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為蔀首）（音剖又音部）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共讀曰恭謂三統之微氣也當施育萬物故謂之德）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初九律之首初六呂之首律娶妻（黃鍾生林鍾）而呂生子（林鍾生太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

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天數一三五七九五在其中地陰數耦二四六八十六在其中故曰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曰有六甲辰有五子（甲有六子有五）十一天地之道畢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曰目歲（春秋則為一歲春秋以日一歲夾舉）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啟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二至二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天終數九地終數十窮終也閏亦日之窮所取三終之數以為義）并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參天數二

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為會月會月二十七章之月數也得朔旦冬至日與歲復時所以記啟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為章月朔不得中是謂閏月三統閏法初入元百六陽九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為閏也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故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

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地以十二月生萬物三月乃畢人生自寅成於申人功自正月至七月畢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夏正月朔日地以甲辰殷正月朔日人以甲申周正月朔日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

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四時相乘之數也太昊帝言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為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號曰炮犧氏○共工氏伯九域伯讀曰霸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志言秦為閏位亦猶共工不當五德之序○炎帝以火承木故為炎帝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氏○黃帝火生土德與炎帝之後戰於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故號曰軒轅氏○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考五帝德之書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

為金德號曰金天氏○顓頊帝春秋外傳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重黎蒼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為水德號曰高陽氏○帝嚳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清陽玄囂之孫也水生木故為木德號曰高辛氏○唐帝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為火德號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為諸侯○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處虞之媯汭堯嬗以天下嬗古禪字火生土故為土德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為諸侯○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虞舜嬗以天下

土生金故為金德號曰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成湯書經湯誓湯伐桀金生水故為水德號曰商後曰殷初契封商湯兼而受命故二號三統上元至伐桀之歲歲在大火至武王伐紂六百三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六百○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紂水生木故為木德號曰周室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歲在鶉火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漢高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至平帝元孫嬰為嗣謂之孺子王莽居攝盜襲帝位竊號曰新室十四年更始帝以漢宗室滅莽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自漢元年訖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光武以高祖九世孫受命中興復漢改元曰建武歲在鶉尾

[敘傳]元元本本數始于一起于禮九之一也產氣黃鍾造計秒忽秒禾芒也忽蛛絲細者八音七始五聲六律解在禮樂志度量權衡曆算逌出逌古攸字所也官失學微六家分乖一彼一此庶研其幾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為之絶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

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illegible]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辟讀曰僻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誖則王道備矣

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脩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筦弦說讀曰悅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此禮樂之本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

撥亂反正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說而歎曰（說讀曰悅）吾迺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以通為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為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宜定制度興禮樂乃草具其儀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其議遂寢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說讀曰悅）其事又廢董仲舒對策言漢當更化則可善治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王吉上疏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上不納其言成帝時犍（居元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

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讓字）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夫民漸漬惡俗貪饕險陂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敺與驅同）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帝下公卿議

會向病卒丞相奏請立辟廱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謚帝欲立辟廱群臣議謚引為美謂之成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光武改定京師于土中洛陽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迺營立明堂辟廱顯宗即位明帝躬行其禮宗祀光武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廱鄭氏曰漢以一公為三老大夫為五更每當大行禮乃置鄭玄云為老久更知三德五事者更音工衡反蔡邕以為更當為叟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群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禮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集學者不能昭

故君臣長幼之道寖以不章○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是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以先王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說讀曰悅樂音洛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招讀曰韶皆類此禹作夏湯作濩音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勺讀曰酌武王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

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
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咸皆也池言其包容浸潤故云備矣）其威儀足
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
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作之
朝廷則群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
說而承流（說讀曰悅）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
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
降世衰民散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
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
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夫樂本情性雖經乎千載其遺風

餘烈尚猶不絕至于春秋時陳公子
（二年過難奔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
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漢興樂家
氏（魯人）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
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
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
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
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
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
者高祖四年作以象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也

高祖更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更曰五行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己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尊太宗廟孝宣采昭德舞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於甘泉就乾位也(甘泉在西北)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方丘在澤中也)乃立樂府(樂府之名蓋起於此)采詩夜誦(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用周禮郊天日也辛取齋戒自新之義圜丘象天)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以竹為宮天子居中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皆肅然動心焉

安世房中歌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縣古懸字)樂充宮庭○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象象○)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郊祀歌曰練時日侯有望焫膋蕭延四方(焫人說反膋來彫反腸間脂蕭香蒿古以蕭焫脂合馨香四方之神)尊桂酒賓八鄉(切桂置酒中尊大尊也李元記云以酒尊作為大尊伯八鄉八方之神)○帝臨中壇四方承宇清和六合制數以五(后土之上數五)歌海內安寧興

文醫武（醫古假字）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媼老母稱坤為母故稱媼海內安定富媼之功）穆穆優游嘉服上黃（黃土上）。青陽開動根荄以遂霆聲發榮壧處頃聽（壧與巖同頃讀曰傾）眾庶熙熙施及夭胎（施弋豉反夭烏老反）群生啿啿惟春之祺。朱明盛長旉與萬物（旉古敷字與弋於反）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桐讀為通）敷華就實既阜既昌廣大建祀肅雍不忘。西顥沆碭秋氣肅殺（沆胡浪反碭音蕩顥白貌也）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姦偽不萌祅孽伏息四貉咸服既畏威慕德。玄冥陵陰蟄蟲蓋臧（…）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惟泰元（泰元天也）尊媼神蕃釐（元尊天也媼神地也）經緯天地作成四時（…）列陳…

挂靈旗九夷賓將。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更定詩曰（衡奏罷…衡奏更定此詩）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熙與…路也）鏽周張承神至尊九歌畢奏斐然殊鳴。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迣音世逝也）今安匹龍為友。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天門開詄蕩蕩（詄大結反）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梢竿也舞者所持以玉飾之也）星留俞塞隕光（俞答也言衆星留神答武帝為降其光耀四面充）照紫幄珠熉黃（熉音碩紫幄神之幄）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假清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效異

披圖按諜玄氣之精回復此都(靈暢之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象載瑜白集西(西音先)食甘露飲榮泉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肄習也)歲時以備數昔殷周之雅頌君臣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又不協於鍾律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鳳以下定陵淳于長富平張放)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孫讀曰遜)文巧則趨末背本者眾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今海內更始(今謂班氏撰書時)戶口歲息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以為發憤而增歎也

叙傳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湎湎紛紛(湎莫錢反)略存大綱以統

西漢書卷之三　補缺　[illegible]　官　方

舊文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 O C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15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四

漢志

刑法志

夫人宵天地之貌（宵類也義與肖同貌古貌字）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故群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群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

聖人既躬明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鑽髕刑鑽去其髕骨子端反髕頻忍反）薄刑用鞭朴（普木反）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國語云黃帝炎帝弟炎帝火行也後子孫暴虐黃帝代之故言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共工主水官因為水行）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殛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

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食其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

閑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
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
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年大簡車徒此先王
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周道衰法度墮隋[illegible]宇火規反至齊
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霸用師之道管仲曰
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
速得志矣於是廼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
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
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
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晉文接之

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蒐於被廬之地作執秩為六官之法被廬晉地以總帥
諸侯迭為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
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至魯成公作丘甲丘十六井也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哀公用田賦別計田畝及家財各為一賦搜狩治
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
旅亟動亟丘吏反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春
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
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
因勢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頻忍反
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

從連衡（衡橫也齊楚韓魏燕趙為從秦為衡從子容反）轉相攻伐代為雌雄齊愍以技擊彊（技兵家之技巧技擊謂手足便器械）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勢利而貴變詐夫仁人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師古曰直亦當也）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之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為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吳師已歸楚子入郢）凡兵所以救亂除害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漢與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擥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踵因也）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鞭

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
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
德之輔助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
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
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
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夷三族）增加肉刑大辟有鑿
顛抽脅鑊亨之刑至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
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决事日
縣石之一（省讀文書日以石百二十斤為程）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
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兆

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
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攈九問反）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蠚（呵各反）蕭曹為相填以無為
（填竹忍反）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
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
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
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
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至於斷獄
四百有刑錯之風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
安（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

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illegible]）自傷悲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之欲反）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黥劓刖左右趾）而姦不止非迺朕之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具爲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上言）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者皆棄市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其定箠令自是笞者得全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吏深害及故入人罪皆寬緩）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

章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弄法受財若市買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傅讀曰付）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宣帝即位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乃下詔曰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鞫窮也謂窮竟其事）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未央宮中有宣室殿齋則居之）獄刑號為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諍之臣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弄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宣帝未及修正元帝初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百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詔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有司以下史家之言大雅烝民之詩曰肅肅王）

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故略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孝文二年詔曰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收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乎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帑妻子同收謂其父至無罪不相坐臣謹奉詔書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

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至孝宣元康四年詔念者老之人或罹文法自今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七歲犯殊死者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率天下犯罪者千口而一人死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者禮教不立獄犴不平之所

致也獄豻訟也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
禮制未立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為之囊橐容隱姦邪
若囊橐盛物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
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
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
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
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
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
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強扶
弱　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哀

成之間什八可謂清矣十少其八而未能比隆於古者以其疾
未盡除而刑本不正也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
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
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
駻突以繩縛馬口曰鞿古羈字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
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
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宜思所以清原正本
之論刪定律令皆復古刑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
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
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

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

叙傳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吳孫狙詐（狙千余反）申商酷烈漢章九法本宗所作輕重之差世有定籍

食貨志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刀謂錢幣　龜以卜　貝以為飾）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祖古文阻）是為政首禹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穀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群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井田之中為屋廬）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授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地著為安土也　著直畧反）故必建步立畮（畮古畝字）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同畝）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為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為廬舍（春夏……）

(春之秋冬則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是以民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産可得而平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為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十一謂十取其一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財産)賦共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共讀曰供)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彊其兩反勉彊勸之)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菜茹有畦瓜瓠果蓏(蓏來果反木實曰果草實曰蓏)殖於彊場邑有序而鄉

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冬民既入餘子亦在于序室(未任役為餘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造成也)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比頻二反)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畧也使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民三年耕則餘一

年之畜(讀曰蓄)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進上農工諸業合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周室既衰暴君汙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繇讀曰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履畝履文曰稅畝所謂賦也)春秋譏焉(春秋謂之稅畝譏好者而取之譏其貪也民所)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音恢)為魏文侯作盡地力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升當為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又曰糴甚貴

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賈讀曰價)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仟陌(南北曰仟東西曰陌陌莫白反)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至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三分取二)

西漢書卷二四　食貨志

發閭左之戍（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古餉字）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澹古贍字）海內愁怨遂用潰畔（下逆上曰潰）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醇不雜也無醇色之駟謂四馬純色）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以給中都官（京師諸官府）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古之人曰一夫不

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屈盡也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故其畜積足恃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亦恐懼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賣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阽音閻又丁念反）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著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古畝字）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廩廩危也）上感誼言始開籍

田躬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説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
者非能耕而食之食讀曰飤織而衣之衣於既反為開其資財之道
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捐瘠
病無相棄捐瘠瘦病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
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灾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
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
利未盡出游手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
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
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
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
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
知其然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其為
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
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
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
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
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

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
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
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被水旱之災
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價而賣亡
者取倍稱之息（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
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
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
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仟謂千錢佰謂百錢）因
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
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

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
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好惡乖迕（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
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
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夫能入
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
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
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
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車騎者天
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為于偽反）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八尺曰仞）

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
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五大夫第九等
爵)廼復一人耳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
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
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
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
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
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
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
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

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俞音愈)
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
大富樂矣上乃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
租稅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
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賈音價)始造苑馬以
廣用(為苑以牧馬)然婁敕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至武帝初
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
有馬仟伯之間成群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時無

吏不數轉至於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庾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行下孟反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願陛下詔大司農使關中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共讀曰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小民安得不困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卒讀曰猝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甽甽工犬反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併兩耜而耕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

斛以上〔縵田謂不為甽者縵莫幹反〕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為法意狀〕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宣帝即位歲數豐穰〔穀所角反〕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糴音狄〕漕關中之穀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深計〔遠〕遠慮誠未足任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迺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所吏反〕勸郡國至大官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齊地飢民多餓死諸儒多言鹽鐵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

故不為民田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天子下其議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不便此事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平帝崩王莽篡位恢小漢家制度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縣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共分所收也假亦貧人賃富人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用度不足數橫賦斂流民入關者數十萬莽恥為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

阨百六之會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周官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金以斤為名錢以銖為重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名為刀利於民也流於泉流行如泉布於布布於民間束於帛束聚也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人掌反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民有餘則輕之故人

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六斛四斗為鍾）臧鏹千萬（鏹錢貫也居兩反）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合諸侯顯霸名其後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民患輕物貴為作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

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竭亡日矣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肉錢形也好孔也）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二十兩為溢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高祖初賜張良百溢尚同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錢為下）銅錢質如周錢（作文異耳）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莢音頰）黃金一斤（復周之制以斤名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蓄積群貨使物稽滯在已故市價甚騰貴）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

丼子務亦得得為官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
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放其私鑄賈誼諫曰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
其罪黥顧租謂顧備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
贏殽音爻殽之甚微為利甚厚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報也積累下
報論之也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
郡縣不同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
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鄉音向
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善民怵而為姦邪怵誘也怵先律反
又音熟愿民陷而之刑戮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

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
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
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
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
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
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末謂工商之業制吾
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
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
之仲馮曰久當為乃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

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越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
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唐蒙司馬相如
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罷讀曰疲）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故言穿）
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
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
中外騷擾百姓抏敝以巧法（抏五官反）財賂衰耗而不澹入物
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
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
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又通西南夷道千里負擔饋饟（饟古

餉字）率十餘鍾致一石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
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更償也音庚）府庫並虛迺
募民入奴婢及入羊為郎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
不足以奉戰士（陳謂列奏之）有司請令民得買爵請置賞官名
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以顯軍功（瓚曰直三十
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內侯武功爵比之或一級入關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
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當
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
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秏廢自公孫弘以
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

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也）於是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天子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澹之明年山東水災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貣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分音扶問反）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墆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居蓄於邑也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封君皆氐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

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建元以來縣官即多銅山而鑄錢（即就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赤金丹陽銅）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繢繡也繪五采而為之）為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雜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文龍直三千其文馬直五百其文龜直三百盜鑄諸金錢罪死而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姓東郭名咸陽僅音巨靳反）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

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
賈人之子以心計（不用籌算）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
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大將軍驃
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
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大農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
藏宜屬少府（奏上其言）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
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鬻古煑字牢價值也）浮食奇民欲擅斡
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使
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
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

言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是時豪富
皆爭匿財惟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迺拜為中郎
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風讀曰諷）大農顏異
初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皮幣問
異異曰今以蒼璧直數千而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
湯與有隙及人告異以他議湯治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
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
腹非論死是後有腹非之法比（比則例也）而公卿大夫多諂諛
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
於是告緡錢縱矣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

吝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全曹即治郡國緡錢。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治樓船高十餘丈甚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迺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原父曰大司農昔治粟內史爾弘羊為搜粟都尉也）斡天下鹽鐵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方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衣於既反）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亨普耕反）天乃雨昭帝即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節儉（視讀曰示）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詰難廾者之詰）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

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
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
鑄錢采銅民心動搖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
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租也）租稅祿
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
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
鑄五銖錢（上林三官）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
王莽即真凡寶貨五物六名（金銀龜貝錢布）二十八品（謂鑄作錢布）
皆用銅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羲和魯匡言酒者天
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
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酤買也）而語曰酤酒不食二
者非相反也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
御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
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廢財傷民請
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師古曰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名耳仲馮曰名賣酒為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耳何必取鍛家盧為義）
莽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將大也一說為食肴之將帥）酒百藥之長
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此非編戶齊
民所能家作必卬於市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
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東方名豕曰豨許宜反）壹切稅吏民訾三

十而取一民揺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賛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楙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故管氏之輕重（服曰作輕重錢在管子書）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頋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莽制度失中奸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叙傳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懋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

揚搉古今（揚舉也搉引也居學反）監世盈虛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五

漢志

郊祀志

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齊音曰齋在男曰覡覡下狄反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謂主祝之祝官詞者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除地為壇平地為場氏姓為神本所出宗宗人主神列位尊卑也原父曰予按春秋外傳曰夏父弗忌為宗自稱曰我為宗伯宗伯非宗何哉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

祖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〇

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黎氏九人）民神雜糅不可放物（放依也物事也）

家為巫史享祀無度民瀆齊明而神弗蠲（蠲潔也）顓頊命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亡相侵

自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

水土死為社祠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

百穀死為稷祠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〇至夏帝孔甲淫

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〇其後遷烈山

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後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

大拱　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〇周

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微五帝也）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各有

典禮而淫祀有禁〇後平王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

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用駵駒黃牛羝羊各

一（駵音留赤馬黑鬣　羝丁奚反牝羊也）秦文公夢黃蛇口止於鄜衍（鄜音孚）

（謂山阪閒為衍又鄜縣之衍也）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秦宣公作

密畤於渭南祭青帝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

（葵丘在陳留會在僖九年封禪者封土於山禪祭於地禪上戰反）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

者七十二家（父音甫）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無懷氏伏羲神農炎帝）

（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成王）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過孤竹伯夷國西伐束馬將上山縛束馬懸鉤車南伐至召陵楚地潁川召陵

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

何以異乎兵車之會三莊十三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僖四年侵蔡伐楚次于陘六年伐鄭圍新城乘車之會六十四年會於鄄十五年又會于鄄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丘管

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黍

北里禾所以為盛鄗音郝盛粢盛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為

藉藉音才夜反也東海比目之魚不比不行其名鰈西海比翼之鳥海山

經云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莠音酉鴟梟群

翔鳥不祥之鳥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桓公乃止後周靈王時

諸侯莫朝周萇弘乃明鬼神事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

弗從至周敬王時晉人殺萇弘周大夫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討周人殺萇弘

是時季氏專魯旅於泰山自秦宣公作密畤後秦靈公於

吳陽作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後櫟陽雨金秦獻公

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畦時如種韭畦之形而畤於畦中

各為一土封也畦下圭反周赧王五十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四十二年

鼎淪沒於泗水始皇帝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

呂氏春秋云黃帝時大螾見螾音引黃帝土色尚黃夏得木德青龍止於

郊草木暢茂暢與鬯同商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

之符周武王伐紂之時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烏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

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河名曰德水以
冬十月為年首色尚黑度以六為名水北方尚黑終數六故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
三年冬巡狩至泰山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以蒲裹輪
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祠席用苴稭茅藉也苴字本作蒩稭讀如戛
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遂除車道上自泰
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禪於梁父始皇
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諸儒聞即譏之於是東遊海上
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自威宣燕昭使
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勃海中世人相傳云爾
去人不遠蓋嘗有到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始皇至

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不及幾遇三神山之奇藥
記不得還到沙丘崩。漢興高祖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
曰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
乃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北畤下詔曰吾甚重祠
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
之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有播種功令天下邑皆祠之至今血食
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
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
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隨祠具之豐儉制曰
可文帝即位十三年詔曰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

其除之明年以歲比登（比頻也登熟也）詔有司增雍五畤路車各一
乘駕被具（駕車被馬之飾皆具也被皮義反）河湫漢水玉加各二及諸祀
皆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　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
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推謂次之也傳音張戀反）則漢當土德土德
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色尚黃時張蒼好律歷以為
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罷之
明年黃龍見成紀（成紀天水之縣）文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儒申
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詔曰朕幾郊祀上帝（幾讀曰冀）有司曰
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邑外曰郊）於是夏始幸
雍郊見五畤（仲馮曰時謂三王之正一歲三郊子時歲十月為歲首夏正郊也）祠衣皆上
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
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北神明之墓（凡神明以東北
為居西方為冢墓所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
五帝廟明年夏四月郊見渭陽五帝權火舉而祠若光煇
然屬天焉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
作王制（刺謂采取也刺七賜反）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亭名）若見
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直猶當也當其處也）祠以五牢明
年平使人獻玉杯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
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平言周鼎亡
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上使使治廟汾陰

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下吏誅夷平（誅其家室宗族）
○孝景即位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武帝即
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天下艾安（艾讀曰乂治也漢書皆以為乂）
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而上鄉儒術（鄉音曰辛）
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
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
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
為皆廢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李
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穀道辟穀不食之道）常自謂七十能
使物卻老（物謂鬼物也）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
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刻謂器上所銘記）一
宮盡駭以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
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
壽而海中蓬萊仙乃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
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言千歲也）安期生食臣棗大
如瓜（食音曰飤）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
生之屬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更工行反）
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
致夫人及竈鬼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乃拜少翁為文成
將軍歲餘誅其后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明

年天子郊雍曰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遂
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脽在武紀）四年春膠東人欒大求見言
方天子既誅文成悔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悅拜為五利
將軍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其夏汾陰巫錦（巫名）為民祠魏
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掊蒲侯反手把土也）鼎大異
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款識式志反識記也）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
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
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報（廡也）鼎曷為出
哉有司皆言昔泰帝（泰帝太昊伏羲氏）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
物所繫（繫終）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

九鼎象九州皆嘗（鬺）鬺亨上帝鬼神（亨普庚反）遭聖則興（言有
象三德（正直剛克柔克）亨承天佑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
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
見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鼎至甘泉之後光潤變見若龍之神）承休無疆
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報祠大享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
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視音示）藏於帝庭以合明應（應瑞）
（言鼎有德可尊者禰父廟也言宜如宗廟藏於天神之庭）制曰可齊人公孫卿曰黃帝采首
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頾下迎黃帝（胡頾頸下）
（垂肉也頾其毛頾人占反）帝上騎群臣后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
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頾頾拔墮黃帝之弓百姓

卬望（卬音仰）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號故後世因名
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
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上幸甘泉令寬舒等具泰一祠壇
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拜日為朝朝下朝字文昭反）夕夕月則揖而見
泰一如雍郊禮（師古曰則揖當為上句）其贊饗曰（祝辭）天始以寶鼎神
策授皇帝敬拜見焉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
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是夜有美
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等曰神靈之休佑福兆祥
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明著美光及黃氣之祥應）三歲天子
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

登龍以象泰一三星為泰一鋒旗（杓柄也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也）
（旁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鋒旗也）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
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
隨驗實無所見上迺誅五利其春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
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
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
而禮或曰泰帝（泰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
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
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琴瑟自此始自得寶鼎與
公卿諸生議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

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天子有事宗廟必自射牲示親殺也事見國語）後
封禪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謂所封之中）下詔改元封
元年又曰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
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
有星孛于三能（能音台）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
德星云來年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享曰德星昭衍
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燿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
之享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勇之粵人名俗鬼言）
（尚鬼神）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
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飛廉館桂館二館名也）甘泉作益壽延壽

館（二館名）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臺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
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更
甘泉殿房中生芝九莖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
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初天子
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
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姓公玉名帶）上黃帝時
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
（繞也）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複音複）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
以拜祀上帝於是令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
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是時未以高皇配天）

光武以來乃配之。師古曰攸王莽奏李 文帝祀泰一已朕高祖配矣何謂木乎 明年冬至日祀
上帝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泰元神策周而復始上還
以柏梁災故受計甘泉勇之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
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東則鳳闕
闕上有銅鳳凰 西則虎圈 師古曰虎西方之獸於此置其圈 北治大池漸臺名曰泰掖
漸浸也任池中為水所浸漸子廉反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
山龜魚之屬 池北岸有石魚二長二丈高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枚長六尺 南有玉堂璧道
相屬。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因為太初元年武帝凡
五脩封。○昭帝即位富於春秋未嘗巡祭云。○宣帝由武
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時大將軍霍光輔

政上共己正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詔曰蓋聞天子尊事
天地脩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閒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
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
獲豐年焉明年始郊見泰時數有美祥脩武帝故事盛車
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
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 言每歲常祠之 以四時祠
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皆使
者持節侍祠惟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
祠云後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 金形似馬碧形似雞 於是遣王
褒持節而求之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 秘術之兆

圖張敞上疏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也
遊予為反遊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后尚方待詔皆罷
是時美陽縣扶風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
廟如元鼎故事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
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斄與邰同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
於郊梁郊即岐字文武興於酆鎬酆在長安城西鎬在昆明池北由此言
之郊梁酆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
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尸主事之臣栒邑地
賜爾旂鸞黼黻琱戈旂交龍為旂鸞謂有鸞之車也黼黻冕服也琱戈刻鏤之戈也琱與彫同尸臣
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所以褒

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
出於汾脽有司驗脽上非舊藏處鼎大異於衆鼎今
此鼎細又有款識款刻也識記也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
議是甘露間建章未央長樂宮鍾虡銅人皆生毛長一寸
所虡神獸名也縣鍾之木刻飾為之時以為美祥。元帝好儒貢禹韋玄
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
禮上是其言後或罷或復至哀平不定。成帝即位衡與
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
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
也瘞地於北郊祭地曰瘞瘞埋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

所都而各享焉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昔者文武郊於酆鎬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奏可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王商等五十人以為禮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於是譚衡奏議曰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觚角也）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群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群臣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大呂合黃鍾黃鍾陽聲之首雲門黃帝樂也大蔟陽聲次二者咸池堯樂也）其牲用犢其席槀稭（音戛）其器陶匏（匏音庖瓠也）皆因天

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脩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
脩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為可故上質不
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
復修天子從焉又明年衡坐事免官爵衆多言不當變動
祭祀者成帝末年頗好鬼神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
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
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
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
輕舉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景倒）覽觀縣圃（閬闔大門）浮游蓬萊
耕耘五德朝種暮穫（五德東卯南丙西庚北壬中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無極黃冶變化（道家言冶丹砂令變化可鑄為金）堅冰淖溺（方士詐以藥石名陋水丸投冰上冰即消液淖女教反）化色五倉之術者（身有五色存則不死腹有五倉神存則不死）
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
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
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奸
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後杜鄴說王商曰東鄰殺牛不
如西鄰之禴祭（東鄰西紂也商鄰周文王也禴祭薪菜以祭祀莫盛脩德故紂牛牲不如文王之蘋藻也禴音藥）
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
不蒙祐德脩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燎煙有
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

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說讀曰悅)大路所歷(天子祭天所乘之車也)黎元不知今祥瑞未著咎譴仍臻不答不饗何以甚此宜復長安南北郊成帝崩哀帝即位寢疾以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等祠如故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聖漢禮儀稍定已有與官社未立官稷(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謂大社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惟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公孫臣賈誼)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五帝相承代帝以金木水火相勝之法傳張戀反)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包讀曰庖)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向父子雖有論則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昔共工氏以水德間于木火(閒子莧反)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

之應順時宜及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

敘傳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營惑也）大夫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旅陳也而亦陳臚臚旅聲相近其義一也）侯伯僭畤（儲布反秦文公造西畤祭天也）放誕之徒（方士）緣間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

天文志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皆有象在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闊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凡氣在日上為冠為戴在旁直對為珥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鐍鐍音穴背音佩穴音決或作虹蜺讀曰齧）迅雷風袄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鄉讀曰響）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中宮天極星其一明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攜連也）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

魁戴筐（似筐故曰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能音台）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一名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天一星在紫宮左三星天槍右四星天棓角也棓音步項反）○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房為天府東方西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勾曲）攝提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亢為宗廟氐為天根尾為九子箕為敖客○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內五星五帝坐後十五星曰哀烏郎位廷藩西有隨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柳主木草張素主觴客翼主遠客軫南衆星曰天庫○西宮咸池五星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為溝瀆婁為聚衆胃為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廥積芻藁積為廥也）昴曰旄頭（胡星也）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為天街參為白虎三星直者為衡石（參三星者白虎宿中東西直似稱衡也）比地（比地近地也）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北宮玄武虛危南

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虛危營室陰陽終始之處際會之危閒多好邪故設羽林為軍衛東六星兩兩而北曰司寇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歲星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熒惑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太白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辰星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填星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四星皆失填星乃為之動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威也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凡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角亢氐沇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古人有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脩德月食修刑○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

征伐四方之灋臧。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見喜氣也。漢魏朝正月旦決八風從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上歲大饑驗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美聲商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

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正月一日雨而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已來驗也）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為其環域千里內占即為天下候竟正月（朔二十日周天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此其大經也冬至短極縣土炭（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均冬至陽氣至炭重夏至陰氣至土重蔡邕律歷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天大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歲星先至為主顓頊曰攝提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之以秦之十月秦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之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五年（遂）天下即帝位此明歲星之崇義東井為秦之地明效也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星搖者民勞也後伐四夷百姓勞于兵革

敘傳炫炫上天（炫胡縣反）縣象著明（縣古懸字）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星辰有宮室）降應王政景以燭形三季之後（末世）厥事放紛舉其占應覽故考新

五行志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效也)劉歆以為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放效河圖而畫八卦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取法雒書而陳洪範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箕子紂之諸父而為太師故曰父師)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初一曰五行至畏用六極凡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旤福傳以洪範(旤古文禍字)與仲舒錯(錯互不同也)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擥仲舒別向歆傳載睢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以傳春秋著于篇○傳曰田獵不宿(不豫戒日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其於五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玉鏘鳴為是為行步之節度)登車有和鸞之節(和鈴也以金為之一動皆有聲以為舒疾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飲食有

享獻之禮以禮飲食謂之享進爵於前謂之獻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illegible]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illegible]如此則火得其性矣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咮竹救反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illegible]

之曾孫曾或作商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illegible]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眾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動靜應誼說以犯難

說讀曰悅民忘其死金得其性矣○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臧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宗尊也慎其齊戒致其嚴敬多獲福助此聖人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illegible]時則有雞禍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illegible]孝武時

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勝其傳與劉向同唯歆傳獨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禍成帝好為微行谷永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崇聚剽輕無誼之人以為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挺身與小人晨夜相隨與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數年矣○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井水陰也竈煙

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
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書
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伊陟戒以脩德而木
枯近草妖也又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鼎三
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非耳不得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君公位
武丁恐懼於忠賢脩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
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建興五年
兗州刺史滑當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豪季鄉社有大槐
樹北陽郡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京房易傳曰

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
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君嚴猛而
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
氣動故有魚孽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京房易
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哀帝建平二
月有大聲如鐘發中郎史陛者皆聞爲上問李尋對曰洪
範所謂鼓妖者也○傳曰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
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華孽劉向以爲於易巽
爲風爲木風氣盛至秋冬復華○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
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昌邑賀

西漢書卷之五　五行志

即位天陰晝夜不見日月夏侯勝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
有謀上者霍光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光以此益重經
術士成帝河平元年三月日出黄有黒氣大如錢居日中
京房易傳曰聖王在上總命群賢以亮天功則日之
光明五色備具觀日之變足以監矣

〔叙傳〕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叙（逌古攸字）世
代實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
之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2330650 ×17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六

漢志

地理志

昔黄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旁行謂四出而行之）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故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堯遭洪水天下分絶為十二州（九州之外有并幽營水中可居曰州洪水汎大高陵人之所居九十二處）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後受禪於虞為夏后氏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雍青（徐入青梁合雍）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幷故周官有職方氏（職主也主四方之事也）

掌天下之地辯九州之國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而保章氏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職也掌天文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吉凶分扶問反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閒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秦韓魏趙燕齊楚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漢興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至

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漢既定南越之地置交阯刺史別於諸州令持節治蒼梧分雍州置朔方刺史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數所角反是以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秦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自高祖至武帝開廣三邊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漢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函包也讀與含同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

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壹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畧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輯與緝同）終其本末著于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南有牂柯越嶲秦之先曰伯益出自顓頊為舜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嬴音盈）歷夏商為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騮綠耳之乘幸於穆王封趙城更為趙氏後有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延為附庸邑于秦平王東遷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邠酆之地（邠亦岐字）列為諸侯後穆公稱伯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定令民各有常制）開阡陌（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陌音莫白反）始皇并六國自力佔威燔書坑儒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斄讀曰邰）公劉處豳太王徙邠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為九州膏腴（腹之下肥曰腴故取喻云）始皇

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徙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謂京師為幹四方為枝）非獨為奉山園也（山園山陵也）故五方雜厝（厝古錯字）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游俠通姦瀕南山（瀕猶邊也）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故此數郡民俗質木（質木者無有文飾如木石然）自武威以西武帝時初置四郡以通西域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屮宜畜牧（屮古草字）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幷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隸也滇音顛僰音蒲北反）西近邛莋馬旄牛（言邛莋之地出馬及旄牛莋音才各反）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勤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

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遵君平）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畧與巴蜀同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觜音訾觿音戶圭反）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音步內反字或作鄁鄘字或作鄘）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康叔武王弟也）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于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至衛懿公亡道為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為文公（曹及楚丘二邑名）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殷虛汲郡朝歌縣虛讀曰墟）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生分謂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財產）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為晉侯故參為晉星其民有先王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

晉至獻公滅魏霍耿是始大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後十六世為韓魏趙（韓魏趙所滅）三家自立為諸侯是為三晉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為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言雒陽四面皆有諸侯為蕃屏）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王室（伯讀曰霸）（更互也工衡反）故周於三代最為長久八百餘年至赧王乃為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宗周鎬京）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墜古地字）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為商賈（賈音古憙許吏反）不好仕宦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鄭即今之京兆鄭縣）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逃死史伯曰子男之國虢會為大（會讀曰鄶字或作鄶在外方之北）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崇侈也冒於□理）君若寄帑與賄（帑與孥同）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儀與宜同安也）其後皆

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偏也桓公從其言後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溱音臻洧音鮪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亟數也丘吏反故其俗淫。陳本太昊之虛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後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尚忠其敝鄙朴秦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不軌不循法度者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宛西通武關宛於元反時鄭弘召信臣召讀曰邵為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

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為失遴與吝同韓延壽為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召父召信臣也勸其務農以致富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信矣

趙地昴畢之分野也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南至浮水繁陽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後降趙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後五世為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

慷慨起則椎剽掘冢（椎殺人而剽劫之也椎直追反剽頻妙反）作姦巧多弄物
為倡優女子彈絃跕躧（跕它頰反躧字與屣同）游媚富貴徧諸侯之
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
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illegible]）輕為姦大原上黨又多晉公族
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直亦當也）嫁取送死奢
靡（取讀曰娶[illegible]）漢興號為難治常擇（[illegible]）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
兄被誅子弟怨憤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白全
晉時已患其剽悍（剽急也悍勇也剽頻妙反悍胡見反）故冀州之部盜賊
常為他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
徙（言四國之民被遷徙來居之）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

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 尾箕分壄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東有漁陽右北
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樂浪玄菟亦屬焉燕稱
王十世秦欲滅六國太子丹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
而誅秦遂舉兵滅燕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
民化以為俗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
以為榮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赴人之急）
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
代相類有漁鹽棗栗之饒○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
濊貉句驪蠻夷（濊音穢或作薉）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史記云武王伐紂封[illegible]）

箕子於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八條不具見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女貞信不淫辟辟讀曰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三方東西此也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齊地虛危之分壄也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西有濟南平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崱崱仕力反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古有分土亡分民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伯讀曰霸身在陪臣而取三歸三歸三姓之女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言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初太公治齊脩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不可得其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

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初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以為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臨甾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

魯地奎婁之分壄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為周公之主祠祀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瀕水涯也瀕音頻又音賓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遜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斷千斬反分辨之貌也孔子閔王道將廢乃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故魯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為楚所滅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以言相毀曰訾訾音子爾反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

宋地房心之分壄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

叔振鐸於曹其後為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成陽在定陶作游者言有宮室游山之處）舜漁靁澤（靁古雷字）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畜讀曰蓄）後為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封楚丘子成公徙於帝丘今濮陽是也秦二世時衛君角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阻者言其隱阨得肆淫僻之情也）男女亦亟聚會（[illegible]）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為威宣帝時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諍至今東郡號善為吏延壽之化也

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盡楚分也成王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寖以彊大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山伐謂伐山取竹木）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呰音紫窳也窳音瓜弱也媮音偷）而亡積聚飲食還給（還及也言常相及而給足）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埜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大王亶父興郊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句音鉤）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王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為將戰勝攻取興伯名於諸侯（伯讀曰霸）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嚭音丕）為越王句踐所滅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發音）既并吳後為楚所滅後為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皮革犀兕之屬也鮑二魚也木楓柟豫章之屬也）亦一都會也始楚

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有女者見優異）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土氣風氣既足語矣因淮南之化又更聚焉）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言所出之金既以少矣自外諸物蓋亦不多故之言取之不足償功直也）

（董讀曰謹　吏音夾）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於越地非越人皆禹之裔散）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也）後二十世句踐稱王用范蠡之大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為伯諸侯畢賀後五世一統楚所滅至武帝時盡滅以為郡

敘傳　坤作墬勢（墬古地字）高下九則（九州之田上上下下九等）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燮和也）疆理南北（立封疆而理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剗初限反）制立郡縣畧表山川彰其剖判

溝洫志

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堙塞也）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山行則梮（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別九州（及）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鴻溝一名渠）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碓（碓古堆字）避沫水之害穿

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田百姓饗其利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群臣飲酒王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舃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也）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罷音皮）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間居莧反）令鑿涇水自中山（中讀曰仲即今之九嵕之東仲山也）西邸瓠口為渠渠成而用溉舃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六斛四斗）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幷諸侯因名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隄丁奚反）（河隄名也）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時武安侯田蚡為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鄃音輸）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是以久不復塞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言引渭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後河東守番係（番音居安反）

言作渠田數歲河移渠徙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越人習於水田）後嚴熊（熊讀）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徵音懲）迺鑿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井渠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是上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湛讀曰沈）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寘大千反）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楗其偃反）悼功之不成迺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為河（殫盡）功無已時兮吾山平（謂鑿山以填河已止也用功多不可畢止）

也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魚以水多而鬱）正道弛兮離常流（弛讀與弛同）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言不因封禪而出則不知外有此水）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道讀與導同）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卬讀曰仰）上曰農天下之本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挈音苦計反）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

利平縣行水勿使失時（均齊脈絡之力 復錄讀曰俗）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袤音茂長也）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臿鍫也）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水肥於泥可當糞也）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延年不得姓）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灾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道讀曰導）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更改自塞宣防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也）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逡七旬反）言今屯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今其曲埶復邪直具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後三歲河

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上遣大司農非調（調名非）調均錢
穀河決所灌之郡（令其調發均平錢穀遭水之郡使存給也）謁者二人發河南
以東漕船五百𢵧徙民避水居丘陵河隄使者王延世使
塞三十六日河隄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後二歲河復決
平原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王鳳以為水勢各異不博
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有
填淤反壤之害（桃方華時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華水）○鴻嘉
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鐫謂琢鑿之也）上從
其言鐫之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
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

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
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
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
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
寡於是遂止不塞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
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雍讀曰壅）
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
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
讓奏言治河者有上中下三策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
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

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道讀曰導)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昔大禹治水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以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罷讀曰疲)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贊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

敘傳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為艱(音艱)災及後代商竭周移(河竭商亡周亦可移)秦決南涯(河淮大梁通為溝入淮泗也)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本有九河餘有)文堙棗野武作瓠歌(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時河決瓠子武帝臨作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成帝治河改元曰河平)

及溝渠利我國家

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精微要妙之言耳)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詩分為四(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從子容反)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秦謂人為黔首言其頭黑也)漢興改秦之敗大

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
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劉歆七畧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
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占卜之書
李柱國校方技醫藥之書每一書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
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於是總群
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畧有諸子
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今刪其要以
備篇籍

易凡易十三家宓戲氏始作八卦至文王重易六爻作上
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故曰易道深矣
人更三聖伏羲文王孔子世歷三古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及秦燔
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
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
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書]凡書九家書之所起遠矣孔子纂焉纂音撰上斷於堯下
訖於秦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
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
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

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孔安國得其書獻之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者弗曉古文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凡詩六家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魯最為近之

禮凡禮十三家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滅去其籍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出於魯淹中里名也

樂凡樂六家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

春秋凡春秋二十三家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
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
尚書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
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
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
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
而異言猶人獄所見猶不同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
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
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
官

小學凡小學十家古者八歲入小學故保氏掌教國子教
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
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者古文奇
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
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
無正人用其私

執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
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
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

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為學之道務在多聞疑則闕之）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苟為僻碎之義以避人之攻難者故為便辭巧說以析破文字之形體也）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所常習則保安之所不見者則妄毀）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儒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辟讀曰僻）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禍福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嗛與謙同）及放者為之則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陰陽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及警者為之（警工釣反）則苟鉤鈲析亂而已（鈲普擊反又普狄反破也）

墨家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視讀與示同）是以上同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橫家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諼許遠反）

雜家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羨弋戰反）

農家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悖布內反）

小說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稗音稱小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閭里小知之所及亦使綴之而不忘如或

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illegible]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illegible]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裔衣末也][illegible]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言都邑失禮則求於外野][illegible]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瘉與愈同]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賦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耑古端字]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風讀曰諷]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與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辭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

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
薄云

權謀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
陰陽用技巧者也

形勢　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
以輕疾制敵者也

陰陽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五行相勝也）假
鬼神而為助者也

兵家　兵家者蓋出於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其用上
矣後世耀金為刃（耀與爍同）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
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
是其遺事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
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
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
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兵書為四種

天文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紀吉凶之象聖王
所以參政也然星事㐫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湛讀曰沈）夫觀
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
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曆譜　曆譜者敘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

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
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阸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
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
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彊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
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五行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
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以為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

蓍龜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
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
以為刺

雜占　雜占者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
興鴝雊登鼎武丁為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
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
咎也

數術　數術者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
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
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
有唐都庶得麤觕

醫經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
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

齊才詣反至齊之德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生為死

經方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其失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謂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神僊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而無怵惕於胸中或者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

方技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晻與暗同

敘傳　伏羲畫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繫大易因史立法修春秋六經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紛亂諸子相騰騰躍也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儒道陰陽法名縱橫之等爰著目錄略序洪烈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七

陳勝傳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與人與人俱耕傭耕謂受雇而為耕）輟耕之壟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縣在食貨志）勝廣皆為屯長（人所聚曰屯為長帥）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度六各反）勝廣乃謀曰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公子扶蘇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

項燕為楚將燕一千反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眾為天下倡倡讀曰唱宜多應者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曰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也音曾卒買魚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師古曰叢謂草木岑蔚也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恐旦日往往指目勝廣勝廣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異衆也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乃入據陳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號令召也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張楚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周文陳賢人嘗為項燕軍視日視日時吉為之占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秦令少府章邯擊破之文自剄武臣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丞相勝怒捕擊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田臧等謀曰假王不知兵權不可與計事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勝還至下城父地名父音甫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陳勝王凡六月

[互註]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
○無立錐之地奮臂大呼天下響應(見位傳)

項籍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也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梁嘗與籍避仇吳中秦皇遊會稽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以此奇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會稽假守通(假守兼守也楚漢春秋云姓殷)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天亡秦將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吳有奇士桓楚獨籍知之請召籍使受令籍入遂拔劍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府中皆讋伏(讋章涉反失氣也)莫敢復起遂舉吳中兵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裨頻移反助也)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陳嬰為王嬰母謂嬰曰乃家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服虔曰言舉大事為將者非此人不可耳)眾從之乃以兵屬梁○居鄛人范增(鄛音巢)素好奇計往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蠭古蜂字一說與蜂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梁自號武信君○使羽再破秦軍羽等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名顯封於高陵)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秦果悉起兵擊楚大破之梁死高陵君見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証也)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悅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言在諸軍之上)○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起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言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罷讀曰疲)我乘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也)故不如先鬬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縣名)飲酒高會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卒食半菽(士食菜菽中之)軍無見糧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之欲反)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

朝即其帳中斬義頭諸將讋伏莫敢枝梧使桓楚報命於王因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湛讀曰沈）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視讀曰示）至則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地名）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卻丘略反退也）二世使人讓章邯（讓責章邯也）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宮垣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趙高不見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不可復爲軍救事）趙高顓國主斷（顓與專同）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鄢音偃郢弋井反皆楚邑）北阬馬服（趙括父奢爲趙將有功號爲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在上郡）竟斬陽周（縣名）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乃立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將秦軍行前（置前而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至函谷關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范增亦大怒勸羽

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伯夜以語
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解今言分疏）明日沛公從百餘
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
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
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
室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
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伯讀曰霸）羽見秦宮皆以
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
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沐猴獼猴也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羽聞之斬韓生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
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
伐何以得顓主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
千里必居上游（居水之上流）徙之長沙都郴（郴丑林反）乃分天下以
王諸侯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羽自立為西楚伯
王（伯讀曰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三年羽使九江王布殺義
帝陳餘使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聞大王
起兵且不聽不義請以國為扞蔽（猶為齊之藩屏）四年羽擊陳留
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
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黃（彊其兩反）外
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

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
外黃當阬者○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
畏楚盡走險阻（走音奏）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俎置太公
其上（俎者以為肉亦欲烹之故置俎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
王曰吾與若俱北面㥁王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烹
乃翁幸分我一杯羹羽乃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讙擾也）
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
（罷讀曰疲）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鬬力羽令壯士挑戰漢有
善騎射曰樓煩（後為縣屬鴈門其人善騎射謂上為樓煩取其稱耳貢父曰安知無姓樓名煩者乎）
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
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
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乃羽也漢王大驚○漢王與齊
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率諸侯兵圍之數
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
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
騎乃悲歌伉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
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
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
漢軍乃覺之令騎將追羽羽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父
紿曰左（紿欺也）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

東城追者數千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伯讀曰霸）然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斬將刈旗乃後死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是時楊喜追羽羽還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辟頻亦反開張而易其本處）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南方人整船向岸曰檥音蟻）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羽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面謂背之不面向也貢父曰予謂面之直面向之耳）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德乃自刎王翳取其頭亂相輮蹈（輮人九反）

司馬溫公曰世稱項王不王秦而歸楚故失天下觀其擁百萬之衆西入函谷擅天下之勢裂山河以王諸侯自謂可以逞其私心而人莫敢違安行無禮忍爲不義欲以一夫之力服億兆之心材高者見屛功大者被黜推此道以行之雖百秦之地將能免於敗亡乎

叒註標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殘滅○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

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有一范增不能用(亞見高 音歆)喑啞叱咤然不能任將此特匹夫之勇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殽山也 函谷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括結囊也)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衛鞅封於商)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從子容反締大系反結也)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田文)趙有平原(趙勝)楚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公子無忌)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約從爲從分離爲橫從子容反)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召讀曰邵)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臏頻忍反他徒何反兒五奚反廖音聊)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之地形高諸侯之兵欲攻關中皆仰嚮)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遁于句反能出而卻退也)秦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漂四遙反鹵音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施弋豉反）及孝文莊襄王（孝文王昭襄王之子莊襄王孝文王之子即始皇父也）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孝文惠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馭宇內（乘馬為喻策以鞭馬也）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敲短杖也苦交反朴捶也普木反）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頫首係頸（頫古俯字）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卻丘畧反）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墮火規反）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鋒戈戟刃也鍉與鏑同箭鏃也）鑄以為金人十二（三輔圖云人生高三丈）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踐履也）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問之為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甿古文萌字民也）遷徙之徒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猗頓之富（范蠡自謂陶朱公猗頓魯人）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

之中免阡或作俛讀與仟同帥罷散之卒罷讀曰疲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揭音竭揭舉也天下雲合嚮應贏糧而景從如影隨形也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齒謂列如齒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耰摩田器也音憂棘戟也矜與榦同矛鋋之把也其巾反鉤戟鉤曲者也鎩山列反鈹也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適讀曰謫亢與抗同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度徒各反絜下結反謂圍束也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后與後同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墮火規反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有言蓋知周耳舜蓋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瞳子目之精也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桀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拔步末反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爲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思東歸都彭城放逐義帝而怨侯王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

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敘傳 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熛起（熛必遥反火飛熾也）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亡

張耳陳餘傳

張耳大梁人也嘗亡命游外黃（亡命謂脫名籍而逃亡仲對曰如淳云亡命避禍自逆其命耳）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邸丁禮反父客謂歸也）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決絕前大嫁於耳）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為外黃令○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記契刎重雖不難絕頭無所顧刎扶粉反）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為里門以自隱）○陳涉起蘄至陳耳餘上謁涉見大喜陳豪傑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眾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涉問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視讀曰示）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曰臣嘗游趙知其豪傑

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左右校尉至諸縣〔河北〕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罷讀曰疲〕頭會箕斂〔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重直用反〕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今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莫不嚮應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武臣自號〕下趙十餘城○耳餘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乃說武臣武臣乃聽遂立爲趙王以餘爲大將軍耳爲丞相趙王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告其舍中人〕吾爲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走音奏〕燕將見之問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耳餘杖馬箠〔箠止蘂反馬撾也〕下趙數十城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一趙尚易燕〔易弋豉反〕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爲然乃歸趙王○李良襲邯鄲殺武臣趙人多爲耳餘耳目

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羇旅（羇寄也旅客也）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求取六國時趙王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使張黶讓餘曰（讓責也）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且什有一二相全（十中尚冀一二勝秦）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俱死如以肉餧虎何益是時項羽悉引兵渡河遂虜秦王離於是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怨望也）豈以臣重去將哉（重難也）乃脫解印綬與耳耳乃佩其印收其兵由此有隙耳從羽入關羽乃分趙立耳爲常山王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徙趙王歇王代餘愈怒乃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漢王爲布衣時嘗從耳遊）而項王彊立我甘公曰（甘公說星者）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地也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王厚遇之餘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困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泜音秖又根秖之秖守許反）○四年立

耳爲趙王耳薨子敖嗣立爲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尚猶奉也七
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婿禮
高祖箕踞伸兩脚其形如箕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說曰皇帝過
王無禮請爲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
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
復出口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置廁置人廁壁中以伺高
祖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
九年貫高怨家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皆自
剄貫高獨曰王實不反上乃赦趙王賢貫高能自立然諸使
赦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

乃仰絶亢而死
司馬溫公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貫高謀
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互註成安君陳餘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
不能聽廣武君計策詳見韓信傳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所
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在貧賤儉約之時相然
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
誠鄉讀曰向後相背之盭也盭古戾字違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
謂是矣

叙傳張陳之交遊如父子携手遂秦(遂古遂字)附翼俱起據
國爭權還為豺虎耳謀甘公作漢藩輔

魏豹傳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項羽破秦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
王漢王還定三秦度臨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
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視謂母也)至國則絶河津畔漢
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人生一世間
如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奴耳非有
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

齊田儋傳

田儋狄人也(狄縣名)故齊王田氏之族也(亦六國時齊也)從弟榮榮
弟橫皆豪傑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儋
殺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
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
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榮收
儋餘兵走東阿乃立儋子市為王榮相之橫為將平齊地
項梁既追章邯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趣讀曰促)
齊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
齊榮發兵距之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而漢王帥諸侯入
彭城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以故橫復收齊城

邑立榮子廣爲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二人也華戸化反）軍歷下以距漢（濟南歷山之下）會漢使酈食其往說廣及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方欲遣使）韓信乃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廣橫以酈生爲賣己而亨之（謂與韓信合謀）廣走高密橫走博陽使龍且救齊（且子閭反）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橫聞王死自立爲王還擊漢將灌嬰敗橫軍於嬴下（嬴弋成反）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言在楚漢之間居中而兩助之中竹仲反）韓信已殺龍且遂平齊地○漢滅籍立爲皇帝彭

越爲梁王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隝中（海中山曰隝隝音丁老反）高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不敢奉詔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仲馮曰高帝唯召橫爾故許之大者但封王小者亦不失爲侯爾詳語意可知豈爲其徒衆哉）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傳張戀反）至尸鄉廐置（置馬以傳驛者）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陛下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爲之流涕拜其客爲都尉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

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

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韓王信傳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孽謂庶子）沛公爲漢王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鋒東鄉（鋒與鋒同鄉音向）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爲韓太尉○漢二年立爲韓王常將韓兵從六年春上以爲信壯武北近鞏雒南迫宛葉（南陽二縣宛於元反葉式涉反）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被猶帶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私使也）使有二心上賜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專必死之意不得爲勇專必生之心不任爲軍事）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雖處危亡之地執忠爲信可以安存責其有二心）信得書恐

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大原信及冒頓謀攻漢上遂至平城上白登在平城東山上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匈奴單于之妻閼氏於連反氏音支閼氏說冒頓胡騎稍稍引去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惟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傅讀曰附每一弩加兩矢外鄉者以禦敵也鄉音向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使柴將軍擊之柴武也遂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頹當城生子因名曰頹當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頹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封頹當為弓高侯嬰為襄城侯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嬰之後韓增太初中封為龍頟侯增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虖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與讀曰歟左傳云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據此贊云韓氏先祖武王之裔

敘傳三枋之起枋五剛反謂本更生也本根既朽枯楊生華曷惟

其舊稱雌雄村伏于海鳴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

殉義過黃鳥

韓信傳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母死無以葬迺行營高燥地（行下史反）令傍可置萬家者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厭也）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信往不為具食自絕去（不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以水擊絮曰漂匹妙反飯扶晚反）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如言公子也）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

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俛出跨下（俛音免亦作俯字）（史記跨作袴音庫）一市皆笑信為怯○項梁度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戲讀曰麾麾戲之下）梁敗又屬羽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楚官名）坐法當斬信適見滕公（夏侯嬰也）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言於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何聞信亡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駡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

罵曰諸將亡者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
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 張晏曰無事用信 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安能
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
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
以爲大將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
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迺可王許
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迺信也一軍皆驚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
曰今東鄉爭權天下 鄉讀曰嚮 豈非項王耶上曰然信曰大王
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
拜賀曰唯 應劭曰唯字當屬下 師古曰此讀如本字此類甚多 信亦以爲大王弗如
項王意烏猝嗟 意烏恚怒聲也猝嗟暴 猝嗟嚄也猝千忽反 千人皆廢然不能
任屬賢將 屬之欲反 此特匹夫之勇見人恭謹言語姁姁 姁許于反
于救 好 人有病疾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
忍不能予 刓五丸反 此所謂婦人之仁所過亡不殘滅百姓不
附特劫於威彊服耳 彊其兩反 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其彊易
弱今大王誠能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
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 四散立功貫父曰 何不散者言義兵
無敵諸侯之衆亡 不離散而破也 且三秦王爲秦將 章邯司馬欣董翳 將秦子弟

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檄謂檄書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以爲左丞相○擊魏王豹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廼益爲疑兵（多張兵形令敵人疑）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度軍襲安邑（以木柙縛罌缶以度罌大腹小口者罌於耕反）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虜魏王豹禽夏說新喋（如淳曰喋音蹀）血閼與（與音預）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言餽遠也）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取薪取草）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方軌併行也）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間微路也）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鹵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戲讀曰麾）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

多十倍者可以圍敵多一倍者戰則可勝今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今避弗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間人微伺之大喜乃引兵遂下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幟旗之屬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憮然陽應曰諾餐大宥反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擊鼓而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棄鼓旗走水上軍走趣也音奏軍皆殊死戰不可敗殊絶也決意必死信所出奇兵候趙空壁即馳入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泜音祇又丁計反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鄉讀曰嚮下同諸校効首虜休皆賀因問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敺市人而戰之也經兵法也敺與驅同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辭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

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伯讀曰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失之軍敗鄗下鄗音臛常山縣也光武即位於此故改曰高邑今足下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然衆勞卒罷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今足下舉勌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見胡電反屈其勿反曠日持久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臣竊以爲過

矣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首謂趣向也式究反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八寸曰咫言簡牘或長咫或長尺今俗言尺牘蓋其遺語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兵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入成皋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皋渡河張耳軍脩武晨自稱漢使馳入壁耳信未起卽其臥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守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聞漢王使酈食其已

說下齊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淄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
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且子余反）或說且曰漢兵遠鬬
窮寇戰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近室家懷顧望也）
龍且曰吾平生知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
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遂戰與信夾濰水
陳（濰音維）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
度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
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遂平
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南邊楚不爲假王以填之
（填竹刃反）其勢不定臣請自立爲假王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

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良平從後躡漢王足因附耳
語王寤因復駡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
遣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項王使武涉往說信
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且漢王不可必
（必謂必信之）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數山角反）然得脫背約足下雖
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取其堅固）然終爲所禽足下何不與
楚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
郎中位不過執戟（郎中宿衞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
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下衣於記
反下食讀曰飤）言聽計用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爲信謝項

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以羿辱之)曰公小人爲
德不竟(言暴於辱食)召辱己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
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就成也成今日之功)
項王亡將鍾離眛(眛莫葛反)亡歸信漢怨眛詔捕之信初之
國行縣邑陳兵出入(行下更反)有變告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
謀僞遊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
度無罪(度大各反)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斬眛謁上上必喜
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取楚以眛在公欲捕我自媚
漢吾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
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
死良狗亨(狡猾也此黄石公三畧之言)上曰人告公反械至雒陽赦爲
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居常鞅鞅(鞅志不滿於兩反)
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
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
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
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
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爲代相信挈其手曰公陛
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乃疑三至必
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豨果反呂后與蕭相

國謀詐稱病破信入賀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懸鍾之室

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逆畔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又註魏大將曰柏直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人傑並見高帝紀漢王之將獨信可屬大事當一面見張良傳申軍淮詞遂拔於行陳而建上將見九梅傳

彭越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陳勝起或謂曰豪傑相立畔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越謝不願少年彊請乃許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擊楚軍後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萬斛以給漢食卒引兵會垓下籍死立為梁王後謀反及遂夷族

黥布傳

黥布六人也六縣名也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幾近也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輸驪山有罪論坐而輸作於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群盜聞

項梁定會稽西渡淮布以兵屬梁布常冠軍（驍勇爲衆軍最）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發兵背楚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往見之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楚兵至進不得攻退不能解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淮南王曰請奉命與何至漢王方踞牀洗（洗濯足也 洗先典反）而召布布大怒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張竹亮反）○籍死上置酒對衆折何曰腐儒（爲腐者爛敗也）爲天下安用腐儒哉何曰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十一年誅淮陰侯布恐夏誅梁王越盛其醢（反者候辭爲醢卽刑法云菹其骨肉是也）以

徧賜諸侯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恐被收捕即欲發兵反）賁赫上變言布謀反（賁音肥姓也赫名也）上召諸侯問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往年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幷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幷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薛公曰出下策果如薛公籌之遂滅之封赫爲列侯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哉項氏之所坑殺人以百萬數而布常爲首惡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

互註良曰九江王布梟將可急使（見張良傳）

盧綰傳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

壯學書又相愛也高祖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爲將軍籍死使綰別將擊臨江王共尉（共敖子）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爲群臣觖望（觖怨望也音決）及虜臧荼乃立爲燕王

吳芮傳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番濃河反）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籍死而上以從入武關故徳芮從爲長沙王（始爲衡山王）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以其至忠故著於令也）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王信皆徼一時之權變（徼工堯反）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彊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惟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以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甲令而稱忠也

敘傳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以狗盜芮尹江湖（吳芮爲番陽令在江湖尹正也）云起龍驤（驤舉也）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信前王齊徙楚英布王淮南彭越王梁）綰自同閈（與高祖同里閈音汗）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吳克忠信胤嗣乃長

吳王濞傳（事孝惠文帝）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爲吳王召濞相之曰

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曰不敢○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長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提擲也徒計反）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吳使來輒責治之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愈誅計乃無聊惟上與更始於是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謀益解景帝即位晁錯說曰吳王詐稱病不朝於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廼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煑海爲鹽（公謂顯然也）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乃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語有之曰狧糠及米（狧古舐字食尒反用舌食也）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不顯於外請討娃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桑古累字）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削地恐不止此而已王曰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

除患於天下膠西王曰寡人何敢高曰晁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彗星出蝗虫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王曰善七國反天子遣太尉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吳少將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吳王敗天子制詔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孝文哀憐加惠今奉其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

後吳大敗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卽紿吳王使人鏦殺盛其頭馳傳以聞

反言卽山以鑄錢富埒天子錢布天下後卒叛逆（見食貨志）國當此與七國合從不能成功者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見伍被傳）

替曰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晁錯爲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敘傳賈廑從死（歷古勤宇從軍勤勞）爲鎮淮楚澤王琅邪權激諸呂濞之受吳疆土踰矩雖戒東南終用齊斧

楚元王傳（高后文帝）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言同父知其異母也）好書多才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荀卿門人）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丘大也）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轑釜（以勺擊釜令為聲也轑音勞又音遼）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繇是怨嫂及立齊代王（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大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封其子為羹頡侯（頡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元王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凡詩傳者為之訓說）元王亦次之號曰元王詩○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者嗜曰耆）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鉗其頸也以鐵束頸也）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相隨服役原文曰胥靡說文作縃縻謂縈）

稍々也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為木杵下舂皆衣白言耳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宣帝即位延壽楚元王後也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毋後人有天下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齊父上書告之考驗辭服延壽自殺國除元王子休侯富富子辟彊○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子德○德字路叔修黃老術有智畧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駿馬可致千里年齒幼故謂之駒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德寬厚好施生好施恩於人而生全之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反音幡幡罪人辭使從輕也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子向

劉向傳事孝宣成帝　歆

劉向傳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父任其子為郎也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

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尚方主作金銅之所）費甚多方不驗下吏當死兄陽成侯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論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石渠閣以藏秘書）○元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外戚許史宦官弘恭石顯譖愬皆免官乃使外親上變事

（非常之事）言往者高帝時季布有罪赦以為將軍卒為名臣孝武時兒寬有重罪韓說諫（說讀曰悅）遂貫寬（貫謂緩其罪也）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不誅復為膠西相為世儒宗孝宣時夏侯勝坐誹謗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請考姦詐辭果服坐免為庶人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堪為光祿勳弟子張猛光祿大夫更生幾已得復進（幾讀曰冀）乃上封事曰臣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惓與拳同）

（其專反）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
萬物和於野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
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
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武王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
於外四方皆以和來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此以和致
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衆小在
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歙音翕）君子獨處守正不
橈衆枉（橈女教反）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自此之後
厲王奔彘（彘音滯地）幽王見殺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
夫祭伯（祭則界反）乖離不和出奔於魯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恣子賜反）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
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
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鶂五歷反水鳥也蜚扶味反負蠜也）
（蜮音域短狐也鸜音劬鵒音欲）晝冥晦雨木冰（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為冰也雨于具反）李
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雪雷霆失序
相乘水旱飢蝝螽螟蠭午並起（蝝悅全反午雜沓也螽）由此觀之和
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義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
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糅女救反）

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糺（亂也）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此臣所以寒心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

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叔孫通）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渙然大發號令）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令未踰時而反是反汗也（踰時三月也）用賢未三旬而退是轉石也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讇古諂字）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

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illegible]）此災異所以重至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少正卯魯人之姦雄故孔子為司寇七日誅於兩觀之下）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今陛下誠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放遠邪佞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謂肝肺相附著言猶心腹附也）不敢不通所聞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猛用

事之咎。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因下曰河東太守堪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悃口本反愊平力反至誠也）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厭一甲反）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晻與暗同昧又烏感反）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靡無也）徵為光祿大夫會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擿謂[illegible]發也）成帝即位顯等伏辜向遷光祿大夫。時帝元舅王鳳為大將軍兄弟七人皆封侯向見尚

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上古以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比類相從各有條目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制度奢泰向上疏曰王者必通三統（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也地始化之端也人統謂夏正月建寅為正人也始成之端也言王者象天地人統數以三代也）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為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陛下聰明

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覽孝文去墳薄葬可以為則秦皇增山厚藏足以為戒書奏上甚感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趙皇后昭儀衛婕妤）起微賤踰禮制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寖甚向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齊有田崔衛

有孫寧曾有孝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餘皆僭亂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在帝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行汗而苟治身私而託公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兄弟據重宗族盤互盤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也雖周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熾盛位秦穰侯漢武安田蚡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冠石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在其上仆柳其樹已死僵臥於地而更起生事具在眭孟傳而

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援音爰黜遠外戚毋授以政子子孫孫無避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為後嗣憂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蚤古早字書奏天子召見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復上奏曰臣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今日食尤屢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

閒音閒上輒入之召入也終不能用也向數言公族者國之枝
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庇廕猶蔭也方今同姓疏遠母黨
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安後嗣也其言
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所
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七十二卒少子歆
最知名

一丞註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見律歷志成帝時詔上興辟
一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
化天下又言禮以養人為本詳見禮樂志成帝詔向校經
一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輒條奏之見藝文志博極群書見司馬遷傳
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見五行志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河平中受詔與
父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
向死後為中壘校尉哀帝即位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復
領五經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在藝文志初左
氏傳多古字學者傳訓故而已故謂指也及歆治左氏引傳文
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靜有謀湛讀曰沈
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志記也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
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

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閒居見反
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欲建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
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
或不肯置對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責讓之
曰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
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
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
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以古非今者即罪之道術
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
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乃除挾書之律然公
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始使掌
故官名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詩
始萌芽若草木之初生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然後
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時一
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
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
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
宅以為宮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

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臧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迺陳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謂遺失）傳或間編（編謂錯亂間絶 間古見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罷讀曰疲）不能究其一埶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古情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閔文學錯亂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比頻寐反）冀得廢遺今則深閉固距猥（苟也）以不誦絕之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求出補吏哀帝崩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曆譜改名秀字穎叔（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王莽篡位歆為國師

[又注]作三統曆(見律曆志)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見五行志)通達有奇異材(見元后王氏傳)

[贊曰]仲尼稱才難不其然與(與讀曰歟)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惟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嘑(嘑音呼)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叙傳]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斿宅于楚戊實湎平陸廼紹(楚王戊為薄太后服姦削東海郡與吳共反而誅景帝更立平陸侯續元王後)在于京兆世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世成名(劉德劉向劉歆)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七

西湖文獻

劉壽傳

四

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2307655 v.19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八

季布傳 事高祖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任人禁反謂任使其氣力俠之 俠下頰反以權力俠輔人也

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窘求隕反 籍滅高祖購求千金布匿濮陽

周氏廼髠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 周禮說衣翣柳 急給之所聚 喪車欲人不知也

并與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 以俠見稱 朱家心知其

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 夏侯嬰 說曰季

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

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季布之賢漢求之

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爾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

所以鞭荊平之墓也（子胥伍員也荊即楚也其父伍奢為平王所殺子胥奔吳後吳師入郢伐楚王已卒子胥臨其墓取尸鞭之）滕公待閒果言上乃赦布時諸公皆多
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召見拜郎中孝惠
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嫚與慢同謂辭語褻汚也）太后怒召
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
將阿太后（阿曲從其意）以噲為然布曰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
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眾
橫行匈奴面謾（謾音慢又莫連反欺誑也）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瘡
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
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

欲以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因酒而使氣也）至留邸
一月（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見罷（貢父曰凡言見遂見辭罷非見引也）布進曰臣待罪
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
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
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窺見陛下淺深）上默
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辯士曹丘生
數招權顧金錢（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托故得他人顧金錢也貢父曰招權謂依為形勢招權歸己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與竇長君善（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
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
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說讀曰悅）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

人先發書布果大怒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仲馮曰顧猶反也何足下距僕深也布乃大說說讀曰悅引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諸聞關中○布母弟丁公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還及羽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illegible]曰徇示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司馬溫公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邀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欒布傳

欒布梁人彭越為家人時常與布游窮困賣傭於齊為酒
家保（謂傭僱也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
燕將臧荼舉為都尉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贖為大夫彭
越反梟首雒陽詔收視者輒捕布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
趣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
則楚破天下已定剖符受封欲傳之萬世今反形未見以
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
文時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
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
楚反時以功封鄃侯（鄃音俞清河縣）復為燕相燕齊之閒皆為立
社號曰欒公社

田叔傳

田叔趙陘城人也（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好劍學黃老術於
樂鉅公（姓樂名鉅公者老人之稱）為人廉直喜任俠（喜許吏反）趙王張敖以
為郎中是歲會趙午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有
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隨至長安趙王事白得出（白明也）
乃進言叔等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
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孝文帝初立召問曰公知
天下長者乎對曰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
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

年矣虜常一入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孟舒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楚相距士卒罷敝（罷讀曰皮）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歐之哉（歐與驅同）是乃所以為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復召以為雲中守後為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王之財物藏）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數

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勇壯為衛將軍舍人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搴旗者數矣（搴音騫拔也）可謂壯士及至困戹奴僇苟活而不變何也（僇古戮字奴僇為髠鉗為奴而賣之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俚聊也理無所至）欒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也）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敘傳季氏之誅季身毀節信于上將（信讀曰申樊噲）議臣震栗

欒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
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魯愛田叔死送以金齊貴欒布為主立社

高帝八男

高帝八男二人紹帝六人封王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
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
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

齊悼惠王肥傳

齊悼惠王次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高后
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
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
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請為太后
言耕田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穊稠也穊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欲置之令為藩輔也穊音冀
非其種者鉏而去之斥諸
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
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
虛侯劉氏為彊為于偽反后崩呂祿呂產欲作亂章與大尉勃
丞相平等誅之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
而冠者也鈞惡戾如虎而著冠今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於是謀
迎代王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
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

大乎言社稷將危舉兵以臣之不敢待有詔命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
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
為乎乃罷勃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
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物謂是神物伺者察視之
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
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
之悼惠王召見拜為內史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
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填竹刃反時諸侯得自
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

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其後諸侯惟得衣食租稅
貧者或乘牛車

紀傳為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
嗣齊悼特昌奄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
六國誅斃適齊亡祀適讀曰嫡城陽濟北後承我國齊北王恐吳楚反誅王菑川兄弟中齊國絕王惠王后封有城陽菑川武齊制陽菑與今奉祀赳赳景王赳音糾
匡漢社稷

蕭何傳

蕭何沛人也高祖起為沛公何為丞督事監視也沛公至咸

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illegible]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怒欲謀攻羽何諫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

致堂胡氏曰人有常言用君子所以安百姓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當秦之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漢王暴起雖有長者之譽得秦父老心而天下之賢人未可致也所以未可致者方用兵攻戰傷殘呻吟者衆矣未有能養民者也世主無養民之心則賢人擬谷而已矣草野而已矣天之立君凡為民也君之求臣凡為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凡為行其安百姓之術也豈有他哉世主視民如土苴如弁髦則吾之術無所施豈不猶操瑟而立於好竽之庭乎心術既殊則所用者趣事者也營利者也好大喜功者也逢君之欲者也是皆殘民之具也高爵以貴之厚祿以富之殘民之政日彰宜乎民心之日離而君勢之日孤也亡秦之轍可鑒矣蕭何有見乎此思得賢人與之共理而知致之之道莫先乎養民漢王

聞言即悟遂授以政於是韓信既亡而還陳平自遠而
至張良失國而擇主黥布聞說而從義三老董公遮道
而納說諸侯王兵大合而伐楚漢業勃然以興何為宗
臣首乘業累世其有以取之哉
漢引兵定三秦何留收巴蜀填撫諭告（填竹刃反）使給軍食二
年漢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上來還以
所為事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
補缺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剸與專同屬之欲反）漢三年與羽相
距京索間（索色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勞來到反下同）鮑生謂何曰
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

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何從其計漢王
大說（說讀曰悅）漢五年殺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
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酇屬南陽音贊）食邑八千戶
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
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
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顧猶反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上
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發縱謂解紲而放之
指示者以手指示之縱子用反）今諸君功狗也蕭何功人也諸君獨以身
從我多者三兩人何舉宗數十人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
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

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
謁者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
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輕身走出也
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
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無見任之糧
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數亡山東何常全關
中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雖無參等百數數所具反何缺於漢
參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何當第一曹參次之
上曰善乃使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進賢受上賞何
功雖高得鄂君乃得明封為安平侯何父母兄弟十餘人

皆食邑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贏餘也謂二百衆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
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呂后
用何計誅信上使使拜為相國益封為相國衛諸君皆賀
召平獨弔召讀曰邵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
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平始也平謂何曰以淮
陰新反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恐其為變故守衛之願讓
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悅黥布反上自將
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客又說曰胡不多買田地賤貰
貸以自汙貣土得反上心必安何從其計上悅上罷布軍歸民
道遮行在道上遮天子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

至何謁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為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獸食稾工老反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王衛尉侍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求愛於民衛尉曰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何足法哉上使使持節赦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辟處辟處曰僻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高后封夫人為鄼侯景帝二年詔相國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封孫嘉為列侯

互註　項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人傑○治宮室過度 正高帝紀 樸摭秦法取其宜於時
者作律九章 見刑法志 奇韓信請設壇拜為大將 見韓信傳 次
律令 見司馬遷傳

曹參傳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 曹及蕭並為吏之豪長也 ○高祖為沛公參以中涓從 在中主知絜清灑掃之事 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乃封參執帛 爵也 號曰建成君遷為執珪 侯伯執圭 沛公為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孝惠元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齊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 蓋古盍反 善治黃老言 黃帝老子 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舍止也 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 趣讀曰促 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 參微時與何善及為相有隙 師古曰參自以戰鬬功多而封常爭在何後故怨何也師渴曰此特師古意料之耳 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

變吏一遵何之約束（舉皆也言凡事皆無變改）擇郡國吏長大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度大各反飲於禁反）終莫得開說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呼火故反）從吏患之無如何（從才用反）迺請參遊後園聞吏醉呼乃反取酒張坐飲（張設坐席坐才卧反）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窋張律反）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謂窋曰女歸試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

天下窋歸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趣讀曰促）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帝讓參曰（讓責也）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令出休息）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講和也畫一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參至元孫平陽侯至今八侯（〔賈父曰〕八侯字疑衍）

〔叐註〕攻城略地功最多○雖無參等百數何缺於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西漢書處之第八 蕭何曹參傳

○功次蕭何並見蕭何傳相齊禮下聆人見劇通傳撝劍推鋒

從高帝擊畜除害秝祖海內見紀例王傳

贊曰蕭何曹參起秦刀筆吏刀筆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當

時錄錄錄錄猶鹿鹿也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

守管籥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也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

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

陰黥布等已滅惟何參擅功名位冠群后聲施後世史記

太史公曰何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為一代之宗臣言為後世之所宗仰

慶流苗裔盛矣哉

互註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

衣食滋殖刑罰用稀見刑法志以曹參厚清靜為天下師民

作畫一之歌見蕭何曹參傳蕭規曹隨功若泰山見揚雄傳高祖開

基蕭曹為冠見丙吉傳

敘傳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

宮定制脩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改也參為相遵何約束民用作

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

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事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張良傳事高帝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

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
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東遊至博浪沙中（狼音浪）良
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車（狙千豫反 密伺之）秦皇怒求賊急甚良
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圯音頤 楚人謂
橋曰圯）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直猶故也）顧謂良
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
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
良因怪跪曰諾（貴父曰字 令在圯上）五日明良往父先在怒曰後何
也五日鷄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又五日夜半往
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編音鞭）曰讀是則為王
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
我已（語終之辭）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
嘗習讀居下邳為任俠以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
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不去沛公欲擊秦軍
良曰願且留壁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
寶啗秦將（啗徒濫反）秦將欲和因其解擊之（解讀曰懈）秦兵敗遂至
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以千數
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
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縞白素也 縞工老反）今始入秦即安
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

於病願聽臣言沛公乃還軍霸上沛公為漢王良因說燒
絕棧道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還心固項王意漢王以良為成信
侯從東擊楚兵敗而還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
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梟謂最勇健也與項
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
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漢王乃遣隨何說布連越卒破
楚者此三人力也漢三年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食
其謀橈楚權橈弱也女教反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
紂封其後宋今秦滅六國陛下誠立六國後皆爭稱陛下
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伯讀曰霸楚必斂衽而朝

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趣讀曰促未行良從外來謁
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
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箸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
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度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
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
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軒革者兵車
軒者朱軒偃武備而治禮樂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
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
息牛桃林之陰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

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楚唯毋彊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帝紀謂發八難是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幾近也迺依反）令趣銷印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願封留足矣迺封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

道（複謂複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憂曰為之柰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方起之時與我有故怨每窘力困辱高祖）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大臣勸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殽山也黽池也音緬）背河鄉雒（鄉音向）其固亦不足恃良曰其中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沃者溉灌也）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安定上郡北地與胡相接之地）

可以畜放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

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輓音晚引也諸侯有變順流而下

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

饒多可備贍給劉敬說是也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

疾即道引不食穀服辟穀藥靜居行氣道音導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

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

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此

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所謂

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嫚與慢同故逃匿山中義不

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固請宜來宜應得其來來以為客時從

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

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

致堂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彊聒不

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

而用之不難也評之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

於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復道

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乎王言子房矣至於引置

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

而力不勞其績光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

是子房為子結黨以拒父也夫高祖駕御群雄獨立為

帝其材氣雄傑豈四老人所能抗而在廷大臣力諫之
彊豈不賢於四老人之功是蓋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
盟而稱管仲相桓正天下之美也易坎之九四曰尊
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先賢以子房四皓之事明之曰
人心有所蔽有所明欲立趙王如意者高帝之所蔽也
聞四老之賢願見而莫能致者言其心之所明也子房
見其明以去其蔽是自牖納約者宜其從之之速也自
子房特然後言人必有益而前史謂良與帝言前後甚
多非天下所以治亂者故不載烏乎良豈有費言哉
上從破布歸疾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孫通引古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晏置酒太子侍
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
問曰何為者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
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
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
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出
上目送之（以目瞻之說其山也）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
者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
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以就橫絕四
海橫絕四海又可柰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上罷酒竟不易

太子者良本招四人之力也通鑑考異曰按高祖剛猛伉厲非畏搢紳譏議者也況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耳若決意欲廢太子立如意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柔其意哉借使四叟實能羽翼太子不過汙高祖數刀耳何至悲歌云羽翼已成矰繳安所施乎若四叟實能制高祖使不敢廢太子是留侯為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為此哉此特辯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亦猶蘇秦約六國從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魯仲連折新垣衍秦將聞之卻五十里耳凡此之類皆非事實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皆不取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隨風雨上下炎帝女追之亦得仙俱去乃學道欲輕舉

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邪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非乎

後六歲薨謚曰文成侯良始見圯上老父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互註為韓王漢沛公不以不義而亡去○運籌帷幄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人傑○勸高帝
因幾取楚並見高帝紀留侯畫策功若泰山見楊雄傳

陳平傳

陳平陽武戶牖人也陽武縣名戶牖鄉名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
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游學平
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其嫂疾之曰亦食糠覈
耳覈麥糠中不破者音紇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逐其婦及平長可
娶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
嫁夫輒死負獨視偉平悦其許偉隨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
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曰固有美如陳
平長貧者乎乃予酒肉之資以納婦戒其孫曰毋以貧故
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母平既娶資用
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
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事魏王
咎說不聽亡歸羽擊殷降而還羽拜平為都尉漢攻下殷
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羽而平杖劍亡度河船人
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
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自露形示無懷挾船人知其無
有迺止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
以過今日漢王與語而說之拜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諸軍

諸將盡讙讙譁而毀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爾
餝冠以玉也其中未必有也聞居家時盜其嫂也今大王尊官
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
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以讓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
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巳之行孝巳高宗之子有孝行
尾生卽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何暇用之乎今漢楚相距
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利國家爾盜嫂受金安足疑
乎漢王召問曰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
者固多心乎平曰臣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贏身來
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漢王

拜為護軍中尉

致堂胡氏曰善乎漢王之用人也魏無知薦平則受之
與平言則說之命為護軍諸君盡讙則益厚之及周勃
灌嬰言其醜行則以問無知無知為之辨則又召讓平
平之對既無費辭亦無留意王疑判矣則謝之厚賜之
又寵任之其後屢出奇計於漢行大功而無知以薦賢
亦受封侯之賞彼其是非決不以言蔽忠取舍審不以
小疵失平獲釋贓賄之嫌無知得免比周之累君臣之
間表裏洞達此士之所以樂為用而願效力也夫以文
帝之賢尚疑於季布況其餘乎然則漢王不為平去讒

者何也曰用材之時既不可周般但信任乎愈益於前則諸將不直愧亦多矣若夫受譖懟怨而不能為別白被謗毀而不得辨理一以勢力行威碎而不要諸公道欲人心服不亦難乎

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後楚急擊漢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愛惜也）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頓音鈍）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眛音末且子閭反）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間居莧反下同）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疑使使至漢漢為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陽驚曰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以惡草具進（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使歸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卒滅楚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爾帝以問平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楚澤名夢莫鳳反）

字又如陛下第出偽游雲夢第但也語辭聲急偽詐也皆類此信聞天子好出
游其勢必郊迎謁出郊遠迎見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
爾帝以為然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即執縛之還至
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
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
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
賞無知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
不得食[高帝]用平祕計使閒厚遺單于閼氏解圍以得出
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閼於干反氏音支
更封平為曲逆侯

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奇
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惠帝六年曹參薨為左丞相
[爻註]用祕計以解平城之圍○知有餘然獨難任○
謀高帝因幾取楚並高帝紀平勃之智猶有過刑謬論刑法
志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徐行出平城之圍見韓王信傳
太后立諸呂為王平偽聽之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
謀也○對決獄錢穀之問○全社稷安劉氏並見王陵傳
用陸賈計與周勃交歡見陸賈傳陳平出奇功若泰山見楊
惲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見梅福傳

王陵傳事高惠呂后

王陵沛人也漢王擊項籍陵以兵屬漢籍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鄉讀曰向）陵母私送使者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平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唼血而盟（唼所甲反）諸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諸呂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后陽遷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請才性反）十年而薨徙平為右丞相審食其（食音異其音基）為左相食其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不治丞相職事也）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太后多立諸呂為王平偽聽之（且順從之）及崩平與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為相（以平勃有功皆欲以為相）太尉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怪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

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以勃為右相位第一平為左相位第二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臨朝問也〕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幾居豈反〕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上稱善勃大慙頃之勃請免相而平顓為丞相〔顓與專同〕孝文二年薨謚曰獻侯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諸陳下〕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掌文衛子夫之姊〕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叉註〕王陵言高帝所以得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云〕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少戇陳平可以助之〔並見高帝紀〕

周勃傳〔事高惠文三朝〕

周勃沛人也以織薄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消真云葦薄為曲也〕〔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材官引彊〔彊其兩反能引彊引弩官也〕沛公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擊項籍擊藏荼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擊韓王信還為

太尉擊陳豨屠馬邑為人木彊敦厚木彊謂質樸彊其兩反高帝以為可屬大事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東鄉責諸生說事不以賓主之禮也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樸鈍如椎椎直椎反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以列侯事惠帝以為太尉高后崩陰謀迎立代王是為孝文汝陰滕公迺奉天子駕迎皇帝代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厭一涉反又烏押反則禍及身矣勃乃謝請歸相印歲餘平卒復用為相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迺免相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治之勃恐不知置辭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書牘背示之牘音讀木簡以書辭也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尚配也文帝朝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冒覆也老人以覆其頭提擲也徒計反曰絳侯綰皇帝璽綰烏版反綰其綬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見勃獄辭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曰武侯子勝之坐殺人國絕弟亞夫復為侯

互註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見高帝紀將北軍以

誅諸呂(見呂后傳)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見文帝紀)猶有過刑參論(見刑法志)與陳平合謀誅呂立文(見王陵傳)爰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見爰盎傳)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日為之蝕(見王商傳)

周亞夫傳(事文帝)

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彼命反)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以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從子容反又竪也)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為條侯(條縣在勃海)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仲馮曰言彀弓弩是也鐖未至何以持滿何待已乎此二字疑衍)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導駕者今之武衛隊也)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廼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俛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木也)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

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
霸上棘門如兒戲耳鄉讀曰向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
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為太
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孝
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
曰楚兵剽輕剽匹妙反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
制也上許之吳王傳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計亞夫從之今自請而行二傳不同亞夫至霸
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此必置間人於殽黽閒
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
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

計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堅壁不出而使
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夜軍
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
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
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三月而吳楚
平五歲遷為丞相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曰請
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今信無功侯之
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
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
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

為列侯亞夫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置大
胾（胾側吏反大臠也）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謂尚席取箸（尚主）
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懷恨也）亞夫免冠謝因趨
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
盜買縣官器連汙亞夫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其貌魁梧奇偉（魁大貌也梧者言可驚悟今讀為悟）
（為吾非也）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子
弟子澹臺滅明字子羽貌惡而行賢）學者多疑於鬼神如良受書老父亦異
矣高祖數離困阸（離遭也）良常有力豈可謂非天乎陳平
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
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故謂事難也）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
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
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何其盛
也
敘傳留侯襲秦（襲秦椎始皇於博狼沙中）作漢腹心圖折武關（從沛公入
武關說令兵將以利啗因其怠解擊之類）解阸鴻門推齊銷印歐致越
信（歐與驅同）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擾攘亂貌）歸漢乃安
斃范亡項走狄禽韓（陳中）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安國廷
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Centimetr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九

樊噲傳（事高帝）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閒陳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為沛公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羽謝無有閉關事羽既饗軍士中酒（不醉不醒謂之中中作仲反）亞父謀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撞丈江反）羽目之問為誰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

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時羽未為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史追書耳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羽默然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羽沛公幾殆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才笑反幾巨依反籍死漢王即位以噲有功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舞陽號舞陽侯噲以呂后弟呂須為婦故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闥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憊力極也蒲拜反且陛下病甚

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謂始皇崩趙高詐為詔令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而起

孝惠六年薨謚曰武侯

〔互註〕呂后時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季布曰噲可斬也見季布傳携劍推鋒從高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見敘荆王傳

酈商傳

酈商酈音歷高陽人也沛公畧地商以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擊項籍受梁相國印定上谷攻代受趙相國印從擊黥布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其子寄字况與呂祿善及高后

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乃劫酈商令其子寄紿說祿信之與出遊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商薨謚曰景侯寄嗣天下稱酈況賣交

夏侯嬰傳 事高惠文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高祖為沛公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趙賁軍得印一匱（特自知寫直官之印）沛公為漢王賜爵號昭平侯從擊項籍至彭城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罷讀曰疲）常蹶兩兒棄之（蹶音厥）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面背也面雍謂抱持之以馳雍者擁抱仲馮曰抱兩兒者未有能持者面而能抱持者況後馳乎）從擊籍

布定食汝陰二千九百戶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事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乃賜嬰北第第一（北第者近北闕第一第宅第一也）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歲薨謚曰文侯初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灌嬰傳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賜爵列侯號昌文侯與絳侯共立文帝於是為太尉絳侯免相嬰為丞相後歲餘薨謚曰懿侯

［文］註魏騎將曰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見高帝紀其為劍稚）

絳從高帝擊常除害耘鉏海內(見燕剌王傳)

周緤傳

周緤(緤息列反)沛人也以舍人從高祖起沛常為參乘從擊羽戰有利不利終無離上心上以緤為信武侯(以其忠信故加此號)上欲自擊陳豨緤泣曰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更封蒯(蒯音倍又普肯反)城侯

贊曰仲尼稱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鎡基不如逢時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以致遠為喻言託附驥之尾則涉千里)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交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周勃使劫行父令寄紿說)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敘傳舞陽鼓刀(屠狗)滕公廄騶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

張蒼傳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主四方文書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有罪亡歸沛公從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質鍖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從攻臧荼有功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

為計相（專主計籍）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時蕭何為相國而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此下正本在任敖傳蒼為節本移入此今從之）孝文初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以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亂以定十二律之法於一樂官使長行之比頻二反）若百工天下作程品（音為古曰者程及之辭師古曰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王程品皆取則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邃先遂反）律歷蒼德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

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傳謂傳次直戀反）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以秦水德漢土勝之）更元年蒼由此乃自謝病稱老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蒼長八尺餘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周昌傳（事高祖）

周昌沛人也以卒史從沛公沛公以為職志（主旗幟也幟與幟同式異反）

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 擁抱也 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 吃音訖 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 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趙人方與公 方音房與縣名公其號也 謂御史大夫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刀筆吏爾何至是乎頃之高祖憂趙王不能自全堯曰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帝曰群臣誰可者堯曰昌 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帝召昌曰吾欲彊為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奈何獨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曰吾極知其左遷 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為左遷 公不得已彊行既行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 易代也 遂拜御史大夫○高帝崩太后召趙王王至長安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

申屠嘉傳 事高惠文景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 材官之士多力能脚蹋强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

(蹶音厥)從高帝擊籍遷為隊率(率所類反)從擊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時遷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而高帝大臣餘見無可者乃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

致堂胡氏曰蹶張彊弩盖武卒也高帝公卿至是無可任相者乃用彊弩之卒申屠又非有矢伐著聞也而挫抑鄧通之事凜然有大臣風節人固不可輕議也張禹通經學為帝者師其身董賢極盛乎諂雅匪之態將以持祿容身咄哉鄙夫真可以為嘉之御也乎

○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為檄召通通免冠徒跣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嘉為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適讀曰謫)侵削諸侯而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錯恐入宮上謁自歸上(歸首於天子)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因歐血而死○自嘉死後陶

青劉舍及武帝時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皆以列侯繼踵
齪齪廉謹（齪初角反）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
著於世
［五臣注］非有攻城野戰之功。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見宋鑑傳）
［贊曰］張蒼文好律曆（文猶名也）為漢名相而專遵用秦之顓
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彊其兩反）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
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敘傳］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令之緒建平質
直犯上干色（周昌先封建平侯平字當為成）廣河之壓（壓字亦勤）食厥舊德

（食猶享也）故安執節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言申屠嘉召責鄧通請誅晁錯皆不為己）

酈食其傳（事高帝）

酈食其（食音異其音基）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魄音薄落魄失業無次也）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陳勝等起諸將過高陽皆握齪（齪初角反握齪急促也）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沛公］略地陳留麾下騎士適里中子（食其里中子適會沛公騎士）食其謂曰聞沛公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先謂紹介也）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喜許吏反）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溺其中（溺讀曰尿乃釣反）食其曰第言之騎

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其義兩通又如字使召食其食其至入謁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出至高陽得酈生兄弟沛公方踞床令兩女洗洗先典反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天下苦秦久矣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從子容反衡橫也沛公問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謂如破瓦之相合雖聚合而不齊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

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請使令下足下遂下陳留號為廣野君○漢三年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乃天所以資漢且漢楚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農夫釋耒紅女下機紅讀曰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願急進兵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行胡剛反在上黨南距飛狐之口在代郡西南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田廣據

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貫父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解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曰漢王起蜀漢之兵降城以侯其將得賂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舩而下項王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援音爰下井陘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王疾下漢田廣以為然乃罷歷下兵守戰惟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馮請曰馮據也軾車前橫版隱起者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己乃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酈商擊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故封子疥為高梁侯

互註 綏頰往說魏王豹謀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以樹黨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見高祖紀

陸賈傳 事高惠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常使諸侯時

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佗徒何反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魋音椎結讀曰髻魋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其形似箕賈因說曰足下中國人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屈其勿反漢誠聞之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佗乃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崎丘宜反嶇音區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它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

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夫差吳王闔閭子也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率韓魏兵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滅之大抵是楚宜久）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故）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史記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按曰書今有）孝惠時呂太后欲王諸呂賈自度不能爭之（度大各反）乃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又改向一

子處）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者不過工和反）數擊鮮毋久慁女為也（慁亂也言我至之時女宜數數擊殺牲生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女也數所角反慁下困反）○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嘗燕居深念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平乃以奴婢車馬等遺賈為飲食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呂

氏立孝文賈頗有力竟以壽終

朱建傳

朱建楚人也嘗為淮南王黥布相布反漢誅布聞建諫之賜號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審食其)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貸土得反)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稅音式芮反)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怒欲誅之辟陽侯使人欲見建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曰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辟陽侯誅太后亦誅君君何不言帝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富貴益倍矣籍孺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聞建為其策使吏逮捕遂自剄

婁敬傳(事高帝)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輅胡格反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三人推之)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

敢易衣虜將軍入言上上召見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
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
自后稷堯封之郃郃吐來反積德絫善十餘世絫古累字公劉避桀
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箠山祭反國人爭歸
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
歸之濱音賓又音頻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
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
中中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
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險阻令後世驕
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

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卷蜀漢定
三秦與項羽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
腦塗地傷夷者未起夷音痍創也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
為不侔矣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卒讀曰猝
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
府聚也萬物所聚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搤與扼同亢音剛又下郎反拊其背未
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
拊其背也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
關中於是敬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春歲之始以其首勸
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閑信與匈奴欲擊

漢上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
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易擊上使敬往還報曰兩國相
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瘠音漬一說瘠讀曰柴）
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不可擊是時漢兵已
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今妄言沮吾軍（沮才汝反）
械繫廣武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
得解帝出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拜為關
內侯號建信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
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罷讀曰疲）未
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陛下誠能
以適長公主妻單于（適讀曰嫡）使辯士風諭以禮節（風讀曰諷）冒頓
在固為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
哉可毋戰以漸臣也高帝取家人子（庶人之家女）為公主妻單
于使敬往結和親之約

司馬溫公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
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序唯
仁義之人為能知之柰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
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
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
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況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敬從匈奴來因言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此近
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
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
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
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互註 婁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見楊雄傳

叔孫通傳 事高惠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陳勝起二世召
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通曰夫天

下為一家毁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 視讀曰示 且明主
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此特鼠竊狗盜
何足置齒牙間哉二世喜賜帛二十匹衣一襲 上下皆具 拜為
博士通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
不免於虎口 幾巨衣反 ○漢二年降漢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
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通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
進剸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今不
進臣等剸言大猾何也通曰漢家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
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 搴音騫 諸生且待我我不
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高帝悉去秦儀法為

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呼火故反)拔劍擊柱通曰儒者難
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
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
為之節文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
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度大各反)於是通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
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通
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西入關)及上左右
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緜蕞野外(以茅翦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春秋
傳曰置茅蕝蕝與蕞同並子悅反)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
吾能為此乃令群臣習肄(肄弋二反)會十月漢長樂宮成諸侯
群臣朝(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先平明郎中俠陛(俠與挾同)功臣
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
方西鄉(鄉讀曰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九賓九儀也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上
傳語告下為臚音盧下告上為句貢父曰九賓予謂讀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於是皇帝
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
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
之貴也拜通為奉常

司馬溫公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
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
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

致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
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
聞陸賈之言而稱善睹叔孫通之儀而歎息然所以不
能有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
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
叔孫通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
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
矣哉是以楊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
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
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
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己以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
得而用之善乎楊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
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帝
悉以為郎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徙通
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晉獻公
以驪姬故廢申生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
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啖當作淡 大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
欲廢適立少（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吾特

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帝曰吾聽公孝惠即位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論著惠帝為東朝長樂宮（朝太后於宮）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請空隙之時不欲對象言之）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原重也）益廣大孝之本

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以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宗廟也據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為出遊之地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複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大廟則叔孫通啓之矣

司馬溫公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聖賢為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

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
通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聞過遂非也
其不取哉

惠帝嘗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
宗廟（櫻於耕反）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互註］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因秦樂人制宗廟樂（並見禮樂志）
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
也（詳見揚雄傳）

［贊］曰高帝以征伐定天下而搢紳之徒（搢紳士者之服）騁其知
辯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
一士之略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
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太史公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索隱曰詘音屈虵音移）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
鼎鑊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
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以諸呂僭差詐病歸家）不受憂責從容平
勃之間（從七容反）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敘傳］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
津（塞馬白津）王基以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從七容反）

風諭曰諷博我以文敬由役夫遷京定都劉敬由戍卒來納諫內彊關
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冑稅舍也介甲也禮
義是創或哲或謀觀國之光

淮南厲王長傳　子安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高帝八年過趙趙王獻美人幸
有身趙王不敢內宮築外宮舍之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
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生厲王即自殺上
令呂后母之十一年𪟝布立為淮南王孝文即位自以為
最親驕蹇數不奉法有材力力扛鼎出入警蹕稱制自作
法令數上書不遜時帝令薄昭予書諫之曰竊聞大王

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今所行不稱天資輕言恣
行以負謗於天下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
此高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沬風雨沬胡內反亦如字赴矢石
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
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
潔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
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
弟遷其母以安秦始皇母與嫪毒通生二子事覺誅毒遷其母於咸陽宮項王亡代
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濟北舉兵皇
帝誅之以安漢濟北王興居共誅諸呂怨賞薄故反大王宜急改操易行

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悅○六年長所犯
不軌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處蜀嚴道邛郵（郵音尤行書之舍）
不食而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
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
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
地邪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失國早夭乃立其子安○安好
書善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illegible]）亦欲以行陰德拊循
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
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時武帝
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illegible]）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

每為報書及賜常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使為離
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
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武安侯（田蚡）與語
曰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
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建元六年彗星見王心
怪之益治攻戰具元朔二年上賜几杖不朝五年坐雷被
事削二縣○其後自傷削地又謀太子王數以舉兵謀問
伍被被常諫之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illegible]）於是王
銳欲發乃令官中作皇帝璽印使節法冠（[illegible]）欲如伍被計使
人為得罪而西（[illegible]）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

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如發蒙耳[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伍
被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上與諸侯王列侯議膠西王端
議曰安廢法度行邪僻有詐偽心以營惑百姓反形已定
當伏法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
安自刑國除為九江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荊楚也舒群舒也言北伐戎狄南有荊舒皆為寇害故以兵膺當而懲艾也]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
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剸懷邪辟
之計[剸與專同音之兗反]仍父子再亡國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
臣下漸靡使然[靡謂相隨從]夫荊楚剽輕好作亂乃自
古記之矣

敘傳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
亂窘世薦亡[薦讀曰荐荐再也遷死兼子安又自殺]

蒯通傳

蒯通范陽人也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
范陽令徐公曰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曰必將戰勝而後
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切以為殆矣[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
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范陽令欲以城先下
君而君不利之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
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嬰謂以城自繞]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為

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徐公具車馬遣通說武臣武臣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齊聞漢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掉搖也徒釣反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定齊地○通知天下權在信欲令背漢乃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一呼呼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飄至風起飄讀曰猋必遙反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膽塗地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雒岨山河亡尺寸之功敗滎陽傷成皐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索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於險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罷讀曰疲無所歸命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

墮肝膽墮火規反效愚忠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
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
齊天下孰敢不聽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
受其殃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功無
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足下
欲持是安歸乎信曰吾將念之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計
者存亡之機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
者闕卿相之位齊人為小甖為儋受二斛石斗石也儋都濫反或曰儋者人之所負儋也計誠
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蠭
蠆之致蠚與讀曰豫蠆丑界反蠚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

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
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通說不聽惶恐乃
陽狂為巫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嘆曰悔不用
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乃詔齊召
通通至上欲亨之通曰狗各吠非其主彼時臣獨知齊王
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
下匈匈可殫誅邪殫盡也上乃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
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
拾遺舉過顯賢進能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
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善里婦

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
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縕請火
於亡肉家（縕於粉反亂麻）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鬭相殺請火治之
亡肉家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
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
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
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求臣亦猶是也
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
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
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
曰雋永（雋子兖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

伍被傳

伍被（被皮義反）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之後也以材能稱為
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學術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
百數被為冠首久之淮南陰有邪謀被數微諫曰昔子胥
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
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王怒繫被父母後召被曰
將軍許寡人乎被曰臣聞聽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
故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
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竊觀朝廷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錯千故反〕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貢獻〔僰西南夷也蒲北反〕東甌入朝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曰漢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度雖古名將不過也王復問吳興兵非耶被曰非也夫吳王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眾與七國合從不能成功者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

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屈彊江淮間〔屈其勿反〕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奮臂大呼〔呼火故反〕天下嚮應〔嚮讀曰響〕被曰往者秦為無道燔詩書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瀕音頻又音賓〕致于西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僵尸滿野流血千里百姓力屈〔屈其勿反〕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百姓悲痛愁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任囂死後尉佗始自為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行

者不還往者莫返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與
萬衆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閭左居在食貸
志）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側耳而
聽欲為亂者十室而八陳吳大呼（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嚮
應（和胡臥反嚮讀曰響）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汎與
汎同）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
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景讀與影同嚮讀曰響）王以陳
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
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
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不用比干之言也因流涕而

起後事覺被詣吏自告與謀遂誅被

江充傳（武帝）

江充字次倩（千見反）趙國人也為人魁岸（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形）容
貌甚壯帝見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
當世政事上說之充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對曰因變
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以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
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
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上以充
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公主（武帝之姑陳皇后母）
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貴父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

(素得此詔許其馳道中也)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從
上甘泉逢太子家使(山吏反)人乘車馬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
使人謝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言素不教敕左右)惟江君寬之充曰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
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上疾祟在巫蠱(祟息遂反)上以
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因言宮中有蠱氣掘太子宮得桐木
人太子不能自明收充斬之太子由是遂敗後武帝知其
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傳(事哀帝)

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
書容貌壯麗為衆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傅晏與躬同
郡相友善躬繇是以為援(古文繇與由同)交遊日廣躬與孫寵
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
事以為泰山石立而先帝龍興(言邪人有此叙讖)東平王雲欲求
非望而后舅伍宏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
於杯杓(杓上灼反)荊軻之變必起於帷幄察國姦誅主讎取封
侯之計也乃上變事雲等皆坐誅上擢寵為南陽守躬光
祿大夫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見
之仄目(古之仄讀作側)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
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惰弱不任職左將軍公

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騃音五駭反諸曹以下僕遫不足數僕音蒲木反遫古文速字僕遫小之貌卒有強弩圍城卒音倅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嘂謼於東崖嘂古叫字謼大故反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竟讀曰境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蠭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窺口規反言一舉足也軍書交馳而輻輳羽檄重迹而押至押音押相因而至小夫懦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為憒工內反眊莫報反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奏以病為解疑有佗變上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躬掎祿曰掎引也音居綺反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幾音冀豫圖未形為萬世慮而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躬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茀與孛同其法為有兵亂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厭一涉反上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

以救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
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曆（傅讀曰附著治畧反）謀動干戈
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
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
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上不聽遂下詔曰間
者盜賊衆多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
戈器用盬惡（盬古戶反盬不堅牢也）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將軍與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
詣公車○後數日丞相御史奏躬宣過上繇是惡躬等下
詔曰躬虛造詐諼之策（諼虛遠反）欲以詿誤朝廷其危

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丘空也）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
邑人河內掾賈惠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匕（桑東南出之枝）
書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
指祝盜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繫獄大誅而死
（詩大故反）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者絕命辭曰玄雲泱鬱將安
歸乎（泱烏朗反）鷹隼橫厲鸞徘徊兮矰若浮猋（矰弋射矢也）動則機
兮叢棘棧棧曷可棲兮（棧士限反）秋風為我唫（唫古吟字）浮雲為我
陰嗟若是兮欲何留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互註］辯足以移衆彊可以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
者也（見鮑宣傳）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儁（烹酈食其敗田横驕韓信）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忠不終而詐讐（讐曰售）誅夷不亦宜乎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可不懼哉

叙傳蒯通一說三雄是敗覆酈驕韓田横顛沛被之拘係乃伐患害（伍被不從王反係其父母）充躬罔極交亂弘大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89657 v.21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

京兆 慎獨齋 七十三翁 刊行

萬石君傳 [illegible]

萬石君奮趙人也有姊能鼓琴高祖召為美人以奮為中涓中涓官名主[illegible]中而涓潔者外有者謂令受之也涓音蠲徙其家長安中戚里顏曰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戚里○劉攽刊誤曰予謂此里偶名戚里爾高祖以奮姊為美人故使居戚里亦有親戚之義猶武帝封小史遺術因曰遺汝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徙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史失其名故云甲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孝
景季年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諸朝）過宮
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
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
相責肉袒謝罪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
也僮僕訢訢如也（訢與誾同）唯謹上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
食如上在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
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建
元二年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竇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
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建為郎中令慶為

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郎官五日一沐）歸謁
親入子舍（若今諸房）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腧（中帬若今言中衣腧音投廁腧
若近身小衣若今汗衫）身自澣洒（洒先禮反）以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
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
之萬石君徙居陵里（茂陵邑中里瓚父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里非茂陵里也）慶為諸
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卒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
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奏上
而校報下也）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
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
為大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令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鼎五年為丞相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醇音純醇厚也】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公卿議欲請徙於邊上以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願歸丞相侯印避賢者路報曰間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

弗能堙塞【堙音因】是故巡方州【師古曰東方諸州仲馮曰浚有濟淮江河不得東方州也】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濟淮江歷山濱海【濱音賓】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貢父曰設此法流民若干吏坐其罪是所以禁重賦也貢父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吏殿最所以禁吏重賦也】乃者封太山皇天嘉況神物竝見朕未能承意切比閭里知吏姦邪【仲馮曰切近也此言因巡狩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之姦為姦】委任有司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仲馮曰與讀如字與】搖蕩百姓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慶素皆見詔報自以為得許掾史以為見責甚深慶但不知所出復起視事

慶為相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慶為相時子孫為小吏
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傳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
遷郎中將醇謹無他文帝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
及帝立歲餘不誰何綰（誰何猶言不借問也師古曰誰何之通言不須解為借問）綰日以
謹力○帝幸上林詔參乘來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
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施讀曰移施易謂貿易也易弋豉反）
上使取六劍劍常盛（盛音成）未嘗服也郎
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言）他將上以為廉

忠實無他賜拜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歲為丞相朝
奏事如職所奏（言守職分而已）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為
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武帝立以景帝病時諸
官因多坐不辜而君不職免之（天子不親政相當理之而綰不中其意）

直不疑傳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
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
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
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朝廷朝見之時原父曰朝廷見人謂登官也）曰不
疑狀貌甚美然特毋柰其善盜嫂何也不疑曰我乃無兄

終不自明吳楚反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拜為御史脩吳楚時功封為塞侯（塞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惟恐人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謚曰信侯

周仁傳

周仁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初立拜郎中令性陰重不泄（性寡重不泄人言）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潔清（為讀曰尿系袴以褚者為小袴溺溲其系仲馮曰袴幷小袴腓褚其近尿處此常袴溺溲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以是得幸入卧內。上時問仁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傳

張歐（歐音驅）字叔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說讀曰悅）孝文時以治刑名（服文曰治刑名字不謂刑名者卯并學兩家術耳）侍太子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時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剸與專同）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郤郤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不忍視也）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子孫咸至大官

讚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建

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
至石建之澣末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叙傳萬石溫溫幼寤聖君（言萬石溫恭謹感寤高祖見故）宜爾子孫夭夭
伸仲慶任于齊不言動民衛直周張淑慎其身（史記太史公曰）
同

梁孝王傳（文帝竇后生景帝同母弟孝王）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立為代王十二年徙梁文帝崩二
十五年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從千）
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其
吳楚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梁王使韓安國張羽等距吳
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相距吳楚破
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略與漢同）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於
是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
騎出稱警入言蹕（警者戒肅蹕止行人言出入者互文出亦有蹕）儗於天子（儗音擬）
招延四方豪傑多作兵弩弓數十萬府庫金錢且百鉅萬
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入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
入則同輦出則同車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
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格音閣）遂辭歸國
梁王陰使人刺殺袁盎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因上
書請朝伏斧質之闕下謝罪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

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復入朝欲留上
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
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
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王死太后極
哀

[讚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
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敘傳]孝文三王代孝二梁（代孝王參又梁孝王武梁懷王揖）懷折亡嗣（折夭亡）
孝乃尊光内為母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
所思心既霿（莫鄧反）牛禍告妖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分梁為五）
（引文孝王男五人為王）德不堪寵四支不傳（孝王之子四人皆不傳嗣唯梁恭王參有後）

賈誼傳（事文帝）

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
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聞吳公治
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
○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
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
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

之（說讀曰悅）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
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
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文帝謙讓未皇
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天子議
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絳絳侯周勃灌灌嬰也）曰雒陽
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疏之不用
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適去（適讀曰謫）意不自得及渡
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經
（離猶遭也騷憂也言己遭憂而作此辭）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遂自投
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恭承嘉惠兮竢罪長

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竢古俟字仄古
側字汨水在長沙羅縣湛讀曰沉汨莫歷反造七到反）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鸞鳳
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闒茸下材不肖之人闒吐臘反茸人勇反）讒諛
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植立也音直）謂隨夷溷兮（隨卞隨湯以天
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溷胡困反）謂跖蹻廉（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蹻跖之石反蹻居略反）莫
邪為鈍兮（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名）鉛刀為銛（世俗謂利為銛銛息廉反）斡棄周
鼎寶康瓠兮（斡轉也音管康瓠瓦盆底也）騰駕罷牛驂蹇驢兮（罷讀曰疲）驥
垂兩耳服鹽車兮使騏驥可繫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鳳
凰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
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

兮固將制於螻螘（螘音蟻字或作蟻亦入魚也音蟻亦音蟻）○誼為長沙太傅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異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色出俗內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自傷以為壽不能長迺為賦以自廣其辭曰萬物變化固亡休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句踐伯世（句音鉤伯讀曰霸）斯游遂成卒被五刑（李斯西遊秦登相位二世時伏五刑）傅說胥靡（胥靡刑名又相隨之刑）乃相武丁禍之與福何異糾纆（纆音墨糾紋繩索也）水激則旱（旱下又反又曰旱讀曰悍捍疾也）矢激則遠萬物回薄振盪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坱烏郎反圠烏黠反其氣坱圠無垠限齊）天地為爐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化為異物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怵音黜又丑出反兩通）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億變齊同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自喪（喪去聲合韻息浪反）乘流則逝得坎則止澹乎若深淵之靚（靚與靜同）氾乎若不繫之舟細故芥蔕（蔕丑介反）何足以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宣室未央前正室釐祭餘肉釐音禧福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為梁懷王太傅○是時匈奴彊

侵逼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儗音擬比也）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千故反）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搶仕庚反攘女庚反亂貌）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苦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加之諸

侯軌道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以為萬世法程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驗之往古按之當今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立國）（秦大其勢以因相疑）今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如有淮南濟北之為此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熭音衛暴曬也）操刀必割今不肯早為已豈有異秦之季世乎高帝以明聖威武

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德至渥也陛下與諸公
非親角材而臣之自高皇不能以是一歲為安臣知陛下
之不能也屠牛坦人也孔子時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
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解胡買反至於髖髀之所髖音寬髀
音陛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
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
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大抵彊者先反曩令樊酈絳灌據
數十城而王今雖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
雖至今存可也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

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
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割地定制令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
心倍音背上無誅伐之意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
犯令行而不逆細民鄉善鄉音嚮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
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
亂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王業
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瘇之勇反一脛
之大幾如要幾下衣反一指之大幾如股非徒瘇也又苦踐盭
蹠古蹠字音之石反今所謂脚掌也盭古戾字足蹠反戾不可行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

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偪古逼字）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勢方倒縣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
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
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操千高反）天子共
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
解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冑而睡然臣
竊料匈奴之衆（料音力彫反）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
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
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
而笞其背（中行姓也說名也讀曰悅）舉匈奴之衆惟上之

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
不圖大患非所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
外威令不信（信讀曰申）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
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襻及褾領者也）內之閑中（賣奴婢闌）古
者奉一帝一后節適（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
得為后飾且帝衣皁綈（綈徒奚反）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后以緣
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
一人（衣於既反）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
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
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

毋動俗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分扶問反家貧子壯則出贅謂之贅壻言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有肬贅借父耰鉏耰摩田器也音憂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誶語誶音碎誶語讓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天下大敗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甚者剟寢戶之簾剟音掇剟取之也謂盜上之寢搴兩廟之器搴取也音蹇又音騫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恬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鄉讀曰嚮類非俗吏所能為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筆所以削書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切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僵音薑不脩則壞筦子曰筦與管同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四維猶未備也豈如定經制而後有所持循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

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迺始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齊讀曰齋）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昔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安居）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踰與逾同）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有過則徹膳）進善之旌誹謗之不敢諫

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三代之禮春朝朝日（下朝直遙反）秋莫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鈴車上）步中采齊（采齊詩名　齊律秋反）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其具也及秦不然非貴辭讓所上者告訐非貴禮義所上者刑罰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讀曰刈　菅音姦）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長而成俗累數

譯而不能相通則教習然也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若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為人主計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

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德教洽而民氣樂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若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

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廉也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同姓則曰伯父異

姓則曰伯舅 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 傌音罵 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 迫近也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 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俗無忌上之風仲馮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 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苴者履中之藉也子余反 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 易貌變色仲馮曰釁謂以物涂之取以變貌故謂之釁漆耳劓與涂若非也 必報襄子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固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固國士報之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

不廉曰簠簋不飾 簠音甫簋音軌 坐汙穢淫亂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 罷讀曰疲軟人兗反 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 謼古呼字 尚遷就而為之諱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 何問也 聞譴何則白冠氂纓 喪服 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罪 請罪之室設往者以盤水取類血 耳若此 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 弛廢也 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 憙許吏反 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

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父兄之臣誠
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
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群下則人皆懷德國家安固狀若金城
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
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夫音扶亦由彼人耳
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
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此
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顧反也言何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恥戮之事可為
長太息者此也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史家直取其要時丞相周勃免
就國人有告勃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故誼以此譏上

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繇以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
之勢不過一傳再傳陛下所以為藩扞者唯淮陽代二國
代與強敵為鄰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著直
畧反適足以餌大國而不足以有禁禦布衣者飾小行競小
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大人者
不牽小行以成大功愚計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
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
仲馮曰頤指而事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臣聞聖主言問
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忠文帝於是從誼計
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常泣哭歲餘亦死年三

十三矣孫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互註 說文帝歐民歸農以富天下○言貯積者天下之大命○諫文帝毋除盜鑄令以致七福並詳見食貨志以漢為土德卒不能明見郊祀志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見劉歆傳

讚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尚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賈誼書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盛食珍味以壞其口音樂婦人以壞其耳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其術固以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

敘傳 賈生矯矯矯矯高舉貌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吳楚合從子容反賴誼之慮勸文帝大封梁梁卒距吳楚不得令西也

太史公曰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

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袁盎 事因圖

袁盎(盎烏浪反)字絲楚人也(云云)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郎中(任保任也得為郎中)絳侯為丞相罷朝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及絳侯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為言惟盎明絳侯無罪得釋盎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遷蜀至雍死聞(扶風雍縣聞於天子)上輟食甚哀盎曰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睫目旁毛也音捷)湯藥非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顓制(顓與專同)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鄉讀曰嚮下同)南鄉讓天子者再過許由遠矣上乃解盎繇此名重朝廷○盎常引大體忼慨上

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
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
於是上笑下趙談○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盎攬轡
上曰將軍怯邪盎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衡樓殿邊欄干也)聖主不乘危今陛下騁六飛(六馬之疾若飛)馳不測山有
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迺止○上幸
上林皇后慎夫人從盎引卻慎夫人坐(坐才卧反)因曰臣聞尊卑有
序則上下和妾主豈可以同坐哉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戚夫人)
人上迺悅○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調徒
弔反)仁愛士卒皆爭為死從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種盎兄子)吳

王驕日久國多姦今欲刻治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能
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亡何更無餘事)盎用種計吳王厚遇盎
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
媿其吏(慙不見禮)乃之丞相舍上謁曰願請間(欲因間隙私有所白)丞相
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
不受私語盎即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
不如盎曰善君自謂弗如夫平勃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
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迺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帥所類反)積
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
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

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而君自閉鉗天下之口（鉗其炎反）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盎素不好晁錯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盎入見乃言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錯已誅盎以奉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圍守盎初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盎以賜之及見圍從史適在守盎校為司馬迺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會士卒飲醉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臣故為君從史盜君侍兒者也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言汝有親老）曰臣亦且亡辟吾親（藏匿吾親不使遇害辟音避）盎解節旄懷之屐步歸報吳楚破為楚相○後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湛讀曰沉）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孟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凡人見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不以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季心季布弟）今公陽從數騎（陽外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盎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盎進說其後語塞以

此兇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稱美其德口不能容）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刺客後曹果刺殺盎

鼂錯傳（事景帝）

鼂錯（鼂音潮 錯音措）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張恢以文學為太常掌故（主故事）為人陗直刻深（陗與峭同）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年九十餘老不可徵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稱師法而說其美）遷博士○錯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法制治國之術）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陛下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太子上善之（拜錯為）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言一身所有皆是智若囊之盛物）○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敗匈奴之衆非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

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
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山林積石經川丘阜此步兵之地
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
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
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劍
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illegible]草木蒙蘢[illegible]此矛鋋之地
[illegible]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
地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
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
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

與袒裼同（袒肉袒也 裼音錫）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
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
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
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
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
備（易弋豉反）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
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
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猶如也）險道傾
仄（仄古側字）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罷讀曰疲）飢渴
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

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撓擾也火高反又女教反勁弩長戟仲馮曰長戟恐誤戟者勁弩如今九牛弋弩以擔為矢故可射疏及遠也然無戟有鉤又不可射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騶謂矢之善者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矢以射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下馬地闘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卬之間耳俛亦作俯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衡即橫字此萬全之術也[文帝]璽書寵答焉曰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秦]時北攻胡貉貉胡客反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其性能寒能音曰耐下同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

僨於道（僨作也　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
戍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此謂敗退）故戰勝
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財鹵以富家室故能
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有萬死之
害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
及己也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
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更音庚　又如字）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
石（城上雷石　雷音來內反）布渠荅（鐵蒺藜）為中周虎落（以竹篾相連遮落之）先為
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

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
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其亡夫若
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
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能止其所
驅者以其半予之則里邑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
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於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
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從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
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朝上從其言○錯復言屯
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和
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勸

徙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婚死生相䘏墳墓相從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假江雅反）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服說是若者處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權設由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者）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懽愛之心則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還音旋）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使見得勝之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昔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施弋豉反）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比平寐反）以

輿天子是以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從子容反仲馮曰大害謂秦也從音介從之從府漢將關中羽西向争天下故曰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諍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内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承宗廟之祀明弗能燭智弗能治故詔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為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周之密之重之閉之（重直用反）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毋為有司枉撓）○錯言臣切聞古之聖王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

皇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管子而為五伯長（伯讀曰霸）今陛下退託不明以求賢良臣竊觀高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見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illegible]子）乃以錯充賦（猶言備數）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臣以五帝明之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静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著音直略反）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産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

雨時膏露降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
出書神龍至鳳鳥來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
地治國大體之功者也詔策曰通于人事終始臣以三王
明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于人
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
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
王節其力而不盡其爲法令合于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
使民本于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以己之心恕之於人）
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
政歸其德望之如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

此明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臣以五伯之臣
明之（伯讀曰霸）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
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
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
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
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
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與人也以勸天下
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其行罰
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從讀曰縱）以禁天下不忠不孝
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立法若此可謂

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
逆而復之不以傷國（謂逆上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
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奉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
矣此五伯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
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
萬於五伯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以秦
事明之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用力不遴者何
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樂戰鬬）故能兼六國立為天子
及其末塗之衰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欲亡極民
力罷盡（罷讀曰疲）賦斂不節矜奮自賢驕溢縱恣妄賞以隨喜意

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憯音慘）刑罰暴酷各自為制秦
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
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故親疏皆危
內外咸怨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
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
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嬈奴召反）寬大愛人肉刑不用
罪人不帑（帑讀曰孥）誹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
（不以庶孽畜之）賓禮長老愛卹少孤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求進方正
廢退姦邪害民者誅憂勞百姓親耕節用視民不奢（視讀曰示）
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

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
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臣以五帝之賢臣明之五帝其臣
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
臣則任使之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不廢神明之德不廢賢聖
之紀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陛下神明德
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
賊不衰邊境未安意者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執事之臣
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恐日損一日歲亡一
歲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竊為陛下惜之時賈誼
已死對策者百餘人惟錯為高第遷中大夫。錯又言宜
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
然奇其材景帝即位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
郡國之四邊遠者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
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
怨何為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
矣而鼂氏危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
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上自將
而已居守會爰盎之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對曰願
屏左右錯趨避東廂盎曰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
國復其地則兵可毋血刃而罷上曰吾不愛一人謝天下

丞相等劾奏錯曰吳王反天下所當共誅今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亡臣子禮大逆無道當要斬制曰可乃斬東市謁者僕射鄧公擊吳楚為將還上問曰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切為陛下不取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拜鄧公為陽城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山言鄧先生也一曰其名）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

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又上說文帝令民入粟塞下○後乞時赦勿收農民租（事見食貨志）蔽忠塞睯朝廷疾怨（見吳王濞傳）

贊曰鼂錯不好學亦善傅會（因宜附著者合會之）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資材也）時已變易（謂景帝）及吳一說果於用辯（謂殺鼂錯）身亦不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趙奢卒趙使括為將母言趙王王不聽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括果敗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坐）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西漢書卷之第十　晁錯傳

【敘傳】子絲抗慨爰盎字絲加子嘉激辭納說攬轡正席攬力敢反顯陵伐敗錯之瑣材智小謀大禍如發機先寇受害

【太史公曰】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作侯發亂以亡身報私反害已邪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nches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R.O.C.
239658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張釋之傳 事文帝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 堵音赭 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 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調徒釣反 亡所知名曰久宦減仲之産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文帝稱善拜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 圈養獸之所求遠反 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夫從旁代尉對上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亡窮者嚮讀曰響音許
拜為上林令釋之曰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
上曰長者釋之曰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
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
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亟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
以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
天下隨風靡靡爭口辯亡其實下之化上疾於景響景讀曰影舉
錯不可不察也帝乃不拜嗇夫召釋之驂乘至宮拜釋之
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
劾奏[文帝]繇是奇釋之後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在渭橋中路

橋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
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當謂處其罪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
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
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者皆為之重輕
民安所錯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後人有盜高廟坐前
玉環下廷尉為奏當棄市上怒欲致之族釋之免冠謝曰
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抔步侯反手掬之
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是時中
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啟見釋之持議平乃

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景帝]立釋之恐（以劾帝不下司馬門）
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
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顧謂釋之為我結韈（武代反）
釋之跪而結之（結韈曰襪）人或讓王生獨柰何廷辱張廷尉
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
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
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子摯字
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互註][文帝]時選為廷尉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見刑法志）為廷尉天下無冤民（見于定國傳）

馮唐傳（子遂附）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
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 馮曰按文帝因問唐遂及）
（唐代將李齊則……為郎 正間從何從……）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
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
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說讀曰悅）乃拊髀
曰（髀音陛）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賁父曰閒）
（廉頗李牧為人卽是知其賢良矣良說者其悅也猶良久也）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
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問曰公何以言不能用頗牧

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閫門中橛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覆反覆也　芳目反）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彀張弓也　音遘）百金之士十萬（百金之士直百金也）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都甘反　又音談）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伯讀曰霸）後會趙王遷立（趙王名遷）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家人子族人之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尺籍所以書軍令　伍符軍中伍伍相保之符信）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拜唐為車騎都尉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汲黯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六國時衛弱但稱君）

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
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
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
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
（比頻寐反）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
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
矯制罪也（矯許）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
歸田里。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
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又鄉）責
大指而已不細苛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
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於無為而已引大體不
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倨居御反）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
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脩絜其諫犯主之顏色常
慕傅伯爰盎之為人（傅伯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時太后弟田蚡為丞
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未嘗拜揖之○上方招
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猶言如此如此所言欲施仁義也略其辭）黯對曰陛
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退謂
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數所武反）黯曰天子置公
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縱愛身奈辱
朝廷何黯病病滿三月上告終不瘉（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瘉音愈）嚴助為

請告上曰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瘉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上曰然古有社稷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仲馮曰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厠者輕之也上嘗坐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質對之也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何為紛亂而改更也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閒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方鄉儒術鄉讀曰向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詆丁禮反毀辱也陷人於罔以自為功弘湯心疾黯上亦不說也青既益尊黯與亢禮或說曰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言能降貴以禮上最為重也青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

至說弘等（如字又音稅）怒蒙耳（說式銳反）始黯列九卿弘湯為小吏已而
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
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
無學觀黯之言日益甚矣。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衆來
降（渾胡昆反）漢發車二萬乘（乘繩證反）從民貰馬（貰賒買也）黯曰徐以縣次傳
之何至罷中國（罷讀曰疲）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
餘人黯曰夫匈奴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
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今縱不
能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
安中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故曰無符傳出入為闌也）臣竊為陛下勿取上弗許曰
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坐免官隱於田
園者數年召為淮陽太守

致堂胡氏曰武帝即位之七年汲黯已為東海太守其
為謁者以嚴見憚又在守東海之先也汲黯二十年而
武帝崩在位蓋六十年然則黯死為九卿至守淮陽而死
蓋四十年也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而待董仲舒退
張湯而使汲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此數十年間輔導
建明諫止正救之事豈可勝計而武帝功烈之疵有補亦
多矣今贊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而下莫不表著名

氏獨丞相關焉其有以識

黯泣曰自以為填溝壑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思報效）今病力（力謂甚也）不能任郡事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與者豫）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戮矣息畏湯不敢言黯治淮陽政清後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與諸侯相秩居淮陽（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居淮陽十歲而卒

鄭當時傳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以任俠自喜（喜許吏反）脫張羽於阸（梁孝王將也）聲聞梁楚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長安諸郊近郊乃三十里）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晉灼曰其慕長者如恐不稱所自見卽以為過矣自見當屬上句）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行胡浪反）武帝即位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

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卬奉賜給諸公（卬牛向反奉扶
用反）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一盤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
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薦士人如車轂之運轉）及官屬丞史誠有味
其言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
聞人之善言進之上惟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謂莊嚴）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
齎糧治行者何也然在朝常趨和承意（趨音曰趣和胡臥反）不敢甚
斥臧否○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屈其勿反）當
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僦子就反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
運也）人多逋負以此陷罪贖為庶人後遷汝南守數歲以官

卒○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脩兩人中廢賓客益
落（散也）當時死家無餘財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
況衆人乎
先是下邽（邽音圭縣名）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填音田）及廢門
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署謂書之）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
乃見（胡電反）
互註為大司農上言引渭穿漕三歲而通以漕大便
利其後漕稍多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見溝洫志）廷論局

趣效轅下駒(見灌夫傳)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楊子以為孝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信音申)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耳(謂馮唐發理髮尚以激文帝)

敘傳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毅形于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元首也冠為元服)莊之推賢於茲為德

賈山傳

賈山潁川人也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願借秦以為諭惟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任役使也罷音疲)赭衣半道(犯罪者則赭衣)群盜滿山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謼火故反)天下嚮應又為阿房之殿離宮三百(離宮者謂於別處置之)鍾鼓帷帳不移而具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隱以金椎(以金椎築之隱於新反)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

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下徹三泉銅錮其外漆塗其內被以珠玉飾以翡翠（翡翠異物志云雄赤曰翡雌青曰翠）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顆蒼猥反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願少留意而詳擇其中（中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磽口交反）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猥盛也）昔夏商之季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誦詩之工記過之史箴之林反箴也）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以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

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饐古噎字宋祁曰當作餌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恐驕也置直諫之士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什分之中取一謂上一也籍借也借人力也一曰為籍簿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

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罷音疲財盡不能勝其求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皇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縣猶繫也石百二十斤虡猛獸之名鹿頭龍身為此獸以為之柎篩土築阿房之宮篩音師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絫古累字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夏十七世殷二十世周三十六世秦皇欲以一至萬然身居絕滅之中而不自知者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媮合苟容媮與偷同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文王獨言以寧者文王好
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占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
爵祿而親之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
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
陛下念思祖考追述厥功圖所以光昭洪業休德使天下
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訢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道
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屬精而為潔白）今方
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
驅射獵臣恐朝廷之解弛（解音曰懈弛施示反）百官之墮於事也諸
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
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賦給也傳張戀反）
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振貧民禮高年者
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
不被澤者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是以元年膏雨降百
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
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
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
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
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
業臣竊悼之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

為五月欲定制度循於古法也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方可恣意古者大臣不媟媟息列反狎也故君子不常見見胡電反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與讀曰豫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軌謂法度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者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傳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驤舉也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底厲也音砥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奸音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說讀曰悅願大王之

無怨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鷙鳥比諸侯 鶚比天子）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一旦成市（袨服盛服 音州縣之縣 叢臺趙王之臺）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趙幽王友也 湛讀曰沉 為呂后幽死）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厲王長也 西謂發遷死於雍）然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明矣（專諸孟賁）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未明而起）卒仆濟北（仆音赴）因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新垣平等勸王共反）高皇帝燒棧道兵不留行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言不可庶幾劉 曰幾讀曰冀）吳王不內其言

○將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畧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惡謂讒毀）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絫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白虹兵象日為君 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策太白食昴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達於天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王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訊音信 問也）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卞和得玉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沒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
知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
避世恐遭此患也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吳王取馬革為鴟夷受子
胥沉之江即今盛酒鴟夷滕臣始不信乃今知之諺曰有白頭如新傾
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
奉丹事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戮其家重購之燕遣荊軻刺秦王於期刎首令軻齎往王奢
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奢齊臣亡至魏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
曰今君之來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
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更食以珍
奇之味食音似駃音決騠音題白圭顯於中山拔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
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
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
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六國時人被此刖范雎拉脅折齒於魏
卒為應侯拉摧也入秦封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
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
狄蹈雍之河殷末介士徐衍負石入海周末人惡沉也欲不容於世義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
公委之以政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往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也甯戚飯牛車下桓
公任之以國齊桓公夜出迎客戚疾擊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

甯從飯牛清夜十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研與岸同骭脛也下諫反漫莫幹反此二
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
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
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
翟子冉子罕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
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
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
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
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
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夫

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一匡天下何則慈仁
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
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
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狐丘
之封人謂之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衆怨之位尊者君惡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衆何
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愈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於陵子仲
辭三公為人灌園陳仲子其先與齊同族見戴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於陵
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
節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
墮肝膽墮火規反施德厚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

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壁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一曰如字委曲盤戾也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秖怨結而不見德秖音支有人先游而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其用回鈞耳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蒙者庶子名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非舊素故若烏鳥之暴集以其能越攣拘之語攣力全反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皁在早反櫪也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周之介士怨時不用棄蔬立枯於洛水之上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汙一故反又一胡反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堀與窟同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

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及梁事敗孝王恐誅
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陽素
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先生
曰難哉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
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先生曰欲獻愚計必往見王長君
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陽乘閒而請曰願有謁也長君誠能
為上精言之得無竟梁事長君必固結於太后太后厚德
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
入而言之事果不治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
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
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
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初吳王與七國謀反及發濟北城守不從漢既破吳齊
王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玃（玃俱縛反）曰臣試為大
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權不足
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不
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
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女孝反）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
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絫足撫衿非社稷之利也能操袂而

正議者獨大王耳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

枚乘傳 李景武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願披心腹而效愚忠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必若所為危於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背步內反）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音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自何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綆古綆字音鯁幹井欄也常為汲索所傷）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度徒各反）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搔素高反〕手可擢而拔據
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
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絫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
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
景帝即位鼂錯為漢定制削諸侯吳王與六國舉兵西鄉
漢斬錯以謝諸侯乘復說吳王曰今漢與秦地相什而民
相百大王之所明知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訾子移反〕猶蠅蚋之
附群牛〔蚋音芮〕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
失職諸侯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三公以謝前過是大
王之威加於天下也夫吳有諸侯之位實富於天子漢弁

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方錯出而輸〕運行數千里不絕於
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吳國之府藏也〕轉粟西鄉〔鄉音向〕陸行不
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縣名有吳大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
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
不如朝夕之池〔吳以海水朝夕為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
之險此臣所以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
〔十分之中可五分無患〕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
是知名景帝召拜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
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
辭賦乘尤高武帝即位乘年老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

問乘子無能文者後乃得孽子皋（孽庶也）

枚皋傳

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為小妻乘之東歸皋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後皋上書北闕拜為郎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詼音恢）為賦頌好嫚戲（嫚音慢）以故得媟黷貴幸（媟音薛黷音瀆）比東方朔郭舍人等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

又註　競為侈麗閎衍之辭沒其風諭之義（見藝文志）

路溫舒傳（事宣帝）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小簡曰牒編聯次之）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山邑不知其處）坐法免後守廷尉史宣帝即位上書言宜尚德緩刑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伯音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天不授命淫

亂其心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光決大計立有德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妖於驕反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秦之所以亡天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斷古絕字屬之欲反今治獄吏上下相毆毆與驅同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視音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卻去畧反退也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期猶必也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鳶弋全反鴟也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

之風可與於世未復和樂與天亡極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史（燕蘇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厮養暴骨方外事下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曆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間（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上漢至平帝二百一十年）上封事以豫戒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紀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郜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賈山自下劘上（劘謂劘切之劘音摩）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孫為大官不能）

【敘傳】榮如辱如有機（機）有樞自下劘上惟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一

晉書斠注卷二　僧傳　二十四　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二

竇嬰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喜賓客喜許吏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從千容反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因病免○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宗室帝之同姓親諸竇總謂外家召入見固讓謝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耶迺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盎欒布

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廡門屋也俯也）軍吏
過輒令財取為用（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也）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
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
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後桃侯免相（劉舍）竇太后
數言魏其（孝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魏其沾沾
自喜耳多易（沾音他廉反易音弋豉反沾沾輕薄也或音）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

互註卒天下有變而欲大功（見灌夫傳）

田蚡傳

田蚡孝景王皇后母弟也竇嬰為大將軍蚡為諸曹郎未
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姓生也同子禮者已所生）及孝景晚節
蚡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武帝初蚡以
舅封為武安侯卑下賓客（下胡家反）進名士家居者欲以傾諸
將相上所填撫（填竹刃反）多蚡賓客計策○丞相綰免籍福說
蚡曰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大
尉大尉相尊等耳有讓賢名於是嬰為相蚡為大尉籍福
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與君侯故至
丞相然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
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
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
以禮為服制以與太平竇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綰等務

隆推儒術貶道家言太后滋不悅迺罷逐綰臧而免嬰蚡

○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謂見聽用〕吏士

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橫胡孟反〕六年竇太后崩

上以蚡為丞相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蚡為人貌侵〔短小

也〕生貴甚〔謂自尊高不貴寵〕上初即位蚡以肺附為相〔如肺附肺之相附著也〕

〔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

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

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

益宅〔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迺退召客飲

坐其兄蓋侯北鄉〔蓋侯即王信也鄉讀曰嚮〕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

可以兄故私撓〔女教反〕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

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屬之欲反〕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大夫建旃

曲柄上曲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互註】為食邑之私而諫塞河決〔見溝洫志〕為相黜黃老刑

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見儒林傳〕言越人相攻

擊不足煩中國往殺〔見嚴助傳〕

灌夫傳〔事武帝〕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

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蒙冒也〕吳楚反時

灌嬰為將軍屬太尉請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年

老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之頭報父仇於是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馳入吳軍至戲下（大將之旗 請與麾同）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走音奏）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劑與瘡同 金或作全）故得無死創少瘳（丑流反）又復請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迺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武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郊謂四郊輻湊而兵又勁彊）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 權數之輕重）上恐太后誅

夫徙為燕相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埶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鈞等也）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已必也一言許人必然諾信之也喜許使反）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橫胡孟反）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夫與竇嬰兩人相為引重（為于偽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況魏其侯（況賜也）夫安敢以服為解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

市牛酒夜洒埽張具洒音灑至日中蚡不來夫廼駕自往迎
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臥也蚡悟謝曰
吾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元光四
年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
過夫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
人避席餘半膝席下膝席半在席上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
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嘻音許其反將軍貴人也畢之貴父曰夫謂蚡所以不能
滿觴由其貴人也然當畢之時蚡不肯不為盡也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
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
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廼效女曹兒呫囁耳語呫音

步反嗤人沙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
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言既毀程令廣何地自安處夫曰今日斬頭穴
匈何知程李嬰去麾夫麾古麾字揮令夫出也下同夫出蚡怒曰此吾
驕灌夫罪也廼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
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仲馮曰有詔當逝上司讀之所以劾夫不敬也繫居室署名
也屬少府遂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
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
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乎廼匿其家竊出上
書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曰東朝廷
辯之東朝太后之朝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丞相以他

事誣罪之蚡盛毁夫所爲横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
（度徒各反）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
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
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卬視天（卬讀曰仰）
（古三光也）俛畫地（知分野所在）辟睨兩宮間（辟音普計反睨音五計反傍視也）幸天下
有變而欲有大功臣竊不如魏其等所爲上問朝臣兩人
孰是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荷音何）馳不測
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
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
猾侵細民家累鉅萬横恣潁川輘轢宗室（輘音凌轢郎擊反）侵犯

骨肉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音丕靡反）丞相言
亦是唯明主裁之汲黯及内史鄭當時皆是魏其後不堅
餘莫敢對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
廷論局趣效轅下駒（駒者馬若轅下局趣狹小之貌）吾并斬若屬矣太后
怒曰人皆藉吾弟（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
能爲石人耶是時石建爲上分别言二人蚡已罷朝出止
車門召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言嬰無官位板援）何爲首
鼠兩端（一前一郤也）後嬰夫等皆論棄市春蚡疾竟死

韓安國傳（事景武）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

田生所（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
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
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其後坐
法抵罪蒙（蒙梁國之縣也仲馮曰蒙當屬下句）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
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然）即溺之（溺音尿）居無幾（幾音居豈反）梁內史
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
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而女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
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
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仲馮
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
恐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及殺袁

盎景帝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月餘弗得安國聞
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
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言恩愛不可必）
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訹音戌誘也）犯上禁撓明法
（撓女教反）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
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晏駕大王尚誰
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
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
國武帝即位拜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
議（下胡亞反）大行王恢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

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
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
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
弗屬(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
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安國於是
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豪猶帥也)因太行王恢言
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
也天子以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
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
舉兵攻之何如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

代之時(代未分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
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
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
輸以為之備(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
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
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投棄其鞍若城壘然)
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
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宋祁曰別本功作公)
故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
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廣武鴈門縣常)

([illegible]) 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被扶義反)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幾巨依反)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槥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槥送致其家槥音衛)以此仁人之所隱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與讀曰豫)

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亟紀力反)至如猋風(猋疾風也必遙反)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繆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辟讀曰闢)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

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
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發微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微召而
為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
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覆芳目反伐國墮城
墮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衝風之衰不能起
羽毛彊弩之末不能入魯縞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夫盛之
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敺與驅同難以
為功從行則迫脅從子容反衡行則中絕衡讀曰橫疾則糧乏徐則
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
弋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

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
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
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
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梟堅堯反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
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
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
為間間居莧反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
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
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
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

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單于入塞未至
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王恢等罷兵上怒下恢廷尉恢自
殺○安國為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厚貪
耆財利（耆讀曰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
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惟天子以為國器
○匈奴入邊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
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佃與田同）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
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
虜掠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
北平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意忽忽不樂

數月病歐血死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
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
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
君子也

［互註］首鼠兩端（見灌夫傳）材器有益於公家（見王嘉傳）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謂馳入吳軍報父仇）
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
術而不遜蚡負貴而驕溢凶德參會（三人相遇故曰參會）待時而
發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惡音烏）以韓安國之見

器臨其埶孚而顛隧（隧墜也）陵夷以憂死遇合有命悲𢙣夫若
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虖

敘傳魏其翩翩（翩翩自喜）好節慕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
相挻（挻音延一說挻引也）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兵首（易曰壯于趾征凶安國為）
（相後為將多失憂死）彼若天命此近人咎

孝景帝十四人　一人紹帝十三人封王
孝武帝（王皇后生）　臨江閔王榮（栗姬生）
河間獻王德（栗姬生）　臨江哀王閼（栗姬生閼烏葛反）
魯共王餘（程姬生）　江都易王非（程姬生）
膠西于王端（程姬生）　趙敬肅王彭祖（賈夫人生）
中山靖王勝（賈夫人生）　長沙定王發（唐姬生）
廣川惠王越（王夫人生）　膠東康王寄（王夫人生）
清河哀王乘（王夫人生）　常山憲王舜（王夫人生）

河間獻王傳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務得事實每求真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者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未燓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禮者禮經也禮記諸儒記禮之說）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被皮義反）造次必於儒者

造千到反　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
雍宮 辟雍明堂靈臺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 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推
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中竹仲反 文約指明

臨江閔王傳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
三歲坐侵廟壖地為宮 壖人緣反 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
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 既上車軸折車
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至詣中尉府對簿中
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
百姓憐之

魯恭王傳

魯恭王餘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 喜許吏反 為
人口吃 吃音訖 難言二十八年薨初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
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復壞於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年十五
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
王江都以軍功賜天子旗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
驕奢甚二十七年薨

趙敬肅王傳

趙敬肅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取江都易王寵姬淖姬生一男號淖子征和元年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

中山靖王傳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言錯策為是枉而見殺也)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彊欲稍侵弱之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疵才斯反病也)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欷(累重也欷歔欷也許既反)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燕丹遣軻刺秦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荊軻不能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青墓生荊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於邑音烏邑一合反或如字)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幼一笑反眇音妙)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眾喣漂山(喣許句反漂必遙反仲馮曰喣口吐沫也)聚蟁成雷(蟁古蚊字)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橈女教反)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

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少黨與莫為之先衆口鑠
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積載輕物二物多至令車軸折鳥之所以能飛翔
者以羽翮扇揚之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言皆驚鳥遇法罔可為出涕潸所姦反臣聞白
日曬光曬山豉反又力支反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蚊虻宵見虻音盲然
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抪布也音鋪昧不見泰山何則
物有蔽之也今臣擁閼不得聞閼烏葛反讒言之徒蜂生道遼
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鼷小鼠音奚屋
鼠不熏何則所托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
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莩音孚鴻毛之
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擯必刃反卻音綌骨肉冰

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事後母至孝後
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乃亡走山林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迺厚諸侯之
禮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
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
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耽於妻妾也樂音五孝反
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
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
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

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

〔敘傳〕景十三王承文之慶（孝景十三王子得文之德）魯恭館室江都訬輕（訬經一所教反）趙敬險詖中山淫醟（醟酗酒也音榮）長沙寂寞廣川亡聲膠東不亮（亮信也）常山驕盈四國絕祀河間賢明禮樂是脩為漢宗英

李廣傳（子陵）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李信秦時為將廣世世受射（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在北地郡上）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户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吳楚反時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昆下温反）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音角）恐亡之廼徙廣為上郡太守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匈奴射傷中貴人中貴人走廣（走音奏）廣曰是必射鵰者也（鵰鷙鳥）廼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

(其騎若鳥翼之為)而廣身自射殺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
也已縛之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
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
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
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
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
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將之乘白馬者)廣上馬與十
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會
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兵於旁欲
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廼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鴈
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
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
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刀斗音凋)莫府省文書(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用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陳
擊刀斗吏治軍簿(步戶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
極簡易然虜卒犯之(卒讀曰猝)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
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
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

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為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

後四歲廣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當謂處其罪）當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潁陰侯（灌嬰之孫名彊）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廼召拜廣為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

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
貉威稜憺乎鄰國（神靈之威曰稜來登反憺徒濫反動也）大報忿除害捐殘
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
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彌亡俾反彌節少安之貌）以臨右
北平盛秋（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鄭之）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
之數歲不入界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
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
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元朔六年
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廣軍無功後三歲以郎中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

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
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迺安為圜陳外鄉（鄉讀曰向）胡
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迺令持滿毋
發而廣身自以大黃（黃肩弩也）射其裨將胡虜益解會暮吏士
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
戰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罷音皮）弗能追是時廣
軍幾沒敗歸漢廣軍自當亡賞（功過相當）○廣不得爵邑官不
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
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已下（支猶斥也）材
能不及中（中庸之人）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

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
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
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
殺已降此迺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
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戲與麾同）飲食與士卒共
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爰臂（臂如猨）其善射亦
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吶口少言（吶古訥字）與人居
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將兵乏絕處見
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
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度徒各反）

（中竹仲反）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
所獲云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
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
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走音奏）而令廣并於
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回胡悔反）大軍行水草少其勢
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迺徙臣出東道
且臣結髮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
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奇隻不耦也居宜反數所角反）毋令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起行意象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
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食音異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大

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
還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謂文簿狀也）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
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大將軍
徙廣部行回遠（回胡悔反）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
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
知老壯皆為垂泣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廣死軍中
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
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
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
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票騎將軍射殺敢而當戶

有遺腹子陵

李陵傳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
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
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
臺（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首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
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命中者所指名處即中之也扼音厄）願得自當一
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鄉讀曰嚮）上曰
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
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於是將其

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行並胡剛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抵大澤葭葦中葭蘆也音家虜從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二十參共一臂參去聲反貢文曰注說無是理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絃之類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

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幟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并攻漢軍疾呼曰呼火故反李陵韓延年趣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鞮丁奚反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壘盧對反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匃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脫吐活反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上聞陵降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媒者教麴蘖謂釀成

（其罪）誠可痛也且陵持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輮人九反）
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
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拳與棬同去權反又音眷弓弩擎也）冒白刃
北首爭死敵（鬥死也北首北向也背漢北反首式救反）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
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
欲得當以報漢也（言欲立功以贖其罪）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
為助兵（財與纔同僅也通用他皆同）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
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悔陵亡救
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公孫敖
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
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族陵家母弟妻子
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恥不死節累及家室）其後漢遣使
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
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單
于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
刺殺緒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
（胡之別種立為王而主其人）皆貴用事昭帝立霍光上官桀輔政素與
陵善遣陵故人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
單于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兩人皆胡服椎結（結讀曰髻其形如椎）立
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

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熟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服胡矣有頃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互註】說蘇武降匈奴以為信義安所見見蘇武傳有國士之風雖古名將不過也許見司馬遷傳

蘇建傳 子武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中子武最知名

蘇武傳

蘇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栘中廐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且子余反鞮丁奚反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行胡浪反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

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胡官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受其辭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鑿地為坎置煴火（煴聚火無焱者也）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

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

窖舊米粟之窖而空者工孝反絕不飲食飲於禁反食讀曰飼天雨雪武臥齧雪與
旃毛並咽之咽音宴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迺徙武北海上
無人處使牧羝羝乳迺得歸羝牡羊也音丁奚反別其官屬常
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
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貢父曰今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實乃類去藏耳
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
於靬王弋射海上靬音居言反武能網紡繳檠弓弩繳音所生縷繳也檠音敬佐王弓弩
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
穹廬服匿如甖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
令盜武牛羊令音零即匈奴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

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為武置酒
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
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
乎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
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
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
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
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
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
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分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

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夫義士陵與衛律之
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
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區與甌同脫土活反言太
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
臨臨力禁反數月劉原父曰數月屬上句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
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
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
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
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
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
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
且貰陵罪貰寬也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
柯之盟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
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子卿知吾心耳異域
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渡沙幕為君將兮
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大回反老母已
死雖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凡隨武還者九
人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
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
惠等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

致堂胡氏曰卜式自齊相以一言中上意遂登三公雋不疑為布衣用繡衣薦即擢刺史武帝故事光所見也蘇子卿持漢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向斥衛律與李陵言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其志士仁人也豈直卜雋之比乎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賞顯以勸其臣設不亟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然後為稱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夷事實則寘其秩不幾於玩乎厥後招致物議亦不虛得矣

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昭帝崩武以二千石與計(與音豫)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韓增魏相丙吉皆敬重武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麒麟閣漢宮閣名云蕭何造)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雒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

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
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
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
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
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
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
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恂音旬）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
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蹊謂徑道也音奚）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
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
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敘傳]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匈奴中）躬
戰七十遂死于軍敢犯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世
滅姓蘇武信節（信音申）不詘王命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nches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三

衛青傳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衛者舉其夫家姓）青有同母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户之閒以別於公主家）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建元二年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王适召青為建

章監侍中○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蘢城(蘢與龍同)斬首虜數百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犯邊元朔元年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明年復出雲中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使蘇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今車騎將軍青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執訊獲醜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略甚衆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

騎出高闕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伉音抗又工郎反)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緥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卒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上曰

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封公孫敖為合騎侯韓說為龍維侯公孫賀為南窌侯（窌音教反）李蔡為樂安侯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封為侯李沮李息豆如意衞綰賜爵關內侯○明年大將軍青出定襄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軍正名閎）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禆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風讀曰諷）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原父曰當云詣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侯

【互註】武帝踞廁視之（見汲黯傳）○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以精兵走之（見李廣傳）○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見下傳）

霍去病傳　事武帝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服虔曰音飄搖）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師古曰無將之處）赴利斬捕首虜過當（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比再冠軍（比頻也此類也）以二千五百戶封為冠軍侯○元狩三年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讋之涉反）幾獲單于子轉戰千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盡死殺人為鏖文穎曰鏖曹反皋蘭山名）鋭悍者誅全甲獲醜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又今之佛像也）師率減什七（首音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什退日詔言以為全絕則不應只失亡至七分也匈奴人數又何知之元狩四年出塞馬十四萬及還不滿三萬則非減十二矣然則率益謂軍與財用大率以減率為功故四年詔曰減什一言取食於敵而糧不絕功相因也）遂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遂至祁連山（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攻祁連山揚武乎觻得（觻音鹿鄭曰張掖縣也顏曰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選取驍銳）然敢深入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然而諸宿將常流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

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降漢使人先要道邊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旣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人旣至長安天子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漯吐合反）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去病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離遭也）十萬之衆皆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illegible]）迺分徙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illegible]）○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輕入久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及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轉謂運輜重踵躡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諸將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迺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

兵陳而待青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殺傷大當單于未昏而
去漢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
單于頗斬首虜萬餘級去病驃騎兵車重與大將軍等而
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
將約輕齎絕大幕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
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姑衍山名 積土增
山曰封為墠 祭地曰禪）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
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
騎將軍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
者適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

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
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
○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
對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
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
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
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
病尚穿域蹋鞠也（上徒盍反下巨六反以皮為之實以毛蹴蹋而戲也）事多此類青
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元狩
六年薨上悼之為冢象祁連山謚曰景桓侯元封五年青

鹿盭曰列侯○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衛氏興自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與讀曰豫驃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方比顯也

[敘傳]長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伐獫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衝輣閑閑輣音彭合圍單于北登闐顏驃騎冠軍猋勇紛紜長驅六舉雷聲霆震飲馬瀚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

董仲舒傳 事武帝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

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褎然盛服貌褎音弋救反）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仆音赴）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誖古悖字與讀曰歟下同）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祜音怙）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施亦延也）延及群生子大夫

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一分理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朕自發言不有泄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

在彊勉而已彊其兩反下同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還讀曰旋詩曰夙夜匪解解讀曰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繇與由同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浹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

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
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
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
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
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
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
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
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
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
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

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復歸也）流為烏此蓋
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仲馮曰復皆為服聲字之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
後世淫佚衰微（佚與逸同）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
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中竹仲反）則生邪氣邪
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
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
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
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

則民鄙夭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物其中旋轉者)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謂正月也之成反)正次王王次春(解春秋春王正月一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又謂年首言春即上所謂王次春)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為元之意矣(公始即位何不一年而稱元年)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

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德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

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去丘呂反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

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心嚚頑抵冒殊扞（口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絶也扞拒也）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汚胡反）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管見］公羊子曰撥亂世反治世莫近乎春秋董仲治公羊學故其所以於武帝者本公羊之旨考諸三王而不繆施諸後世而可行者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宋祁曰越本飭作飾）王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通）何

勞逸之殊也盖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闕也乘大輅王輅之車朱干玉戚干楯也戚鉞也朱干楯者玉為戚把八佾陳於庭佾列也舞者之列一列八人天子八列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瑑雕刻為文也音篆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式用也刑錯不用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秏矣哀哉秏虛也音呼到反或曰不明也刑罰闇亂莫報反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悌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渾胡本反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歟各悉對于篇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

知不可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鼓方叔少師陽之屬）天下耗亂（耗呼報反）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

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何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臨其材而授之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

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狼性貪故謂貪為貪狼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

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夜郎西南夷康居西域國殊方萬里說德歸誼說讀曰悅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

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小吏好擧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訾與貲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

致堂胡氏曰自漢以來任官不得久居至後魏崔亮為銓選當代遂有失才之嘆而唐裴光庭又加詳焉於是董子所謂是者茂不伏舉所謂不是者隨益增填以為典常廉恥道喪愚不肖迭居高位為斯民病豈有畢哉必也略法先王盡觸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

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